
變形
丁一科幻小說

形變

丁一科幻小說

丁一科幻小說 2

形變

金麟



金麟出版■必屬佳作

形變

丁一著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形變就是形體改變。形體爲什麼會發生改變呢?形體又到底變成什麼樣子呢?

一

安地斯山脈縱貫了南美洲大陸，構成南美洲地形的主幹。這座山脈南北連綿不斷，也是一個長五千公里寬二千公里的天然障壁。

安地斯山脈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大本營；無論是今日的秘魯、玻利維亞或哥倫比亞，或者是昔日文明古國印加王國，都是由印第安人組合成的國家。印第安人在這裏出生、長成、繁衍、衰老，以至於死亡，數千年、數萬年來都是如此；從幾萬年前一批黃種人從亞洲穿越白令海峽到美洲，一直從北美洲走到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脈定居爲止；重覆地在這塊樂土上進行着生、老、病、死的變化，從一批和大自然博鬪的黃種人移民繁衍成遍佈安地斯山脈的印第安人。

他們快快樂樂地活在這塊與世隔絕的樂土上；十六世紀西班牙人爲了黃金入侵此地，毀滅了印加王國；二十世紀科技文明深深影響了當地土著的食衣住行。但是他們依然快樂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依然想盡辦法維接着與世隔絕的日子。

正因為如此，安地斯山脈從數萬年前第一批印第安人前來居住後，到今日數千萬印第安人在此繁衍為止，一直保存着一股神秘的氣息。

一股人們無法接近的神秘感。

在這裏無數印加文明的遺跡遍佈，這些遺跡的建築技術非常高深，以二十世紀的科技來評斷它們，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在一個三千公尺的高山頂端用數百萬個同樣大小的石塊堆砌成一座類似埃及金字塔的建築物；這些石塊接近一噸重，而高山頂端根本不產石材，最近的採石塊在五十公里外的一個山谷中，如何將這數百萬噸重的石塊運送到五十公里外的高山，又將它們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歷經數千年而依然不受損壞，這是一個無法解開的困惑。

這些令人歎為觀止的神秘遺跡充滿了這塊神秘的土地，幾千年來沒有人可以探知它的眞相。

玻利維亞是南美洲的高地國，安地斯山脈延伸到這個國家每一個角落。的的喀喀湖就在玻利維亞境內，這個湖是南美洲面積最大深度最深的淡水湖，位置在相當偏僻的山脚下，只有極少數以打獵捕魚為生的印第安人住在這裏。

的的喀喀湖風景秀麗，湖水清澈無比，魚蝦繁衍很多，成為此地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之一；湖邊被一大片原始森林所圍繞，各種野生動物生生不息地衍生着，構成一幅極美的大自然景觀。文明所帶來的污染及塵囂進入不了這個與世隔絕的樂土；這裏的生活是幸福的，因為此地充

滿寧靜及祥和；這裏的幸福也是困苦的，因為人們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和大自然搏鬪去求生存。

× × ×

安吉・王。正舒舒服服地坐在超音七四七的噴射飛機上面。

安吉・王，並不是一個經常如此奢侈的人，而是因為已經有數百位全世界各種尖端科學的著名學者在秘魯等了他整整三天了（這對全世界而言是一大損失，但，見不到安吉・王，將會是他們一生難以磨滅的損失。所以，他們還是定下心來繼續等他了！）所以，安吉・王才破例搭了父親為他所準備的最快交通工具，匆匆地從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直飛秘魯的首都——利馬。

安吉・王，一個傳奇性的中國青年！出生於亞洲最大財閥王氏家族中，是現任王家主人王慶永的獨生兒子。說到王氏家族，眞可以用「江山代有人才」出來形容。而全亞洲中，如果有那一個人膽敢在公共場合中承認不知道王氏企業，那麼他不是來自鐵幕，便是白癡!!

王氏企業在全亞洲各大大小小的國家中，均設有不同的企業。而且，王氏企業所開出來的薪資，可以非常輕易地在最短的時間內網羅到那個國家中最精華的人才。配合着龐大的後援經費，王氏企業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那個國家中造成舉足輕重的地位。

很可惜，歷代的王家主人，都沒有所謂的政治領導慾，否則，以王家的經濟力量，可以完全地鞏固王氏在政治上的地位。歷代的王家主人，都在經營企業上表現出驚人的能力，但是，可笑

的是亞洲有十三個國家爭相地要贈與王慶永名銜，什麼國家超級顧問啦！特殊增額總理啦！……王慶永總是一笑置之，但，那個國家在短期之內，總會出現一個無名氏，做了一堆公益的事情，然後消失。所以，還是不停地有國家願意贈與王慶永名銜，但是，王慶永還是王慶永，不會爲那些虛浮的名銜所動。

照理說安吉・王，出身王氏家族，應該繼承傳統地擁有一些經商方面的超人本賦才對，但是，安吉却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例外。

在經商方面，安吉・王，是一個標準的白癡!!

因爲，安吉・王根本不知道「錢」這個人人夢昧以求的單字所代表的意義!!

很簡單呢！因爲從小，安吉想要什麼東西，甚至根本還沒有想到去要的東西，都會在一瞬間之後出現在眼前。年紀小小的安吉當然不知道這是因爲有一大筆天文數字的錢，以及數十個待命的僕人所造成的「人爲奇蹟」！

更奇怪的是安吉・王，並不像他的父親王慶永一樣，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駕馭錢財的天賦，相反的，一直到安吉二十幾歲了，早該繼承他父親企業的時候，他還是連最起碼的企業手法都不懂。

然則，王慶永並沒有因爲安吉的不懂經商而感到惶恐！因爲，安吉・王，是不平凡的!!

沒有錯！在經商的世界中，安吉是個標標準準的白癡，可是，在現實的世界中，安吉却是舉世公認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

安吉在三歲時第一次表現出他的不凡！

三歲以前，安吉是一個沉鼎的小東西，不但連最起碼的「爸！媽！」都不會叫，而且終日呆呆地不會動，娛姆逗他，他都不爲所動，王慶永一度還以爲生了一個又聾又啞的兒子而大失所望。沒想到，安吉在過了三歲生日不久後的一個清晨，突然從惡夢中被驚醒，一連大叫了十五分鐘，直到王氏大厦大大小小都被吵醒以後，他才停止！

自此以後，安吉突然像開了竅一樣，吱吱喳喳地說了個不停。令人驚訝的是，他所說的都是超乎一個三歲兒童的智力範圍。而且滔滔不絕地說得都是很合邏輯的話。

安吉這個轉變將王慶永嚇得不知所措。有一段時間內，王慶永還以爲這個寶貝兒子是被鬼魂所附身了呢！

還好，王慶永不是一般無知的父母。還好，王慶永擁有雄厚的資金做後盾，否則，安吉這個天才，可真的會被埋沒呢！

話說，安吉不但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而且，求知慾非常地强烈，小小一丁點的問題也要追究到底，每每問得家庭娛姆啞口無言。

每當遇到這種情形，王慶永就爲安吉更換一個媬姆，而且媬姆的素質越來越提高，從普通的媬姆一直換！換！換！換到一個大學學士來做媬姆，王慶永心想，這下總該可以了吧？

沒想到，半年以後，學士媬姆面紅耳赤地告訴王慶永，她不幹了，原因沒有別的，只因她已經無法負擔起這個重任了!!

王慶永這才發現這個寶貝兒子果然與衆不同，而且這種媬姆式兒童的玩意兒，已經無法滿足兒子的求知慾。

所以，王慶永便將安吉專機送往全世界各大洲，各個最有名的大學接受敎育，就這樣，一個個博士名銜越來越多，而國際上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無數個城市願意無條件贈予安吉「榮譽市民」的金鑰匙，而且有三十多個國家願意無條件地贈予安吉一張綠卡。

但是，王安吉仍舊回來了，回到他的故鄉，回到他父母親的身邊，帶着滿腹的學問以及抱負，不同的只是當年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如今已是非常瀟灑的美男子了。還有另一個改變，就是當年的王安吉，已經變成今日嚇嚇有名的　安吉・王了。

學成歸國的安吉・王，突然消聲匿跡了。

可是，三年後，安吉・王，發表了一篇關於遺傳工程的文章，震驚了舉世的遺傳工程學家，文章中的見解不但很新、很奇、而且全部經過多次實驗的證明。這與王氏企業龐大的後援當然有關。也只有王氏企業，才能負擔得起如許龐大的實驗經費。

且不論過程如何，安吉・王，現在已經是舉世公認遺傳工程第一人了!!

成功，總是需要負出代價的。

一個早熟的天才總是寂寞的!!

當別的小孩還是依偎在父母親身邊撒嬌的年紀的時候，安吉却與家庭敎師滔滔不絕地辯論着學理；當別的小孩還是蹲在地上玩泥巴的年紀的時候，安吉却蹲在地上研究着泥巴的組成、構造及等等……；當別的小孩還是情竇初開，淺嚐初戀滋味的年紀的時候，安吉却馬不停蹄地在論文堆中打滾；當別的小孩第一次面對論文壓力的時候，安吉已經是舉世聞名的學者了。……。

正因爲安吉的不凡，所以他無法獲得同年紀朋友的友情。

雖然，安吉表面上看起來是幸福的，要什麼有什麼的，但是，在安吉的心中，却是極度的空虛。

他，就像一個三歲小孩般地渴望別人對他眞心的關愛。可是，四周的人却只會剝奪他享受關愛的權力。四周一個個睜得大大的眼睛，盼的只是安吉下一篇研究報告，父親威嚴的噪音問的不是「身體受得了嗎？」而是千篇一律的「實驗室裏缺了些什麼？……」

安吉是寂寞的。

所以，他關起了實驗室的大門，除了發表研究報告之外，誰也別想進入安吉的實驗室。

所以，他變得偏激而有一點神經質，這是任何一個極端寂寞的人所應有的表現。

所以，他偷偷地在進行一項實驗，一項遺傳工程的大突破，一個非常可怕的實驗……。

× × ×

哥倫比亞之行，是安吉的一連串實驗做完之後，純粹散心的活動。

可是不知道由哪裏洩露的消息，竟被一羣在秘魯開會的科學家得知了這個消息。這一羣科學家正在秘魯首都——利馬開一項國際性的大會。這個大會只有全世界各個國家最優良的科學家及學者才有資格參加。參加了這個會議，等於肯定了國際的地位。

這個國際性大會已經一連不知道幾年均對安吉·王，發出請柬了，可是安吉·王却沒有一次來參加。並不是安吉·王耍大牌，而是他最厭惡開這種枯相而乏味的大會，況且，他也不需要再去肯定自己的地位，所以雖然他年年接到請柬，可是却一年也沒去過。

這一次，幾個科學家發現了安吉·王來到了南美的哥倫比亞渡假，於是展開了一場接近瘋狂的邀請賽，各國人仕都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夠邀到安吉·王出現在會場，這將是一個無上的光榮。

甚至，連大會主席都公開宣稱，如果安吉·王不出現，大會將無限制延期閉幕。

可是，安吉·王，還是沒有出現，大會因而延遲了三天還未閉幕，數百位尖端科學家睜眼巴巴地等着安吉·王的出現。前面說過，這對全世界而言，是一大損失。但見不到安吉·王，將會是他們一生難以磨滅的損失。所以，他們還是定下心來繼續等他了！

最後，好不容易才傳來安吉·王正要搭上超音噴射機前來秘魯的消息。

這要歸功於亞洲某著名學者，是他費盡口舌才說動安吉·王的父親王慶永。由父親處給予壓力，軟硬兼施，這才說動安吉·王前往秘魯出席會議呢!!

不管經過情形如何，現在，安吉·王出發了，從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直飛秘魯首都利馬！

× × ×

安吉躺在一個軟綿綿的躺椅上，正在流覽着窗外美麗的景色。

安地斯山脈像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在白雲的襯托之下，時而露出嬌羞的微笑，時而又躲在白雲的背後？……翠綠綿延的森林看起來就像地毯一般，鼓起了人們下去踩一踩的衝動……。

安吉幻想着自己是一個小印第安人，正在高大的森林中穿梭，將自己完全投入大地之母的懷抱之中。飲啜着大地的靈汁；與大地溶爲一體，去體會生命的產生、茁壯以及死亡……

突然!!

窗外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輪廓，那是一個湖的輪廓!!

可是在從哥倫比亞波哥大，到秘魯利馬的連中，並不會經過如此一個大湖啊?

安吉由幻想的狀態中回過神來，急忙往駕駛室衝了過去。

打開了駕駛室，一陣吵喳的聲音刹時傳入耳朵，只見正副駕駛正以非常快速的手法在控制住飛機。而旁邊無線電控制師正在與利馬的塔台連絡。

但是！沒有用!!

一切通訊，以及飛機上所有幾乎不可能出錯的電腦系統，均失去了作用。

而遠方原本模糊的湖，已經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靠近……

安吉・王站近了窗口，望着那個大湖，心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名詞——「的的喀喀」湖。

沒有錯，也只有的的喀喀湖才會有如此規模的腹地。

但是，的的喀喀湖是在玻利維亞邊界的偏僻山脚下，飛機怎麼可能一下子就來到這裏呢?而秘魯首都利馬呢?怎麼可能不經過秘魯就來到玻利維亞呢???

一個接着一個的疑問衝擊着安吉的內心。

這時候，飛機突然震動了一下。然後直挺挺地往湖中央衝了下去……

四周傳來了人們驚恐的叫聲，正副駕駛以及大大小小的操縱人員都不顧一切地從控制室中衝

出來，每一個人口中都在大叫着「棄機！逃命喔！……」

人性脆弱的一面，在這時候清清楚楚地都顯現出來了。

只有一個人例外。

沒有錯，那就是安吉。

安吉・王，還是站在窗口，一動也不動。

他清清楚楚地看見飛機衝入湖中，下沉，下沉，下沉……然後，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二

紐約自由女神像的燈光正引導着遠方的船隻，市內燈火一片通明，雖然已經是晚上八九點了，大地依然一片光明。

市中心的街道被無數的汽車所充塞着，交通十分擁擠；街道兩旁矗立着一撞撞接連不斷的摩天大厦，望眼看去似乎找不到大厦的盡頭。

紐約的第五街是一條頗負盛名的商業街，兩旁的大厦幾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商業控制中心。約翰尼斯堡的黃金、慶伯的鑽石、科威特的石油……等這些珍貴礦產的價格及買賣都由這個大厦聳立的街道所主宰着。

當然主宰貨物交換的並不是建築物外殼，而是裏面的生命體——萬物之靈人類。

在第五街和第八街交叉口附近有一幢黑色的建築物，它是一座九十層的摩天大樓。它的高度並不算最高，但是外表的莊嚴及內部的陳設都是其它大厦不能比擬的。

這就是浩天大厦，一座由亞洲巨富王慶永獨資興建的，也是王氏企業在美國的總公司。

浩天大厦一樣工作是不分日夜的，雖然紐約市民都在爲着一天難得的休息時間而盡情去享受着，但是這裏依然充滿緊張忙碌的氣息。

在大厦頂樓正開着一次極爲重要的會議，王慶永本人親自從遠東飛來此地主持，參加的人都是王氏企業美國的高級幹部，會議正進行着，人人都是顫顫兢兢的。

王慶永坐在主席座上，臉上表情十分的嚴肅；爲了一件資金處理不當的事，全體人員都摒住氣息，不敢出聲，

會場一片寂靜。

只有呼吸聲中及中央冷氣調節系統微弱的運轉聲散布在這個空間中。

主席突然起身，全體人員大吃一驚，同時把眼光投向主席的身上。

王慶永站起來，走到窗口旁邊，注視在紐約動人的夜色，彷彿自己已經不屬於這個會議中的成員，只是全神貫注地看着眼前的美景。

其它的人動都不動一下，因爲他們知道王慶永的個性，只要有重大事情要作決定，他都會如此；一旦他轉身講第一句話，這件事便解決了，有幾個人會由一個有相當地位的幹部而變成一文不值。

人人都拉緊了神經，等候第一個聲音的宣判。

寧靜。

一片寧靜。

時間似乎在此刻凝結不動。

就等着一聲宣判來手破這一切。

一個很清楚的聲音劃破了寧靜的氣氛。

人人同時顫抖一下，讓內心的恐懼得到一點發洩。

王慶永並沒有開口。

這是主席的對講機緊急事件的訊號聲。

人們同時鬆了一口氣，總算有一件不相關的事情打破這難挨的一刻。

王慶永走到對講機旁，打開通話開關，臉上流露着十分不悅的神情，他不喜歡在重要會議中被打擾。

「董事長，航空公司有急電，少爺所坐的飛機失縱不明，可能已經失事了。」

簡單的幾句話改變了會場的一切。

王慶永臉色變得極爲蒼白，差一點都站不住了。

安吉·王是他唯一的兒子，也是王氏企業的唯一繼承人。

「這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王慶永口中重覆着這幾句話。「我不相信這是眞的，這一定是航空公司弄錯了。」

王慶永曷里斯底地重覆着相同意義的話，此時他的心早已經不在會議室中，只想早一點查明失事一事是假的，絕對不是眞的。

大門被用力地打開，王慶永大步走出會議室，他不在乎還有一個重要的會議正進行着，也不關心資金處理錯誤的責任是誰。

隨着他背影的遠離，會場中的人人都站了起來，彼此議論紛紛，吵雜的聲音充滿在這莊嚴的場所。

就在前一刻這裏是靜得出奇，可是一個突來的消息把浩天大厦的頂層變成紐約最熱鬧的地方。

× × ×

航空公司的接待室擁滿了人羣，有報社及電視的記者，還有一羣焦急的失事者家屬；他們的親人目前正是行縱不明的時刻，任何一個新的消息都可能使這一切眞相大白。

「到底是不是飛機失事呢？失事地點在那裏呢？」一個焦慮的失事家屬問着公司的接待員。「有沒有人受傷呢？」

接待員安慰着神情不穩定這一羣人，搖搖頭說着：「事情到目前爲止還是不明狀況，我們會儘量去查明一切，請各位不要着急。」

人羣依然是亂成一團，接待員安撫的語句顯然一點功用也沒有。

「這是什麼航空公司，自己公司的飛機飛到那裏都不知道，這算什麼盡責服務……。」又是另一個家屬的吼叫聲，他的語氣充滿了敵意及怨恨。「如果再不給我們明確的答覆，我就燒了這家破公司。」

人羣是盲目的。

只要有人投其所好鼓動一番，情勢很快的就變得不能收拾了。

於是焦急的人羣變成憤怒的一羣，暴力事件隨時會發出。

「不要急，千萬不要急，公司一定馬上給你們明確的答覆；如果出了事，公司一定負責到底。」接待員對着這羣失去理智的人羣吼叫着，並暗中接通了警局的電話，召來警察維持秩序。

門外出現一輛豪華的黑色大轎車，從車內出現一個神色凝重的東方人。

門內的混亂情形他看得一淸二楚，他走進公司的另一間小型接待室，裏面有一個衣着十分隆重的西方人早已等候多時了。

這是一間事爲特殊身分的人所設的接待室，而這個久候的白人正是航空公司的負責人——雷

恩先生。

這個東方人顯然地位及身分都是很特殊的，在美國這個普遍歧視有色人種的國家中，這個東方人的身分更是令人刮目看待。

他就是王慶永，也是一個財產令所有人眼紅的富豪。

「雷恩先生，謝謝你的單獨接待，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底是出了什麼事呢？」王慶永問着。

雷恩神情也十分沉重，他看着眼前神情比他沉重千倍的人，搖搖頭說着：「恐怕飛機已經失事墜毀了，你的兒子安吉．王凶多吉少了。」

王慶永聽完這句話差一點就從椅子跌下來，他顫抖着全身每一塊肌肉，眼眶已被淚水充滿了。

「我……我能不能知道……失事的詳細……情形呢？」他顫抖地說完這一句話。

雷恩閉起了雙眼，歎了一口氣，同時又露出一個困惑的表情。

這個困惑的表情顯然並不適合在這種場合出現，難道有什麼事令他非得令他在此時此刻困惑嗎？

「事情是這樣的，你的兒子坐的飛機是二天前從哥倫比亞的首都波哥大起飛，飛機狀況一切都正常，預定在六個小時後降落在秘魯首都利馬，途中不需要降落加油。」雷恩很仔細地說着飛

機的一切行縱。

「起飛後四個小時左右，飛機發出了最後一個訊息，訊息，它也沒有在預定時間降落在目的地。」雷恩又將這些最完整的資料講給王慶永聽。「它應該每隔十五分鐘發出一次訊號，可是行程的最後三分之一却一片空白。」

「會不會是儀器故障所以發不出訊號呢？」王慶永追問着。「而且雷達幕上應該可以查出它飛行的軌跡才對。」

「沒有錯，雷達幕確實掌握了大部分飛行的軌跡。」雷恩說着。

「大部分？難道連雷達也故障了嗎？它應該可以掌握到全部的飛機行縱才對。」王慶永說着。

他坐過飛機的時數恐怕沒幾個人可以超越，對於飛行的一切，他十分清楚。

「雷達並沒有故障，我想應該是沒有。」雷恩以不太肯定的語氣說完這一句話。

身爲一個航空公司的負責人，每天決定着數千名乘客的生命安危，講出這種不負責的話，顯然失職了。

不過有一點必須了解，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物是十全十美的，出錯是免不了的。

雷恩是人，他可能會出差錯；雷達是機器，它當然也會出差錯。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王慶永問着。

「我們一直掌握着飛機的行縱，因爲沿途不同的雷達站都提供了完整的資料，從起飛那一刻開始記錄。」雷恩解釋了這些疑點。「飛機一直照着預定的路線飛行着，可是四個小時後，問題發生了。」

「訊息中斷對不對？」王慶永強着說。

他關心他兒子的安危，當然也注意雷恩所講過的每一句話。

「到底是什麼事呢？」王慶永焦急地問着。

「訊息確實中斷了，這一點我提過了；可是另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雷恩說着。

「飛機開始偏離既定的航道，而且越偏越大，而駕駛員居然沒有校正航道；我們不斷發出偏離航道的訊息給駕駛員，可是一點反應也沒有。」雷恩講出了困惑的地方。

「飛機應該往秘魯方向飛去，可是它却飛往相反的方向——玻利維亞。這兩個地方相距一千多公里，這種偏離太離譜了，不像一個民航飛行員所作的。」雷恩接着說。「駕駛員是一個經驗相當豐富的人，從未出過差錯；而且這條路線他往返飛了幾百次了。」

「就算導航系統完全故障，他靠着數百次的經驗及目視導引也可以飛抵秘魯，不可能出這麼大的差錯才對。」雷恩分析着。「而且機上導航系統有三套，各別獨立，如果一套出差錯，絕對

不會影響另外兩套的運轉；而只要有一套正常，飛機一定可以飛到目的地。」

「如果三套全部故障，未免太不可思議了，可能性太小了。」雷恩困惑地說着。

「飛機飛向玻利維亞，然後又出了什麼事呢？」王慶永不安地問着。

雷恩望了王慶永一眼，一句話都沒說。

「到底什麼差錯又發生在這架飛機上了？」王慶永看到雷恩奇怪的神情很着急地問着。

招待室出現了短暫的沉寂，然後終於出現了一句飛機失事的關鍵話語。

「在偏離航道一個小時又三分鐘後，飛機突然從雷達幕上消失了。」雷恩說着。「飛機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它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墜毀了。」

飛機不可能會突然從最進步的雷達幕上消失，因爲這根本不合常理；但是飛機却可能從幾萬英呎上方的高空失事墜毀，這並不是令人吃驚的事。

「一定是墜毀了。」雷恩說着。「如果是如此，那麼不可能有生還者的。」

王慶永很仔細地聽着雷恩的分析，但是他已經不能再保持莊嚴的外表及清醒的理智，兩道淚水從眼眶湧出，然後他不由得地將頭埋在雙手中，盡情地哭泣着。

「我們眞的很抱歉，我們一定會負責到底的。」雷恩說着。

他能如何負責呢？賠償失事者家屬一大筆錢嗎？錢對王慶永而言並沒有多大意義，他的財產恐怕可以買下好幾十家規模龐大的航空公司，賠錢簡直是一種很可笑的事。

錢確實買到世界上所存在的絕大部分事物，但是它絕不可能買到一種最可買的東西，那就是人的生命。

唯一的繼承人就這樣死了，對王慶永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不能也不願接受這個擺在眼前的事實。

「飛機墜毀在那裏？我要用我所有的財產來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一定要找到失事的飛機。」王慶永悲傷地說着。「飛機也許是迫降了，也許還有人活着，我一定要馬上查明這一切。」

雷恩點點頭，但隨即又露出一絲苦笑及無奈。

「我們已經派人去搜索了，失事地點根據雷達上資料顯示是在秘魯及玻利維亞交界附近。」雷恩說着。「那麼是安地斯山脈的主幹之一，除了重重高山峻嶺及茂盛的植物外，幾乎沒有人居住。」

「那一帶交通極爲不便，也是現交文明無法侵入的原始地區。我們派出好幾架飛機去搜索，只看到高山及森林，搜索工作一直都沒有進展。」雷恩接着又說。「陸地搜索根本不可能，所以

只能從空中去找失事飛機。」

如果一架飛機掉落在一個方圓數百公里的原始森林及高山區，就好比把一粒米丟在一個大池子中，要找出這個米般大的飛機非常困難。就算找到了，也是一、二個月後的事，如果有生還者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也不可能活過一、二個月而等到搜索隊前來救助。

這一點雷恩非常清楚，當然王慶永也知道。

王慶永隨後就起身，向雷恩致謝後，立刻離開航空公司；這時候一大羣人依然在公司招待室喧鬧着，警察也已經趕到場維持秩序，一切已經在控制之中。

一個小時後，一架私人噴射機從紐約起飛，目標是南美洲秘魯的一個小鎮聖東尼。

三

一架波音七四七客機。

一個世界最高的淡水湖。

一種不停加快的下沉速度。

一些卽將面對死亡的人們！

…………

再加上不斷往上冒的氣泡……

構成了這一齣人間少有的悲劇。

然則，這可能是這班飛機上所有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所演的最後一齣戲。所以，在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人類面臨死亡陰影的掙扎！

在這個時候，人性的醜陋面全部表現了出來。

什麼親情，什麼倫常！到這個時候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逃!!

逃！逃！逃離飛機！逃離死亡的陰影！

逃！逃！逃！

每一個人都在逃！

只有一個例外。

那就是安吉·王!!

就像安吉·王，從前所做出的例外一樣。他，並沒有逃！他，依然靜靜地坐在椅子上。

剛剛飛機墜入湖中的時候，安吉曾被震昏了過去。在他昏過去前曾看到同機的人們在掙扎要逃跑，等到安吉醒轉過來，那一些人們還是不停地在逃！

不過，人數顯然地少了很多。

剩下的人很可能冒然逃出了飛機逃生。

安吉覺得很可悲，因爲冒然跳出飛機，很可能會被飛機下沉時所引起的漩渦活活地絞死，要不然也會隨着飛機下沉的衝力，而永沉的的喀喀湖底。

「的的喀喀湖」！這個名詞忽然閃入安吉的腦中，安吉不覺得莞爾一笑。

「唉！空有一世的盛名。竟然莫明其妙地淹死在的的喀喀湖中。

也罷！世界最高的淡水湖，也算風雅吧！」

安吉在心中如此地自我嘲解着。

很奇怪地，面對着死亡的陰影；眼看着別人拚命逃亡的景象，安吉反倒釋然了。這就是安吉·王，與衆不同之處。

過了好久！好久！

四周不再吵雜，一些人們都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

只有安吉還是靜靜地坐在椅子上。

四周一片死樣的寂靜。死神隨時可能來臨，同機的人可能都已經受到死神的召喚。

只剩下安吉一個人還坐在椅子上品嚐這一分死前的寧靜。

安吉並不是不怕死。可是，很奇怪地！安吉就是不想動。面對着一片死寂，安吉反倒產生了一分親切的感覺，也許從小寂寞慣了，在這一片寂靜中，安吉却墜入了一股幻覺之中。他想起了年紀小的時候，他可以不說一句話地躲在母親的懷抱之中。母親的手是細嫩而有溫情的，但，他已經好久好久不曾再觸摸母親的手了。

現在，四周的寂靜，却給安吉一種類似母親一般的感覺。

不知不覺中，淚水爬上了安吉的臉！

不是爲了卽將死亡，也不是爲了四周的寧靜，而是一種被壓抑的情感崩潰後的衝動。

從小，一聲又一聲的天才，將安吉着實地捧上了天。可是，相對地安吉也喪失了擁有自已感情的權力。

別人失意了，可以躱在母親：女友，甚至妻子的懷中痛哭，但是安吉不同，他不可以哭，因爲他是天才！

別人成功了，可以抱着母親、女友，甚至妻子狂叫，讓他們也能分享自已的快樂。但是安吉不同，他不可以亂叫，因爲他是天才！天才是不可以爲一個小成功就得意忘形的。四周有更多睜大的眼睛在等着天才的下一個表現！

天才！天才！天才！

安吉有時侯眞希望自已不是一個天才！

安吉所祈望的只有一句，那就是「做個平凡的人！」

但是，安吉却連這麼小小一個心願都做不到，只因，他是一個天才！

而，現在，在的喀喀湖底，在一架失事的客機中，安吉反倒樂觀了起來。因爲在湖底的天地中，他就是王，就是眞理！！

不再有虛僞的應對！！

不再有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只有一個安吉．王！唯一的一個！！

安吉在偌大的機艙中又哭、又叫、又笑、又跳地，十足像個三歲大的頑童。不過，話說回來，三歲以後，安吉就不曾如此率性而爲了。

現在，在無人的機艙中，安吉又找回了童年的自我。

直到花盡了身上的每一分精力，安吉這才頹然地倒臥在椅子上。

可是，另一個恐懼隨卽又攏住安吉．王的心頭。

那就是，氧氣！！

最寶貴的氧氣已經從可以洩出去的地方跑得差不多了。漸漸地，安吉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了！！

安吉伸出雙手，不停地朝天空揮舞着、揮舞着、幻想捉住最後一分氧氣。

但是，他失敗了！！

氧氣越來越少，安吉的意識越來越模糊、模糊……安吉的頭漸漸地垂了下去。

窗外，忽然閃過一道日光！！

但是，這對安吉來說，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了。

他已經因爲缺氧，而呈現昏迷的狀態。三分鐘之內，如果沒有人救他，他勢必因大腦細胞缺氧而死亡。

但，短短的三分鐘之內，誰會來救他呢?誰又能救他呢???

× × ×

聖東尼是秘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鎭，全部人口沒有超過一百人，以鎭稱之恐怕太誇張了；不過在聖東尼附近一大片地區中，聖東尼却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這裏是秘魯的邊界地帶，再往西走就到了玻利維亞，兩國是以安地斯山的主脈爲界。

印第安人散布在這一大片極爲荒凉的原始地區，他們以打獵爲生，偶而也會種些糧食來維生。這裏和外面世界幾乎是完全隔離的，秘魯中央政府的勢力無法進入，也沒有必要進入，因爲一大片蠻荒土地根本引不起投資者的興趣。

聖東尼的印第安居民和安地斯山山脈的其它印第安人一樣都保持極爲原始的語言、生活習慣及文化。他們不歡迎外來陌生人，也幾乎沒有任何人會去打擾他們，就這樣活了數百代的時間。

夕陽西下，落日的餘輝染紅了大地。

夕陽襯托下，聖東尼顯得更加的荒凉。十幾間破舊的木房沒有規律地散布在一塊較平坦的坡地上，一隻野狗走過了聖東尼唯一一條像樣的小街，並發出了幾聲吼叫；在夜幕低垂之際，叫聲

聽起來尤其淒凉。

一個印第安人從遠方的森林走回鎭上，手中提着野兎，鮮血染紅了白兎的全身，也沾濕了一隻傷痕斑斑的手臂。

他的臉上塗滿了印第安人常用的圖案，眼情充滿了神秘的氣息。

脚步聲慢慢接近小鎭，二三個印第安小孩從屋內跑出來，站在街旁，望着這個打獵回來的同胞。

這一幕景象在聖東尼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爲了謀生必須去找食物果腹，兎肉將成爲一頓豐盛的晚餐。

小孩突然跑向回家的大人，接過了獵物，正與高采烈地端看着這隻血淋淋的兎子。

小孩嬉笑着，大人也露出一絲難得的微笑，在夕陽下，笑聲伴隨着落日餘輝，形成一幕極美的景象。

快樂總是短暫的。

大人的神情突然由微笑變成極端的警戒狀態，小孩們也同時呈現和大人相同的反應。

接着一件很難得一見的事發生在這個偏遠的小鎭上，這當然是針對這個小鎭而言；在外面的世界，這種事根本不值得一談。

鎭上所有的印第安人不約而同地走出屋中，站在街道的二旁，人人的臉上都流露着奇異及恐懼的神色，有的人甚至手上拿着打獵用的武器。

他們當然不是爲了看這個剛打獵回來的人，這個人他們看過好幾十年了，恐怕只要聽他的脚步聲就知道他的身分。

那麽他們究竟爲了什麽而引起這麽大的騷動呢？

一陣極爲吵雜的脚步聲從西方接近，這脚步聲意味着一大羣陌生人的接近，他們是來自印第安人所厭惡的方向——西方。

一羣規模龐大的人所組成的搜索隊來到聖東尼了。隊上有着相當齊全的裝備及豐富的補給品，更有着全世界一流的搜索專家。

這就是王慶永自己出錢在短短三十幾個小時所組成的隊伍，可是却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搜索隊。錢在這裏發生了無比的效用；一個正在尼泊爾登山的一流專家在一通急電及一個龐大數目的金額下，立刻放棄計劃已久的登山計劃，直飛南美和搜索隊會合。

走在隊伍前面的就是這個來自尼泊爾的登山專家，他叫史圖加，是一個德國人。王慶永就跟在他後面，旅途的勞累很清楚地顯現在這個頭髮半白的人的臉上，不過他依然向前走着。在王慶永後面有一個特製的擔架，由二個登山好手抬着，它是爲了怕王慶永受不了勞累而準備的。

一羣奇異的眼光望着另一羣疲倦不堪的人。印第安人羣中一片沉寂，動也不動地看着眼前這些稀奇古怪的人及裝備；搜索隊也是一片寧靜，看着這羣不太友善的土著。

氣氛很凝重，甚至有點火爆。不過衝突恐怕不可能也不適合發生，因爲搜索隊裝備着最新式的自動武器，而印第安人幾乎是手無寸鐵，衝突只是導致一場屠殺罷了。

搜索隊就在這羣土著聚集區停了下來。領隊史圖加走到這羣人的面前，他身旁有一個精通印第安語的秘魯人跟隨着，這個翻譯是一個經過文明洗禮的印第安人，他的名字叫作里加，他當然也是爲了一筆可觀的傭金而重新踏入這片他童年生活的天地。

里加用印第安語向聖東尼的居民講了幾句話。意思是要借用這個鎭住一個晚上，並且想徵用幾個熟悉這一帶地形的土著當作嚮導，當然一筆巨額的報酬是免不了的。

里加馬上從背包拿出了一些日常用品送給這些人，這些文明世界帶來的東西雖然被土著所鄙視着，但很快地土著們就發現這些東西遠比他們自製的精巧好用，於是氣氛慢慢變得融洽友善多了。

聖東尼的領袖是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印第安人，鎭上的人都以卡布拉稱之，卡布拉是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個英勇戰士，在幾百年前爲抵抗異族入侵而喪生。

卡布拉和翻譯里加交談後發現這個外來者相當友善，一點都不像以往外來者一樣。這是王慶

永持別要求隊上每一個人要遵守的，因爲他極端厭惡暴力；隊員們每個人都像里加一樣友善，因爲他們絕對不敢違背王慶永，或者說不敢違背王慶永的鈔票。

一羣外來者便住了下來，而王慶永、里加和史圖加光在卡布拉的家中，商談救援的事。

卡布拉拿出了最好的食物招待他們，而他們也拿出更可口的東西讓土著享用。在材火及電動照明裝備的光線下，這羣人開始計畫着更深入內陸的救援行動。

卡布拉先開口說着他的看法。

「要深入搜索困難相當多，路途遙遠，氣候變化大及野獸侵襲等，不過這些都不算難題。」卡布拉說着。「最困難的問題是安地斯山脈有幾個地方被視爲印第安人的聖地，外來者絕對不能冒犯；我們絕對不可能帶你們去這些地方。」

「萬一飛機失事地點就在這些聖地之中，那麼就進不去了嗎？」王慶永說着，並由里加翻譯給卡布拉聽。

卡布拉點點頭。

「那倒不一定。」史圖加說着。「如果是如此，我們大可不怕什麼進入搜救；印第安人阻礙我們的話，我們就不用對他們客氣。」

「我們的裝備足足可以抵抗十個聖東尼鎮總人口的印第安人。」史圖加笑着說。

王慶永聽完神情不太對勁，而翻譯里加臉色變得很蒼白，他當然不敢將這些話翻譯出來。

「難道破例一下都不行嗎？我們是去救人而不是故意冒犯你們的聖地。」里加將王慶永的話翻譯出來。

「絕對不行。」卡布拉强調着。

王慶永搖搖頭，心中想着，也許失事地點不會這麼巧在這些禁區中；如果不幸如此，爲了唯一親生兒子，也管不了那麼多。

「你們要記得安地斯山脈中的古夫山及佛多斯山是絕對不能侵犯的，還有就是東北方一百公里處的的喀喀湖是我們的聖湖，絕對不可靠近。」卡布拉很嚴肅地說着。「的的喀喀湖中有保護我們的神住着，如果得罪他，後果不堪設想。」

王慶永苦笑着，沒有再說話。

他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註定了一場衝突是免不了的，地就在的的喀喀湖，而原因也是的的喀喀湖。

一場商談以一種不太自然的氣氛下結束。卡布拉知道爲什麼會如此，搜救隊的另外三人當然也知道。

身爲印第安人的里加不免爲了聖地冒犯一事而不安着，他知道來自文明世界的人會作什麼；

如果飛機果眞在聖地，會發生什麼事里加非常清楚。

他是最清楚不過的人了，因爲他的文明世界的印第安人，他沿襲了二個世界的思想模式。

× × ×

標高三千多公尺，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依然躺在沉靜的大地中，附近生活的印地安人，並沒有因爲一架飛機的墜毀而改變他們的生活。

他們，依舊在的的喀喀湖邊垂捕魚兒，戲水……只不過有人「親眼」看到天神發怒了，而將天上一隻好大、好大的白鳥打入湖中罷了……。

文明，還是無法改變印地安土著單純的想法。

湖面上的印地安人正盡其所能地去獲得食物以維持生命，這是一種生的掙扎。然而，湖底，不也有另一條生命在做生與死之間的掙扎嗎?!

不錯！那就是安吉・王。

可是，他已經幾乎不能被叫做一個「人」了!!

他低垂着頭，雙手無力地攤在椅臂上，全身已經找不到一絲生氣。

只不過，他在呼吸！

非常非常微弱的呼吸，但是，他的確在呼吸，在掙扎，但也逐漸地在死亡……

死神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踏近了……

人類的腦細胞只能缺氧五分鐘，超過了五分鐘，就算人被救活了，終其一生，也將只不過像植物一般殘存着。在醫學上，我們稱之爲「植物人」。

安吉・王，會變成植物人嗎？

多麼可笑!!

一個向來被捧上天的天才，也會有變成植物人的一天嗎?造化之神的手筆，難道就如此會作弄人嗎？

飛機艙中缺氧已經整整一分鐘了!

這個世界即將損失一大人才。

兩分鐘!!

還好，安吉已經完全處於昏迷狀況了。他就算死了，也不會有痛苦。這種死法，比活活被飛機絞死，來得好多了。最起碼好看得多了。

不過，話說回來，死都死了，還在乎怎麼死嗎？

可是，安吉死了嗎？

不盡然吧?!只能說他快死了。

三分鐘!!

生命的極限，即將來臨。

四分鐘……

突然!!

飛機窗口外出現一道綠色的閃光！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呈幾何級數的分裂……分裂……分裂……

不到幾秒鐘之後，綠色的閃光已經形成一個很大的綠色光圈，而且漸漸地包圍住飛機的機艙。

不只圍一層！而是一層又一層地不斷包住飛機，沒有限制地不斷地包住飛機……

在的的喀喀湖深奧的底部，有什麼東西能够發出如此奇異的閃光呢？發出這種閃光又有什麼用處呢？

昏迷不醒卽將死亡的安吉·王，能不能及時獲救呢？？？？……

四

安地斯山脈的夜幕正慢慢地褪去，東方又呈現一道强烈的光線，照亮了這一片大地。

聖東尼鎮又開始忙碌起來了，不過這一次並不是人們開始打獵或耕種，而是一支龐大的搜救隊正準備着另一次更艱難的任務。

裝備都已經裝置妥當，而隊員經過一夜的休息也恢復了體力，每個人都是精神飽滿地作着出發前的體能適應準備。

一羣印弟安人依然圍繞着這羣外來訪者，以一種恐懼及友善的混合眼神望着馬上就要離去的搜索隊；他們心中到底是抱着敵對的戒愼，還是眞誠的祝福，恐怕沒有人可以回答得出來。

王慶永站在隊伍前端，望着眼前的目標——一望無際的高山峻嶺，心中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

這些高山對於一個從未接觸大自然的人而言，簡直是一種無法克服的阻礙，無論在身體或心理方面都是一種無法估計的負擔。

可是眼前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往前走，這是唯一找到他兒子的方法，也是他活着唯一想作到的一件事。

王慶永回頭望了望聖東尼鎮，腦海中又浮現了聖地不容侵犯及衝突的想法；接着是紐約航空公司雷恩所强調的陸上搜救幾乎不可能的看法。還有卡布拉執着的態度及史圖加不屑一顧的態度，更有一幕幕自從兒子失蹤後所遭遇的事物。

他又露出一絲苦笑，笑得非常勉强，也有點多餘。

踏着初起的陽光，搜救隊出發了，消失在安地斯山脈的深處。

× × ×

一架螺旋槳的救難飛機劃破了安地斯山脈上空，飛機飛得相當的低，以便清楚地看出地面一切景觀。這是王慶永用高薪請來的搜索飛機，駕駛員及飛機都是一流的！爲了巨額的獎金，飛行員以近乎自殺的低空飛行掠過這片蠻荒地區，每一個飛行員都想要第一個發現失事的飛機。

空中及陸上的搜索已經進行了四天了，可是一點下落都沒有。飛機不可能從半空中突然消失，而且波音七四七客機體積相當龐大，失事的飛機殘骸只要花一些時間，一定可以找到。找到失事地點，才有可能查出有無生還者，或者說有無安吉・王的下落來得適當。

一切搜索的焦點都在這位世界上最優秀的遺傳工程專家的身上，也是王氏企業龐大財產的繼

承人身上。如果飛機上沒有這個人，搜救工作就不可能如此迅速而且龐大。

一架又一架的飛機在這片寧靜的土地上空穿梭飛行着。受到影響最深的是當地的土著印弟安人，他們一輩子也沒見過可以任意遨遊天際的飛行體，而短短幾天却不斷有這種奇異的東西在上空出現着。

對土著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徵兆。鬼神的信仰深深地印在這羣人的心中，一大羣奇異的飛行物體代表着是一個禍兆的來臨。每個土著都在議論紛紛，不安的氣氛籠罩着這一片土地，因爲一場很可怕的悲劇將要發生了。

搜索隊由史圖加率領着向更高的山前進着，二個聖東尼傭用來的印弟安人沿途引導着他們。一路上碰到的除了高山、河川及草木外，什麼都沒看到；不但沒有飛機殘骸，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他們就這樣漫無目的地走着，究竟走到什麼時候才結束，沒有人知道，連出資人王慶永也不知道。

一羣人走近了一座相當雄偉的高山——古夫山，山頂上白雪籠罩着，山勢相當峻秀，令這羣文明世界的訪者讚歎不已。

不過二名印第安嚮導却表情嚴肅地望着這個印第安傳說中的聖峯，從他們的表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座山在他們心中的崇高地位。

搜索隊馬上就改變了搜索路線，向着古夫山的相反方向走着；史圖加當然明白路線更改的原因，這是順從印第安人的習俗。最重要的是這座山非常不適合搜索隊工作，山勢太險惡了，危險性很大，這才是史圖加改變路線的最大原因。

搜索工作一直都沒有進展，不過它却一步一步走近問題的核心了。

在離開聖東尼鎮二天的一條山路上，發生了一件令搜索隊興奮的事。就因爲這件事導致了一個悲劇的發生，主角就是搜索隊的一部分成員。

搜索隊和一個印第安婦人遭遇見面，這原本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就和搜索隊遇到聖東尼居民一樣，可是這個婦人却是來自一個神秘的地方——的的喀喀湖。

史圖加和翻譯里加走近了這個充滿恐懼感的婦人，里加用最友善的印第安語和她交談，並拿出了一個很精巧的人造玻璃飾品送給她。婦人的恐懼心馬上被喜悅感所取代，收下了這個她一輩子見過中最美麗的東西，並開始和里加交談。

這次史圖加緊緊靠在里加身邊，注視他的神情，因爲他並不信任印第安人；自從卡布拉執着及威脅的事發生後，史圖加便開始對有印第安血統的里加產生戒心。

「婦人你好，我們是來自西方很遙遠的地方，爲了要找尋一架失事的飛機。」里加很客氣地問着婦人。「妳有沒有看到一架飛機在這附近失事。」

婦人聽完這些話，臉上呈現一片困惑及不解，顯然她不知道里加在講什麼。

里加馬上體會到他的問題對一個和文明脫離關係的人而言是太艱深了，她不知道飛機爲何物，當然也不知道什麼叫飛機失事？

里加想了一想，又問了一個問題，不過他必須在修辭方面小心一點。

「妳有沒有看到一隻很大很大的鳥從空中降下來呢？」里加又問着。「是一隻白色的大鳥，它有一座小山那麼大，飛的時候會發出很大的聲音。」

婦人一聽完這句話，馬上點頭。

「這二天天上有好多我從未見過的大鳥在飛着，它們飛得好快，而且叫聲非常大。」婦人很興奮地說着。

王慶永看到了婦人興奮的表情，馬上靠近她，在他的直覺上，婦人似乎知道不少事情。

里加翻譯出這句話。

王慶永及史圖加很快就推測出婦人所提到的大鳥就是搜索飛機，不免有點失望。

里加接着又問她：「我們就是在找一隻這種大鳥，它比這些妳剛提到的還要大，而且它掉在地上就變成一塊一塊的碎片。」

婦人臉上馬上又有另一陣興奮，這一次遠比第一次來得强烈。旁邊三個人當然發現這個現象

，立刻又追問着婦人。

「掉在那裏？馬上跟我說掉在那裏？」王慶永高聲吼叫着。

婦人被王慶永的吼聲所嚇住，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跟我們講在那裏？我們再給你一個更美麗的飾物。」里加用比較溫和的語氣問着。

婦人當然又恢復了原來的神情，文明世界的飾物對她而言太誘人了。

「就在四、五天前，一隻好大的鳥飛到的的喀喀湖中，這一定是湖中守護神的旨意，他要用大鳥當作祭品。」婦人很莊重地說着。「就在的的喀喀湖中。」

里加一聽大吃一驚，他的腦海馬上閃過一個觀念，飛機就墜毀在的的喀喀湖，如果搜索隊一靠近，印第安人一定會攻擊他們，因爲的的喀喀湖是聖湖，不容侵犯；搜索隊必然抵抗，而印第安人絕對不是這羣拿着自動步槍的外來者的對手。

里加也是印第安人，他不願自己同胞被屠殺；當然他也想到王慶永那筆可觀的獎金，只要找到飛機，這筆錢就是他的。

錢是相當誘人的。可是他能爲了錢而去傷害自己的同胞嗎？錢比得上人的性命重要嗎？

里加的猶豫及吃驚，馬上被精明的史圖加看出；史圖加查察出里加一定從婦人口中知道飛機失事的秘密，可是他不肯翻譯出來。史圖加馬上判斷出這個印第安翻譯不够忠實，這忠實當然是

對王慶永而言；他恨不得馬上就找到失事地點，拿到一筆獎金。

一把手槍立刻抵住了里加的太陽穴。

王慶永大吃一驚，里加尤其被這突來的舉動嚇住。

「史圖加，你瘋了嗎？你在幹什麼？」王慶永急快說着。

「王先生，里加已經從婦人口中得知飛機失事地點，可是他不肯說。」史圖加說着。「我想飛機一定墜毀在印第安人的聖地，里加爲了怕自己同胞被殺而保守這個秘密。」

史圖加猜想的一點也沒錯，他確實是一個很優秀的領導者。

王慶永立刻流露出一股無比喜悅的神情，這是自從他兒子失蹤後，他第一次這麼高興。他馬上走近里加，用一種和哀求相同程度的語氣對里加說着。

「里加先生，你是不是已經知道失事的一切呢？只要你告訴我們，我一定給你一筆讓你一生用不完的錢。」

里加依然在猶豫，他沒有出聲。他的猶豫等於承認了他確實在隱瞞着失事地點的秘密。

史圖加一聽到王慶永對里加的要求及所承諾的報償，他當然眼紅，他知道他現在該作什麼。

手槍子彈立刻上膛，而且食指已微微扣住板機，只要再用點力，里加就沒命了。

「三秒後如果你不講，我會馬上殺了你；然後再連絡利馬方面空運另一個翻譯，我相個新的

翻譯一定會從婦人口中問出失事地點的。」史圖加發出一陣冷笑。

三秒很快就過去了。三秒確實是很短的時間，可是這點時間已經讓里加決定他該不該說了。

他有妻子及兒女在利馬等着他去照顧，他有一個榮華富貴的下半輩子等着他，只要他講出失事地點；他不講另一個新的翻譯也會講，衝突絕對免不了的。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人，一個怕死的人。

「的的喀喀湖。」里加低頭說出了這五個字，三秒剛好過去。「飛機就墜毀在的的喀喀湖中，這個婦人親眼目睹到的。」

「就在的的喀喀湖，太好了，立刻向的的喀喀湖前進。」王慶永非常高興地說着。「說不定兒子安吉現在就在湖邊等我們去救援，我們立刻出發。」

「馬上連絡空中搜索飛機全部向的的喀喀湖接近，那裏就是失事地點。」王慶永立刻又說着。

「立刻全付武裝，實施高度緊戒，以免印弟安人偸襲。」史圖加說着。「馬上殺掉這二名印弟安嚮導，以防他們通風報信，最好連里加一起殺掉！他也是印弟安人。」

王慶永阻止了史圖加的舉動，他不願爲了他兒子而使其他人受到傷害。

「放掉這二個嚮導，他們一定不肯爲我們帶路，我們可以自己走，我們有最新式的儀器及設

備，一定很快就會到的的喀喀湖。」王慶永又說着。「里加和我們一起走，他是唯一懂印弟安語的人，我們需要他的幫助。」

「這……不行……。」史圖加想反駁王慶永的命令。

「你不同意，你可以立刻離開，我們合作到此爲止。」王慶永說着。「印弟安人應該是講理的民族，我們絕對不是有對冒犯聖地的。」

史圖加並不怕王慶永，不過他怕王慶永的錢，合作下去更多錢可以拿到，如果現在離開，那麼就只能拿到原先的訂金。

史圖加不講話，點頭贊成王慶永的處理方式。

二個嚮導當然不肯合作，二人充滿極端的敵意，但是搜索隊好幾百人，就憑二個印弟安人絕對阻止不了他們的前進。二人立刻跑向聖東尼鎭的方向，他們二人很快地就消失在山的那一頭。

史圖加望着遠去二人的背影，不免感慨萬分。

「一場流血衝突是免不了的。」他心中想着，並且從裝備中取出一支全新的M—十六自動步槍，這是一支殺傷力很大的武器，在越戰中大出風頭；他拿着步槍，對着的的喀喀湖的方向遠眺一番，心中是一陣無奈。

× × ×

寧靜的的喀喀湖依然是湖光水色，景色宜人，猶如一個世外桃園。一隻獨木舟劃開了寧靜無波的湖面，航向湖邊的一個小港；船上是一個怡然自得的印弟安漁夫，還有幾隻肥大的白色魚。

漁人遠眺着湖的另一邊，只見到一望無際的湖水在極遠處和藍天相會；湖之廣正猶如湖中守護神之偉大一般，在印弟安人心目中，這是一個最神聖的地方，他們非常謹慎地使用着這裏的一草一木，深怕激怒了神而招來災禍。

但是寧靜已經即將被二十世紀的文明所破壞了。

一大羣飛機紛紛飛向的的喀喀湖的上空，它們低空掠過湖面，機身幾乎就要接觸湖面，爲的就是在找尋飛機失事的線索。

這裏的印弟安人直覺上已經感受得到一個外來的勢力正在侵犯着這片絕對不容侵犯的土地；的的喀喀湖附近所有的印弟安人開始聚集在他們祭拜湖中之神的廣場，拿起了已經收藏好幾十年的武器，準備爲了保衛聖地而戰。

在湖的西方，另一羣龐大的隊伍正急速地接近中，他們勢在必得，絕對要採破印弟安的戒律，到達湖邊去搜救失事的生還者。

飛機很快地就在湖的中央部分發現一大片油污及碎片，這正是飛機殘骸的一部分；陸上搜索

隊接到這個消息已經百分之百肯定了那個印弟安婦人的說法，隊上每個人都開始興奮起來了，一筆獎金馬上就到手了，只要再走一、二個小時的路。

一條爲了防止外來者的鴻溝經過幾千年的寧靜之後。終於被踩開了。

在湖的東西方，另一羣人也拼命地向着湖的方面前進，每個人手中都拿着原始的弓箭、長矛及次箭，走在隊伍最前端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的眼中充滿了憤怒，他就是聖東尼的領導人卡布拉。

一場流血衝突已經無法避免了。對印弟安人而言，他們爲了崇高的宗敎信仰而戰；對於搜救隊而言，他們爲了救人而戰。然而在救人的背面却隱藏着眞正的動機，那就是財富，而在信仰的背面却是一顆眞誠不僞的赤心。

衝突就在離的的喀喀湖西方一公里的樹林中展開了，這裏原本是一片安祥的樂土，青翠的草木正欣欣向榮地生長着，鳥獸棲息在其中，而印弟安人則生生不息地在此和平地活了幾萬年。但這一切立刻就成爲歷史的痕跡，永遠永遠無法再重現。

一個小時過去了，但這就好比一個世紀一樣的長。太陽依然高掛在天空，發出耀眼的光芒，穿過層層的綠葉灑在這一片青翠的大地。

大地依然是寧靜一片，可是景色却完全不一樣。

鮮血染紅了這一片樂土，樹木被燒得焦黑，濃煙從四處緩緩伸起；一千多具的屍體散布在這一大片土地上，有印弟安人，也有搜索隊中不同膚色的人員。但是大部分都是槍痕纍纍的死屍，印弟安人沒有槍，也不知道槍是什麼東西。

搜索隊是唯一還留在現場的生存者，但它已經不像一個隊伍了；每一個活命的人臉上都充滿了恐懼，一大堆裝備散布在這片曾經是樂土的地方，沒有人去管，也沒有人想管。

史圖加沒有死。這一切對和他預料的一樣，他看着死去的同伴，心中只是一陣莫名的無奈及恐懼。這支隊伍已經沒有人可以領導了，活命的人沒有一個願意再往前踏一步，飛機失事及榮華富貴都引不起他們的興奮，王慶永的錢在此處又失去了它的效用，人人紛紛往秘魯的方向散去，往文明的世界散去，那裏才是屬於他們的土地。

王慶永當然沒有走，這時候走與不走對他而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爲了他的兒子，一千多條的生命就這麼犧牲了，他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是他又能如何呢？人死不能復生，目前只能憑着他最原始的反應繼續往前走，目標依然是的的喀喀湖。

五

南美洲玻利維亞，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還是如此地秀麗！它，絕不容許外來的人來侵犯它的尊嚴。

的的喀喀湖的表面，湛藍如名貴的藍寶石，但在艷陽的映射之下，却發出黃金般的光彩。

然而，的的喀喀湖的湖底，却與湖面相差十萬八千里。湖底是一片黑暗，沒有陽光的照射，所以也就沒有任何植物生長，有的，只是大大小小的奇岩怪石，和肉眼看也看不到的微生物集團。

可是，有一個物體例外!!

那是一架飛機的殘骸，外面包圍着一股發亮的綠光。沒有人知道那股綠光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人知道那股綠光爲什麼要包住這架飛機的殘骸。

只是這個景象和四周太不協調了。

有數以億萬計的趨光性微生物集團，紛紛地向綠色的亮光處游集。

原來，那是一種能量的形式。

一種不知名的能量形式，却在無意中給予深水中微生物集團一線光明。然而，對於機艙中垂危的安吉・王，是否有任何轉機呢？

突然!!

飛機殘骸劇烈地震動了一下！

這個震動，可非比凡響呢！根據牛頓的慣性定律，當物體靜置時，動能與位能呈平衡狀況，這時候，如果沒有任何外加力量，則位能決不會自行改變爲動能的。這就冷體不能自己形成熱體的原理是一樣的。

可是，一個沉沒在湖底的飛機，是沒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可能的，除非……。

不過，更超乎人類思考範圍的事，又發生了!!

飛機經過一次劇烈的震動以後，不但沒有深陷在泥沼中，反而，反而，反而輕輕地往上浮了起來……

這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要抵抗一架波音 747飛機本身的力量，還要加上龐大的水壓，而使得飛機浮了起來，這需要多大的能量啊?!而，在沒有任何考慮範圍之下，只能推測這飛機由綠光處得到了能量。

那麼這種綠光所蘊藏的能量是多麼的驚人啊!!

在這同時，機艙中也發生一件驚人的事。

那就是，安吉・王的小指頭，微微地動了一下。

這微微地一動可牽出了一大串推理來。

小指頭微微地一動，表示安吉・王並沒有死，而且逐漸地恢復意識中。安吉・王沒有死，表示機艙中還有着氧氣的存在。然而，單純的綠光，就算能隔開湧入機艙的水，但也不能保全氧氣的存在啊！所以，綠色的光芒必定擁有釋放氧氣的能力，否則怎可能保住安吉・王一條小命呢?!現在可好了，一道莫明其妙的綠光，不但擁有超高的能量，還能供應人類氧氣，這還是在的的喀喀湖的湖底呢！這！這！這！這簡直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嗎！

且不論如何，飛機殘骸動了，安吉・王正逐漸地康復中，飛機又會浮向何方呢？

×　　×　　×

安吉・班緩緩地睜開了沉重的雙眼。他看到了滿眼前，全部佈滿綠色的亮光。

隨卽，他又閉上了雙眼，同時「哼!」了一下，以一種非常不屑地口音說道：

「哼！這和傳統中的『地獄』不盡相同嘛！什麼牛頭馬面，什麼紅色煉獄，充其量只不過是一些綠色的燈泡罷了……」

安吉・王，也算是性情中人。連面對死亡，都不忘自我陶侃一番。

不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安吉・王就發現自己根本就沒有死。因爲他還在機艙中，而且機艙中也沒有任何改變，喔！不！不！是指陳設上沒有改變，可是多了好多好多綠色的閃光，充塞在安吉・班的四周。

不但安吉・王的四周。當安吉・王往窗外看去的時候，這才發現窗外也都是密集的綠色閃光，密密麻麻地裹住飛機的機艙。

他愴惊惊地站了起來，伸手往四周用力一抓。

可是，那些綠色閃光，不但抓不住，甚至連動也不動。這充分表現了一件事，那就是這綠色的閃光沒有質量，而純粹以能量的形式存在。

然而，在人類知識可知的能量形式中，並沒有一種物質可以讓人看得見、感覺得到，甚至還能釋放出氧氣的東西。

不過，這種東西不但能難倒天才的安吉・王，甚至還救了安吉的小命一條！

當安吉正在研究四周奇異的綠光的時候，冷不防地，飛機震動了一下。安吉一個不注意，便跌到地上去了，還好地上是很厚的羊毛地毯，所以免去了受傷的苦惱。

正當安吉倒在地上的時候，他心中馬上連想到：

「完了!!剛才飛機殘骸並沒有掉到眞正的湖底，而是卡在岩縫中，這下子，經過一次震動，大概要開始沉到湖底了吧……」

這是任何一個在這種處境下的人，唯一的一種想法!!也是唯一一種合理的想法!!

然而!安吉這一次可徹徹底底地錯了!!

因爲，飛機的殘骸不但沒有沉下去，反而，輕輕巧巧地浮了起來……

「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誰能告訴地，這是怎麼一回事?……」

安吉莫明其妙地哀嚎了起來。這是任何一個無助的人，所可能表現的一種發洩方式。

不過，安吉的哀嚎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爲，聰明的他又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飛機不但浮了起來，同時，以一種非常緩慢的速度，往前駛去。雖然很慢，可是的的確確在前進着。

安吉終於破涕爲笑，因爲，他知道，一定有人在救他。或者該說：有人嘗試着在救他。

且不論成功與否，這對安吉來說，不啻一劑定心符。最起碼給了他一線希望……。

安吉可能是因爲太高興了，所以沒有想到，在這麼深的湖底，什麼人能有這種能耐來救他？而且還能供給氧氣和移動一架飛機的殘骸？不過，這些問題，問了也是白問。因爲沒有人能够回答的出來。

×　　×　　×

波利維亞聖湖，的的喀喀湖。

湖底有一個慢慢移動的物品!!

那是一架被綠色閃光所包圍着的飛機殘骸。

它，慢慢地移動着位置，很慢，慢到不仔細看，會忽略它在動的程度的慢。不過，如果有這麼一個奇怪的東西在眼前，那麼不論什麼人都會目不轉睛地盯着它看的，深恐錯過了一次，就再也看不到了。

飛機的殘骸緩緩地朝一個方向前進——那就是：的的喀喀湖的正中央。

水面下的世界，並不像水面一般的單純。因爲，水底下混然成爲另一個世界。有水中的高山，也有平原。有水中的丘陵，也有窪地。有水中的植物，也有動物……不過，比起陸地上的世界

，則水中的世界是單純而平易近人的多了。只可惜人類不能生活在水裏，否則不知會多了多少的樂園。不過正因人類的勢力無法深入水裏，才得以保持水中世界的寧靜與和協。

很奇怪地，這架飛機像遙控玩具一般地，以一種很穩定而緩慢的速度前進着。同時，它也像長了眼睛一般地，保持着離地十公尺的高度在游行，遇到高山，便爬昇。遇到窪地，便潛低。一切，都像在控制之下進行着。

而這可笑的飛機殘骸，就伴演着潛水艇的功用。

經過了大約三個陸上的「小時」。

飛機突然停了下來。

安吉也知道飛機停了下來，因爲就像飛機開始浮動一般，它停下來時也震動了一下。不過，比起上一個震動，這一次的震動算是輕微得多了。最起碼這一次安吉沒有被震跌倒在地上。

等到飛機平平穩穩地停了下來以後，安吉連忙衝到窗口，往外面一看。

不看還好，就這麼一看，可把安吉嚇得目瞪口呆，半響發不出一聲響出來。

直到安吉回過祥來，這才結結巴巴地蹦出一句話來：

「天啊！……那是什麼?……一座金字塔?!水裏面的金字塔?!……」

不錯，那是一座金字塔，一座在水裏面的金字塔。

×　×　×

王慶永又開始了搜索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這一次已經沒有龐大的搜索隊跟隨了；一場和印第安人的血戰阻止了搜救行動，隊員幾乎都逃離這個蠻荒地區。

里加並沒有死，他在戰鬪中也未發過一槍，很奇怪的是他居然沒有受傷，也許他也是印第安人，他的同胞不忍心傷害他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就不應該爲了活命而說出失事地點，令一千多名自己的同胞喪命。

他也沒有走，不過他並不是爲了要繼續他的翻譯工作而留着，目睹血跡遍地的戰場，心中的愧疚眞是無法用語言形容。他決定繼續往前走，一直等到有新的印第安人來結束他的一生，以作爲贖罪之用。

於是王慶永及里加又開始走向近在咫尺的目標，二個人並沒有走在一起，一前一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及動機。他們不再是主傭的關係，甚至連朋友的資格都說不上。

的的喀喀湖就呈現在二個來自文明世界的人的眼前，任何一個有欣賞鑑別力的人都會感嘆眼前這一幕世上難得一見的美景。在一個蠻荒的森林之中竟然有着一個如此龐大的湖泊，而湖水又是如此的清徹，湖面又是如此的平靜，難怪印第安人會將這個湖泊當作他們崇拜的對象。

里加望着湖面平靜的湖水，又想起了不久前那場惡夢般的昔事，眼眶已經爲淚水沾滿，再也

不能清楚地看到眼前這個美景，也沒有衝動去看它了。

這裏的印弟安人已經死光了，幾棟破舊的小屋散布在湖邊，這裏曾經是印第安人團聚的場所，但如今已經一片冷清。

里加及王慶永走進了一間小屋中，他們已經非常疲倦，連日來的趕路消耗掉大半輩子的精力，二人不約而同地躺在屋內，馬上就進入夢鄉了。他們一點警戒都沒有，萬一有生還的印第安人來偷襲，他們必死無疑，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想到這一點。

夜幕完全低垂，大地又回到一片黑暗及寧靜。遠處傳來幾聲不知名的小鳥叫聲，更增加了淒涼的氣氛。

災禍並沒有就此停止，奇怪的事也沒有暫停的跡象。一個清楚的脚步聲打破了寧靜的大地，慢慢接近熟睡中的小屋。

脚步聲非常沒有規律性，這個人如果不是喝醉酒，就是受了傷，這一切猜測很快就得到解答。

大門被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所撞開，屋內的王慶永和里加同時從夢中驚醒，隨卽在一個强力探照燈照耀下，一個可怕的鏡頭呈現在眼前。

門口躺着一個白色膚色的人，他當然不是這裏土生土長的印第安人，因爲印第安人的膚色是

黃色的；他的全身傷痕累累，鮮血染紅了全身。

里加及王慶永立即扶起這個傷者，放在屋內唯一的一個破床，並拿出了藥品治療他；這些傷並不是人類所爲，因爲這些血淋淋的傷口都是被利爪及利牙所造成的，毫無疑問他是受到野獸攻擊而受傷。

這個人並不是別人，而是原先搜索隊的領導史圖加；他並沒有離開這片山區，而是和王慶永及里加走相同方向的。

經過一個漫長的黑夜，大地又活耀起來了。史圖加已從昏迷態度中醒過來了，兩眼直視着眼前那另二個曾經共患難的隊友，眼前流露出一種刼餘生的氣息。

「我沒有死嗎？」史圖加自我嘲解着。

「你當然沒死，否則又怎麼在這裏和我們講話呢？」里加說着。「到底發生什麼事，是不是受到野獸攻擊？」

史圖加苦笑一番，笑容中充滿着一絲的神秘。

「是一個印第安人襲擊我，一個我從未見過的怪物。」史圖加說着。

印第安人就是印第安人，而怪物就是怪物，怎麼會扯在一起；是不是這個印第安像怪物一樣可怕呢？在這個蠻荒之地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里加沒有出聲，凡是提到和印第安人有關係的事情，他就變得極端的沈靜，一句話也不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是不是昨天那一次大衝突造成的。」王慶永問着。

史圖加搖搖頭，表示這次的事件和一、二千人的大血戰無關。

「在那一次衝突後，我雖然沒受傷，可是身心都非常疲困；一口氣殺了這麼多人，心中的滋味也不好受。」史圖加說着。「我並沒有和其它生還隊員一樣爭相逃離這裏，我朝湖的方向走去，想找一間印第安人的小屋休息幾天再走。湖一帶居住的土著一定不少，所以我就朝這裏走。」

「可是途中却遭遇到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史圖加回想着這件事，眼中是一片困惑，但却沒有恐懼。

「什麼事呢？」王慶永說着，「被一千多個印第安人攻擊不足爲奇，而被一個印第安人攻擊却成爲不可思議的事，這似乎沒什麼道理。」

史圖加又是一陣苦笑。

「事情是這樣子的，我疲倦地走着，眼看着湖就在眼前，而湖邊小屋也在視野之內，正準備好好休息一番之時；身後突然有一個人衝向我，我連忙轉身一看，是一個印第安人，他手上並沒有任何武器。」史圖加說着。「他以非常快速的脚步接近我，爲了我自己的安全，在大約五十公尺的近距離我用M—十六掃射，一個彈夾二十發子彈全部射穿他的身體。」

「我原本以爲他必死無疑，可是他竟然繼續往前衝；我本能地裝上第二個彈夾，又是二十發子彈打爛了他的胸腔及腦袋，腦漿已流出，而心臟也幾乎就要落地了。」史圖加又說着。「可是他依然往前衝，這……這根本不可能，沒有一個人可以在頭及胸部被打爛的狀態下活着，一般人只要中了二、三發M—十六的子彈就一命嗚呼了。」

「這時候我已經接近瘋狂邊緣了，在先前我殺害無數印第安人以自保時，我並沒有如此衝動；我又裝上第三個彈夾，這時候這個血淋淋的怪物就在我眼前二、三公尺處，我又死命地扣上板機，二十發子彈一掃而空，他的頭已經差不多被打掉了。」史圖加又說着。

「可是……他……還是沒死。」史圖加終於用一種恐懼的口吻說出這一段遭遇。「我已經沒有機會再裝第四個彈夾，他撲向我的身體，開始用利爪及嘴巴咬我。」

「我不懂，他只剩下一個下巴，鼻子以上幾乎都不見了，還能咬我。」史圖加說着。「接着發生的事，我也講不清楚了，我拼命地抵抗，和他在地面上博鬥着，我的敵人竟無是一個沒頭的人。」

「一個身中六十發子彈的人力氣還是大的可怕，我是一個職業登山者，體力本來就遠比一般人好，可是和一個這種人博鬥，幾乎用光了所有精力，才將他置於死地。」史圖加說着。「這種事是不是令人不可思議嗎?」

王慶永聽完這段遭遇，冷汗直流，張大嘴巴，一時說不出話來。

里加的反應完全不相同，他閉起雙眼，又是一陣沈思。

「這是印第安人的咀咒。」里加自言自語地說着。「我們殺了這麼多印第安人，現在輪到他們來殺我們了。」

史圖加神色自如，一點都沒有對這句話產生任何不良反應。

「雖然這個人如何會如此我不能講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可是我不相信咀咒，這是迷信。」史圖加說着。「也許這是一個催眠或是藥物導致的體能異常罷了。」

二十世紀一切事物的秘密都是用科學來解釋的，一切反科學的說法都會視爲落伍及無知，這是史圖加肯定的一個事實。

這件不可思議的事的解答應該也是如此的，而且答案可以在這一帶發現才對；這種異常體能的印第安人應該不只一個，如果能活捉來再好好研究一番，一切問題便迎刃解。

三個人走出了小屋，開始新的一天。三人各有各的目標而不再是爲了共同的搜救工作；王慶永爲了找尋失事的兒子，史圖加爲了要找尋異常體能的人之秘密，而里加則自認是爲罪而走着，三人貌同神離地走到的的喀喀湖邊。

「就是這裏。」王慶永說着。

史圖加點頭。

「這個湖這麼大，而且又不算淺，靠人爲的力量絕對無法進行搜救工作。」史圖加漫不經心地說着。「只有機器的力量才能辦到，對的，只有機器。」

「你是說……」王慶永接着說着，但語氣却不能肯定。

「我的意思是想辦法空運一艘迷你潛艇到湖底去看個究竟，或者找幾十個裝備齊全的潛水夫來進行搜索工作。」史圖加說着。「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查明飛機失事的秘密；當然也需要多找一些人來到這一帶陸地搜索一番，看看有沒有生還者還在。」

「如果有人活着，他們不可能活在水中，一定是在陸地，對不對呢？」史圖加笑着說。

王慶永完全同意他的說法，於是又發出訊號，徵求這些人前來此地，一筆巨額的資金免不了要投入。

里加神情變得嚴肅起來，他顯然不願意有任何人再侵入這個原本是一塊樂土的地區，不過他只是一名翻譯，又能如何呢？

「印弟安人死都死光了，你不需要這個樣子。」史圖加對着在一旁不出聲的里加說着。「我們是爲了自衛而殺人，在這種蠻荒之地只有實力才是最重要的，要活命就得如此，你願意死在這一大羣土著手上而不還手嗎？」

里加搖搖頭歎了一口氣。

「也許正如你所說的一樣吧！」里加終於開口說出這一句話。

另一支搜索隊已經在秘魯的首都利馬聚集了，準備空運至的的喀喀湖。神秘的安地斯山脈又要有一羣人前來探險了，寧靜及祥和又得被破壞了。

六

的的喀喀湖，南美洲印第安人眼中，神聖而不可冒瀆的「聖湖」，靜靜地躺在玻利維亞最茂密的叢林內。

誰也沒有想到，湖底竟然會有那麼多不可思議的事發生過，甚至於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

更沒有人會想到，湖底竟然有一座金字塔，一座非常龐大的金字塔。坐落在的的喀喀湖正中央的水底下。

這些話說出去將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但是，却有人「親眼」看見，而且正在看見。這個人，就是刼後餘生的安吉。王。不過，安吉·王也沒有把握是否能够活着出去跟任何人說這一段奇遇。

安吉。王，正目不轉睛盯着那座奇異的金字塔看。他着實地爲了這雄偉的建築所迷住了。

一座水中的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呢？不但要有非常精密的計算儀器，同時還要有無可限量的人力與物力作後盾。

安吉很清楚地記得，幾年前曾經爲了好玩，輸了一個程式問題電腦，題目很簡單：建造一個金字塔需要些什麼東西？

結果，電腦打了整整十五張報表來回答這個問題，其艱難度，由此可知。可是，那只是建一座陸上金字塔所會遭遇的問題，至於如何在水中建一座金字塔，恐怕電腦花三天三夜也打不完!!

所以，當安吉親眼看到這一座水底金字塔的時候，他簡直欣喜若狂，差點兒就破窗而出呢！

這時候，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安吉發現四周的綠光開始不安地躍動着，同時，機艙門口附近的綠光，開始躍動着向外延伸。漸漸地形成了類似飛機輸送帶的形狀，而另一端呢！則接在金字塔最底端的一塊大石頭之上……

安吉覺得心跳越來越快，一顆不安的心簡直要跳出身體之外了。……

他很快地在心裏盤算了一下。依照目前的情況，留在飛機中雖然很安全，可是心中總有一股衝動，要去探究一下金字塔的奧妙，繼而又想到，人類是不能在水中呼吸的，離開飛機，無疑地是去送死……

安吉心中好矛盾!!

終於，好奇心征服了恐懼，安吉來到了機艙口。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摒住氣，便用力地打開了門。原以爲湖水必定急湍地灌了進來……

沒想到，門一打開，湖水不但沒有灌進來，反而乾乾爽爽地，一點都沒有水氣。安吉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在水中了?不過，這個懷疑馬上就被呈清了，他，的確在水中。只不過那綠光又發揮了輸送帶的功效，把水隔在外面罷了。

安吉一脚躍出機艙，才站穩，就覺得自己開始移動了。沒想到那綠光不但看起來像輸送帶，而且還是全自動運輸帶呢！

安吉也就樂得輕鬆，舒舒服服地被綠光送往一個不可知的命運。

綠光外面一大羣魚兒。蝦兒更是睜大了眼在看這一幕奇怪的景象。只可惜它們那低等的頭腦，一輩子也想不透，那個人類在做什麼?不過，就算換了一個人類來看，不也會想不透嗎?!

×　　×　　×

經過了大約三分鐘的「輸送」，安吉隨着綠光來到了金字塔的底端，一塊大石頭，就在安吉的正前方五十公分處，綠光停了下來。

安吉快速地思考了一下，下一步驟，該怎麼去做?

不過，思考歸思考，安吉還是按捺不住心中想摸一摸它的衝動。

於是，他往前跨了一步，來到石塊的正前方，伸手輕輕地摸了一摸眼前的那塊石塊。

「嗯！很滑溜，上面佈滿了青苔，想必年代已經很久遠了……」安吉如此地想着。

就在安吉沉思的同時，發生了一件令人驚嚇的事。那就是「啪！」了一聲，安吉眼前的那塊石頭就像變魔術一般地就這麼不見了，露出一塊黑黑的洞。

安吉因爲受的驚嚇太大了，以至於沒有多停留一秒鐘地囘頭就跑，好似裏面隨時會出現怪物般似地。

他不停地跑……死命地跑……直到精疲力盡了，不能再跑了，才頹然地倒下來。

這時候，他才有時間思考，這時候，他才又懊悔起自己的膽小；這時候，他的好奇心又開始作祟，甚至想到再跑囘去探一探奇異的金字塔……不過，也就是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根本還在原地，還在綠光的掌握之下……

剛才跑，雖然是白跑了，不過還好沒有跑出綠光之外，否則不被淹死也早因缺氧而死了。

現在，安吉已經鼓起了最大的勇氣。再加上強烈的好奇心趨策之下，他已經不再懼怕了。

他輕輕地將手往前一探，發覺石頭的確不在了。替而代之的，是一條通道。一條四壁非常平滑的通道。（安吉甚至很懷疑是不是有人天天在那裏打蠟。不過，這只是安吉爲了舒鬆一下心中

緊張，所對自己說的一個笑話罷了。）

安吉於是下定了決心，一脚跨入了通道之內。他那高根的皮鞋在光滑的地板上，發出一記清脆的響聲。在他身子還沒有站穩的同時，他已經囘過來看看會有什麼變化。

不過，安吉還是太晚了。

因爲，那塊石頭已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囘到了原來的地方，就這麼將湖水、飛機、以及綠色的閃光全部都隔在外面。安吉．王，又是孤獨一個人了!!

安吉於是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四周。

他發覺四周雖然很暗，但是却能將通道中一景一物看得淸淸楚楚地。安吉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使然?

不過，答案不久就被安吉找到了!!

原來，在四周的牆壁上，刻有很多壁畫，而在壁畫花紋的縫障中，均佈有很少量的綠光，但是，綠光的數量雖少，放出的亮光却足以照亮通道與使人感覺不出光源來。這是多麼巧妙的心思啊！安吉也不得不佩服建這座金字塔的人的巧思。

然而，壁上的壁畫也是一大巧思。精緻的手筆，細緻的構圖……和中國故宮博物院內藏物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相信米開朗基羅若能再世，也要自嘆弗如了。

一幅接着一幅的壁畫，看得安吉‧王目瞪口呆，捨不得離開。如果安吉手上有工具，他一定會不顧一切地敲幾塊回去，讓那些無知的世人看看，什麼才叫眞正的藝術品！

不過，繼而想一想，安吉也就不自主地笑道：

「哈！我眞天眞，壁畫美雖然很美，可是我連身在何方都不知，竟然還想敲幾塊帶回去。眞是自不量力，唉！……不過，能夠遇到這麼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也算沒有白活一遭了……」

想到這裏，安吉也就坦然了，繼續地觀察壁畫下去……

走着走着，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安吉來到了通道的盡頭。那是一道極盡精美的牆。牆上雕刻着非常細膩而奇怪的圖案。

數以千計的動物，紛紛朝着一座獅面人身的偶像模拜。那些動物雖然都是動物的頭，但却擁有確確實實人類的身體，人類的衣着，甚至人類的裝飾品。那，看起來像是舉行着宗教的儀式，而且是很狂熱的宗教儀式，動物們狂舞着……像蛇一般扭曲着身子……有的還躺在地上，滾動着……

這道牆引起了安吉的注意。

因爲，在陸地上已經被發現的金字塔中，也有類似的祭祀牆。可是，不同的是，陸地上金字塔中的圖案，均是人類的頭接着動物的身體，或獅身，或豹身，甚至於蛇身。這是上古人類所模

拜的「圖騰」（TORTON）。象徵着人類崇高的思考能力的頭，再賦予它動物般的敏捷，便形成人類中的神祇，一生一世受着平凡人類的模拜。

可是，眼前這一道祭祀牆，却剛好相反。

獸面人身的動物模拜着獅面人身的神祇？

這，代表着什麼意義？

是建這座金字塔的人類受制於動物？

還是這座金字塔根本是由一羣動物所建造的？？？

安吉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

祭祀牆上獅面人身的神祇，眼睛處發出了一道搶眼的綠光。照得安吉一下子睜不開眼來。

安吉反射性地用手蓋住了眼睛，同時，直覺地想用另一隻手去蓋住獅面人身的眼睛。

沒想到，當安吉的手觸摸到獅面人身的眼環以後，那道牆發出一個響聲，同時，慢慢地往旁邊移了開來……

安吉的眼睛還是無法適應剛剛的巨變，所以他還是緊閉着雙眼。是故，他雖然有聽到那道牆

移動的聲音，却全然不知道四周發生了什麼事情。

等到安吉慢慢地張開了眼睛，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東西。

那是一座殿堂。好大好大的殿堂，不過，最重要的是，殿堂的最中央，祭檀的上面，坐着一個女孩子，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絕世美女……。

七

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靜靜地躺在的的喀喀湖的深處，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時候作好的，也沒有人知道它是如何作的，更沒人知道究竟誰有這種高超的技術在湖底作出這個令人歎爲觀止的工程。

無論這一切如此神奇，這個難得一見的奇觀很快地就要呈現在世人眼前；一羣一流的水底搜索專家及裝備正接近着這個地區，也接近了這個隱藏了千萬年的奧秘。

的的喀喀湖又再度成爲一羣文明世界訪客喧囂的場所，這一次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了，因爲這一大片地區的印弟安土著都已經在一場自殺式的保衛聖地衝突中犧牲殆盡了，沒有人可以再干擾這一羣爲了錢而賣命的探險者。

一個龐大的飛機編隊接近了湖邊，湖的四邊是一大片地勢相當平坦的草原，所以非常適合空投甚至短程起降的飛機着陸，於是湖邊的大草原上便成變臨時的空投站及飛機場。

一包一包的裝備散布在整個天空，緩緩地往下降落；一個一個持術純熟的潛水夫跳傘着陸，

天空一時充滿了一朵朵各式顏色的傘花。

一架特別向美國空軍請調而來的運輸機帶着一艘小型的潛艇，也飛到湖的上空；這是一架相當優秀的運輸機，它有着載重量大，航程遠以及起降所需跑道短等優點，也是王慶永利用了好幾層關係才借到的裝備。

這一次不能用降落傘，因爲潛艇重達一噸，沒有降落傘可以負擔可下這種重量的東西，所以只有緊急迫降在湖邊的草地，這比較危險，不過在一流人才及設備下，這不算是一件難事。

於是搜索工作又開始進行了，這一次是神秘的湖泊的的喀喀湖以及附近的草原及樹林。

的的喀喀湖面景色宜人，而湖面以下的景色更是氣象萬千，美不勝收。一道强力的探照光芒後潛艇的先端發出，將湖中的世界照得一片通明；魚羣成羣游過，水底的奇型異石將景色襯托地更加動人。

在潛艇旁邊的水中，是幾十個一流的潛水師，他們以潛艇爲中心，向四方展開搜索工作，目標是一架墜毀的飛機。

這支水底搜索隊從湖邊開始向湖的中心前進，前進的速度非常緩慢，深怕遺漏了一絲失事飛機的線索。

湖水清徹無比，從一方可以看透數百公尺外的另一方，這是一個遠離文明世界汚染的湖泊，所以水質極佳，水生生物欣欣向榮地滋生着。

潛艇以極穩定的速度前進着，如果照這種速度下去，到了晚上，一定可以搜索過湖邊到湖中心一大片的地區。

潛艇越接近湖中心，一個穩藏在湖中的秘密就越不容易保留住；這對搜索隊及文明世界的考古家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但對安地斯山的神秘及土著却是一個很不好的影響。

如果湖中正如印弟安人所傳說的一樣有着無限力量的神居住的話，絕對不容許搜索隊的冒犯；如果傳說只是一種無知的迷信，那麼這支搜索隊都成爲第一支遊遍這個絕世美景的湖泊的隊伍。

潛艇已經非常接近湖中心了，一座令人歎爲觀止的金字塔就將要呈現在世人面前了。現在該是考驗湖中之湖能力的時刻了，這一刻就可能馬上發生，或者根本永遠不可能發生。

潛艇的唯一駕駛員神情突然由原來的戒愼狀態，改爲極端的驚訝及恐懼，因爲艇內的儀器突然開始亂跳，而且隨着潛艇的前進，亂跳的頻率及强度越來越强烈；這是不能用科學解釋的事，機器不會動。因爲它是死的，可是目前這堆機器似乎賦予了生命，脫離了原來的位置而射向潛艇的四壁。

毫無疑問的，潛艇的功能急速降低，終於停住不動，而在潛艇四周的蛙人同時也正面臨着一

個不能理解的怪事。

清徹的湖水突然間變得非常混濁，蛙人們伸手放在眼前都看不出自己到底有幾隻手指；隨後湖水開始盪動，一陣一陣强烈的水波衝向這羣蛙人，幾個潛水夫被這突然侵襲而來的震波震得東倒西歪而失去知覺。

很顯然的，湖中央有着一股奇怪的力量阻止着任何人的靠近，這也應驗了印弟安人的傳說——湖中住着一個擁有無限力量的神。

搜索工作不可能再進行，而這支隊伍當然也不可能克服眼前的困境而繼續前進；這支隊伍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往後退回，退到原先出發的地方。

這是一支一流水準的水中隊伍，它有着經驗豐富的人員及精良的裝備，可是却受困在這個無法理解的問題之中。他們並沒有脫身，倒不是他們沒有能力脫身離去，而是他們的自尊不容許如此，在每個隊員的潛意識中，他們是一流的，絕不容許他們的名譽受損。

於是在黑暗中，一羣潛水夫和水中奇異的震波博鬪着，一艘潛艇靜靜地軀在水底，裏面正坐着一個幾近瘋狂的駕駛員。

時間不知道過了多久，這場博鬪已經接近尾聲了，每個潛水夫力竭了，再也不能逞强了。這時候從陸上的指揮總部突然發出一個訊息。訊號很簡單，也很令人鼓舞。

「搜索停止，人已找到！」

安吉·王已經找到了，已經被陸上那一支搜索隊找到了，所以水中的搜索已經沒有必要了；這是王慶永個人獨資組成的隊伍，它的目標就是安吉，至於飛機上的其它乘客，那只是附帶的罷了。況且眼前這層水中奇異的障礙根本無法克服，所以潛水夫又游回湖邊，留下了一艘故障原因不明的潛艇以及一個幾乎要揭穿的秘密。

× × ×

王慶永的喜悅是沒有辦法用語言來形容的，每一個知道失事內幕的人都幾乎可以肯定生還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包括王慶永在內，只是他死也不肯承認這件事而已。不過正因爲他的執着及一大筆資金的支持下，終於找到了安吉；沒有錯，眼前這個人正是他親生的兒子，遺傳工程的專家安吉·王。

陸上搜救隊是在湖邊一大片森林內找到安吉的，他當時正躺在一棵大樹下面，臉色十分蒼白，體力也十分差。經過一番休息及食物的補充後，他慢慢恢復了體力。可是他却一直坐在湖邊臨時搭建的小屋內，兩眼直視着前方，發出呆滯的眼光，同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王慶永在屋內照顧着安吉，里加及史圖加也在場，他們二人也注意到眼前這個人並不是一個正常的人，一定發生過什麼事才會變得如此奇怪。

「安吉，我是父親。」王慶永對着眼前這個目光呆滯的人說着，這一句話在發現安吉至今已經講過幾千遍了。

這個人一點反應也沒有，他似乎連自己父親是誰都不認識了。

「安吉，你到底怎麼了，講講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了，講話啊！」王慶永又接着說，他最先擁有的無窮喜悅已經被另一種新的憂慮所取代了。

「我想他可能是因爲飛機失事時强烈的心理震撼造成一時精神方面的失常，或者是飛機墜湖時的激烈震動傷到了大腦神經，才會變成這個樣子。」史圖加說着。「不要憂心，我想醫生一定可以醫治他的病的。」

「這種情形我以前也見過，有一次登山時，一個隊員不小心從懸崖上墜落，大腦受到震動，以後什麼都記不得了，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史圖加接着又說。「後來經過半年的治療，他終於恢復了記憶，又和平常了一模一樣了。」

王慶永點點頭，顯而易見的，他完全同意史圖加的說法。這種心理或生理上激烈的變異所帶來的精神失常在醫學上並不是很稀希的病例，也不是不可治的病；憑着王慶永的財力，要買下全世界最好的醫院都輕而易舉，何況是醫他自己兒子的病。

可是在一旁的里加神情却很緊張，自從印弟安人被屠殺後，他一直都是如此。

「不，這絕對不是精神上的疾病，這是的的喀喀湖的神給入侵者的處罰，他將入侵者的靈魂毀滅掉，以維持聖地的神聖又崇高不可欺。」里加恐懼地說着。「我的父親小時候就曾經看過這種人，而我的故鄉安地斯山中的安搭材也都一直流傳着這種事，這是神的咀咒。」

「我們遲早也會和這個人一樣的。」里加以一種顫抖的口吻說着。「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過這種惡運的。」

史圖加不屑一顧地望了里加一眼，他握緊了拳頭，怒火已從內心伸起。

「我已經快要受不了你的胡言亂語了，你再胡扯，小心我對你不客氣。」史圖加氣沖沖地說着。「我不相信你所謂的咀咒，我只相信一樣東西，那就是科學的眞理。」

二十世紀的世界之所以如此進步是因爲有了科學的驚人發展，科學給人類帶來了幸福。一切事物的道理都可以用科學來解釋，這也是科學之所以突飛猛進並廣受世人應用的理由。

可是難道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科學來解釋嗎？

史圖加的說法並沒有錯，因爲他的每一個推論都合乎邏輯；里加的想法是他童年生活所造成的，對於一些不能解釋的怪事，却只能用這種極不合乎科學的說法。如果沒有里加的說法，湖底平靜的世界突然一片漆黑並動盪不已的事就很難解釋，史圖加殺死的那個身中六十發子彈的人依然力大無比的事也不能說清楚。

還有的的喀喀湖中央那座迷幻般的金字塔，又要怎樣才能說出一個合理的道理來解釋它爲何在那裏。

安地斯山脈的奧秘是很難用科學來說明的，這應該也是一個最合乎科學的結論。

八

那是一座非常雄偉的殿堂。

四面牆上是大型的雕像，每一座雕像都有三個人高，而且都露出黃澄澄的黃金本色。驚人的是，大殿中每一樣東西幾乎都是黃金所做成的，連地板也不例外。也只有純金才會發出如此令人感動的色彩，不是閃目的，而是非常柔和令人舒服的黃色。

一排又一排整整齊齊的木乃伊，刻畫着一個王朝優越的過去。成千上萬的裝飾品，看似散落而又整齊地擺置在殿中。這是任何一個考古學家，一看就會爲之瘋狂的殿室。不是因爲它的財寶，而是爲了它所代表的涵義，和不可言喻的神秘性。

任何一個平凡的人，一進入這個殿堂中，一定馬上被一鼓莫明其來的威嚴所震攝住。這種威嚴來自過去王朝所遺留的傳統，和王室鞏固它所屬臣民向心力的因素。

殿堂的正中央，是一個高約一層樓的祭檀。

這是整個殿堂權力集中的中心。

古代的祭司在此作法、禱告、與神溝通、發佈命令……甚至在此將活生生純潔的處女一刀斃命，而用她的鮮血當做祭品……古代宗教儀式是殘忍而不人道的，但，這却能鞏固住整個民族的向心力。這種向心力是一代傳一代，永遠如此忠貞，永遠不會改變的。

祭檀臺的四周，雕刻了很多壁畫。

千篇一律都是可怕的景象。

雕刻了很多動物在受刑。

有的被緊緊地綁了起來，有的無助地在哀嚎，有的即將被一刀揷死，有的活生生的被撕裂……非常地慘不忍睹。任誰看了都會心驚膽跳，乍然回首的！

祭檀上面，擺着一座巨大的椅子。

純金的椅子。椅背是一隻獅面人身的裝飾品。人身是椅墊，而雙手則是椅把。

一集很特殊的椅子。象徵古代祭司絕大權力的椅子。

上面坐着一個女孩子，一個絕世的美女……。

×　　×　　×

安吉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可是，身處於這麼一個更不平凡的場所，連安吉都感受到一股莫明的壓力，一波波而急速地

籠罩下來……

安吉由黑暗中乍然來到這個龐大的殿堂，眼睛當然一時無法適應。

當安吉眼睛漸漸地能看清楚事物時，他馬上被殿堂中華麗的裝飾所吸引住。

可是，當安吉視線來到祭檀上方時，便再也無法移開了。不是爲了那一座獅面人身的椅子，而是爲了椅子上那一個女孩子。

一個好漂亮好漂亮的女孩子。

安吉不是一個凡夫俗子，父親龐大的家產和本身優良的條件，足以傲視全球。美麗的女孩子不短看過有多少。可是，當眼前出現這麼一個奇特的美女時，硬是把全球的佳麗給比了下去。

安吉的眼光是出名的高。單純肉體上的性感，是引誘不了他的。

可是，眼前這個女孩子，却讓安吉不由自主地往前移了幾步……

女孩穿着一件似蟬翼般的輕紗，薄薄的輕紗襯托得她的曲線更玲瓏。一襲亮麗如雲的秀髮，披在她那誘人而圓滑的肩膀。大而清明的雙眼，散發出一股濛矓矓的意味，不禁使人引發一啓暇思……堅挺而高傲的鼻子，襯托得她的面部更立體。櫻桃似鮮紅的小嘴，令人忍不住……

她，就那麼楚楚可憐地坐在那裏……

用一付非常無辜的眼神望着才由門外進來的安吉・王。

看得安吉・王心中癢癢的，眞恨不得……。

可是，安吉沒有動。因爲這是在一座壯嚴的殿堂中。

女孩子也沒有動。可是目光也沒有離開安吉身上。

他們就這樣對看着……一聲也不出地對看着……誰也不願意打破沉默，打破這無拘的凝望……就這麼對看着……

不短道過了多久，也許很短，也許很長，誰知道呢？時間在兩人之間，已經不代表任何意義了!!

然後，女孩的櫻桃小唇微微地動了一下，一股銀鈴般的聲音，便傳入了安吉的耳中：

「王先生!!我等您好久了!……」

安吉首先爲這個溫柔的聲音所陶醉，繼而聽清楚那女孩所說的話後，却半晌發不出聲音來。好不容易，才結結巴巴地蹦出一句：

「妳……妳……妳是誰？……怎麼知道我是誰？……怎麼知道我會來？……又怎麼……？？？……」

「安吉先生，眞神好久以前就告訴我了。將有一位從『禁地』那邊過來的人，叫王安吉，眞神要我好好伺候你，然從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再帶你去見眞神!」女孩回答道。

安吉心中充滿着疑惑，什麼眞神？什麼禁地？眞神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眞神又爲什麼要見我？最主要的是我怎麼來的？？？……

安吉正想將心中的疑問一一問出來。

可是，女孩已經早了一步站了起來。同時，用一股更嬌媚的語氣說道：

「請，跟我來!!」

女孩朝着安吉來的相反方向走去。滿心疑問的安吉，也只得心不甘情不願地跟了過去。

女孩輕輕巧巧地來到了一道牆的前面。

那也是一道雕刻有祭祀儀式的牆。和先前安吉進來時所看到的牆一模一樣。

女孩舉起手來輕輕地觸摸一下獅頭人身的眼睛。牆，便沉重地向一邊移了過去。露出一條長長的通道。

女孩回過頭來，露出一個極甜美的微笑道：

「走吧!」

安吉隨着女孩踏出了殿室，沉重的門，便在身後自動地關了起來，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 × ×

長長的通道，一直延續着……

女孩的脚步是如此地輕巧。

望着女孩的背影，安吉有一股說不出來奇怪的滋味。

他連忙加快脚步，來到女孩的身邊。於是，鼓起勇氣開口問道：

「走慢一點吧！小姐。

妳叫什麼名字呢？妳爲什麼會在這裏呢？又有哪些人跟妳住在一起呢？……」

「噢!!對不起喔！我又走太快了。眞神每次都駡我走得太快了，不莊重。

眞神叫我拉拉。你也可以叫我拉拉。

你眞好！會說話。

這裏除了眞神及小眞神之外，都沒有人會說話。

可是眞神都不讓我跟小眞神說話。……」

一連串的回答，把安吉攪得一頭霧水。

「等等！等等！

拉拉！妳在說什麼啊？

什麼眞神？又什麼說話的？

我本來就會說話啊！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安吉又問道。

「什麼？王先生，你連眞神都不知道啊！連眞神都敢不知道……

會說話本來就很稀奇，我們一、兩百個人當中，只有我會說話。

所以啊！眞神對我最好了。

可是，眞神說等到由禁地那邊來的王安吉出現以後，全部的人都會說話呢！因此我每天都會到聖殿去等你，我好希望你能趕快出面喔！那樣大家就都會說話了……眞好!!」拉拉又說了一大堆無頭無緒的話。

「我？說話？」

「對啊！就是你，王安吉。

眞神說你可以讓大家都會說話，等到大家都會說話以後，眞神說要帶我們去一個奇妙的地方。」

「奇妙的地方？」

「對啊！奇妙的地方!!

眞神說到了奇妙的地方以後，我們都會變成眞神。

當個眞神眞好！可以什麼都不做，只發佈命令。而不像我們現在，每天都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大家都很想變成眞神，所以都很急切地盼望着你的到來。所以，不要再問問題了。快跟我去見他們吧！……」

女孩拒絕再回答，同時輕輕巧巧地跑了起來，看似輕鬆，可是後面的王安吉可拼了老命才跟得上她，安吉也就沒有剩餘的精力再問問題，甚至思考那些奇怪怪的回答了!!

經過了幾個廻旋之後，又來到了一道門前。

拉拉照例地摸了一摸獅面人身的眼睛。門便笨重地移了開來。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極大的廣場，和好多好多的人，正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拉拉和安吉的出現，顯然引起一陣大騷動。

人羣快速地朝他們倆人身旁聚集起來。同時每一個人都表情呆滯但却目不轉睛地瞪着安吉看。氣氛非常地可怕。

安吉第一次在這麼近的距離看這一羣人。

他幾乎要被嚇得昏倒了!!

安吉不停地在內心自問道「天啊！那是『人類』嗎?」。

沒有錯，他們的確擁有人類的形裁。

可是，他們却擁有一雙類似動物的眼光。一種窮兇惡極的眼光。安吉感覺到他們似乎不是在端祥着一個人，而是在注視着一個獵物。安吉就是這個獵物。

想到這裏，安吉心中越來越容怕，好似人羣隨時就要撲上來將他撕裂似的。

安吉摸着摸着，摸到拉拉的身邊，同時將拉拉的手緊緊地握住。拉拉的手好滑嫩，不過，安吉現在並不會注意到這一點。

拉拉並沒有抗拒，她雙眼發出充滿希望的光彩。

這時候，拉拉突然發出一連長串的聲音，人羣於是乎躍動了起來。

安吉害怕地閉起了雙眼。他怕再看下去會看見自己被活生生的撕裂分食。

人羣躍動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多人口中發出奇怪的吼聲……人羣越來越靠近了……

突然!!……

×　×　×

美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二次世界大戰不但沒有帶來任何破壞，而且使得這個國家更加

強大。世界一流的人才都擁向這個富有的大國家，因爲在這裏不但能够得到各種資金及設備的支持，而且有着一個極爲舒適的生活環境作爲工作及研究的報酬。

紐約的史考克醫院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建立起來的，一個極有力的財富後盾吸引了全世界一流的醫生，再加上再現代化的設備，於是成爲美國乃至於全世界最有名的醫院之一。當然它收費的昂貴也是極負盛名的，否前又怎麼維持得下一筆可觀的開支。

全世界有錢的人如果有了嚴重的疾病都會到史考克醫院來接受治療，而幾乎沒有人會失望而歸的；一流人才設備及資金之下，沒有什麼病是不能醫的。

史考克醫院住進了一個東方人，他的病房是最高級的，並有隨身護士二十四小時在身旁照顧，一切藥物都是用最好的，而醫生也是最有名的，所以這個病人沒有治不好的道理。

他就是安吉．王，在飛機失事時造成精神異常的人。一離開南美洲後，他便被送到史考克醫院來，接受最好的醫療。

飛機失事這件事已經漸漸被淡忘掉，而新聞焦點却慢慢轉移到這個據信是唯一生還者的東方人身上。

每天都有一羣記者守在史考克醫院的會客室等着見到安吉．王本人的出現，可是都敗興而歸。醫生不停地報告着安吉病況發展，記者會不停地開着，爲的都是這個擧世聞名的遺傳工程家兼

大企業家王慶永的兒子安吉．王。

可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沒有改變，那就是安吉的病依然和他剛被發現時一摸一樣，一點進展也沒有。他還是面容呆滯，臉色一點表情也沒有，不會講話，只是呆呆地躺在床上；遇到吃飯時，才會打開嘴巴吃東西，口渴時，打開嘴巴喝水，其它時間幾乎都不動。

他好像一個低能者，又好像一個植物人；可是經過史考克最優秀的儀器檢查後，他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大腦完全沒有受到傷害的痕跡，身體其它器官也是正常的，可是却只會發呆，不停地發呆。

「無能爲力」對史考克醫院是一句莫大的汚辱，一些末期的癌症，醫院都有能力起死回生，而却對一個飛機失事者的精神異常一點辦法也沒有。安吉．王又是新聞的焦點，如果醫不好，那恐怕史考克醫院的名譽會受到損害，所以醫院方面決定不惜一切代價醫好他。

於是全世界最好的藥物都用上了，最優秀的精神科權威也守在安吉身邊；在醫生的眼光中，安吉的病不但奇異，而且簡直不可思議。

醫院方面經過一個禮拜的努力，已經差不多宣布放棄了，沒有辦法，眞的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到底得了什麼病，根本講不出來。

一個呆滯無力的人一直躺在醫院的高級病房中，來的醫生一天比一天少了，藥物治療也已經

恢復平常的狀態而不再是特別的，連二十四小時的隨身護士也懶得和這一個白痴般的病人在一起，常常會偷溜到外面去找其它同事聊天。

人們的記憶又開始淡忘了這個曾經轟動一時的名人，王慶永無數次的來探望他的兒子，接着又是無數次的失望而歸，對一個頭髮半白的老人而言，唯一的兒子落得這種下場眞是一個很殘酷的打擊。他後悔請求他兒子到秘魯去開會，後悔自己的決定帶給安吉一個永遠無法挽救的遺憾，但後悔又有什麼用呢？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可能再恢復未發生前的樣子。

史考克醫院從此躺了一個沒有反應的病人，只是偶然有一個老人來拜訪探望而已。

安吉的情形維持了好幾個禮拜，可是有一點却有點改變。他對每日定期送來的食很挑剔，只吃肉類，其它一概不吃；而且肉類越是生的越肯吃，如果煮太熟就不吃餓肚子。醫院並沒有對這一點有任何注意，一個人飮食習慣是不值得注意；有人每餐只吃蔬菜，有人只吃蛋，這是個人口味不同。

但是有一個人注意的這件事，那就是史圖加。這個人就是最先帶隊到安地斯山進行搜索的人，基於責任感他也會來探病。

他是一個非常仔細的人，而且思想非常敏捷，他注意到眼前這個病人的情況，注意到他對生的肉類很有興趣。

當然史圖加也並不是對每一件事都如此有興趣，他從的的喀喀湖帶回了安吉，也正如原來預料的得到一筆可觀的財富，開始過着非常舒適的生活。

但是一件事的陰影一直留在他心中，那就是在的的喀喀湖附近和一個體能異常的印弟安人博鬪的事。

「那個人身中六十槍，頭及胸部一片稀爛竟然還有力氣和我博鬪，差一點要我的命，他是一個『人類』嗎？」這個問題一直留在史圖加的心中，一團困惑留在他的內心，久久不能除去。

偏偏史圖加又是一個不服輸的人，他決定花一切代價去查明這個問題，於是他找到了史考克的安吉。

安吉和體能異常的印弟安人都是在的的喀喀湖發現的，所以兩個人之間也許有某些關係。

在史考克醫院，史圖加望着呆滯的安吉，心中和安吉一樣是一片空白；但是當他看到安吉吃東西時，他突然有了一個靈感。

這是一個很可笑的想法，但他想試一試。

他有着一筆下半輩子用不完的錢，可是如果心中的結打不開，他絕對快樂不起來的。

×　×　×

史考克醫院來了一個神色不太自然的人，他走進了醫院大門，馬上被看門的守衛擋住。

「你手上那包東西能不能讓我看一看，很抱歉這是規定。」守衛說着。

史圖加露出了一個很勉强的微笑，稍微仔細的人都可以看出這個笑容並不代表快樂。

「當然可以。」史圖加說着。

守衛打開了史圖加手上的紙袋，裏面只是一些日常用品及一束鮮花而已，並沒有守衛所懼怕的危險物品。

「你可以走了，祝你快樂。」守衛說着，並露出一個很職業化笑容。

史圖加也露出一絲微笑，笑容和守衛一樣不自然。

他登上電梯，來到了醫院大厦的頂層，這裏就是醫院高級病房的所在地。

史圖加來到了三一三號病房，看了進去，裏面只有一個病人，靜靜地躺在病床上，張大眼睛，動也不動。

病房中除了病人及史圖加外，其它一個人也沒有。病人不是別人，就是令他很感興趣的安吉．王。

史圖加走近了病床旁，望着眼前這個和白痴沒有差別的人，而安吉一點反應也沒有，瞪大眼睛，望着天花板。

「該是試試我的方法的時候了。」史圖加心中想着，同時腦海中浮現了那一幕令人終生難忘

的景象。

和一個全身傷痕累累的人在博鬪着，他的敵人不停地用利爪及嘴巴咬着他的全身，同時又發出了很刺耳的哀嚎聲，這種聲音不像人類世界所應存在。

同時又想起，他來探望安吉時，看到安吉在吃午餐的神情；以一種很貪心的眼光望着眼光的食物，同時用雙手抓起一大塊肉就咬着吃，口角還沾着一點肉類的血腥。

史圖加打開了紙袋，將放在上層的鮮花及日常用品取出放在桌上，袋底裝了一件東西一隻活生生的小白兎。

他爲了怕守衛看到而將兎子藏在袋底，用鮮花及一些雜物蓋在上面，兎子正活蹦亂跳地在袋內活動着。

史圖加知道自己的想法及作法很不可思議，可是他已經到了非試不可的地步；如果現在不作，他一輩子都會後悔。

他抓起那隻白兎，在安吉眼前晃了一下，然後將白兎拋在地面上，任由它到處亂跑。

以下發生的事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卻證明了史圖加瘋狂的想法。

安吉看到這隻兎子從眼前閃過之際，眼中突然閃出一道餘光，接着又將眼神完全投在地面上跑動的兎子，出開始發出一種極低的聲音，這是他自從被發現以來第一次出聲。

接着臉上開始有了表情，是一種非常興奮的神情，而不再是一成不變的呆滯臉孔；安吉慢慢地起身，坐在床頭上，目光一直盯住那隻白兎。

突然間，他跳下了床，同時發出了一個很刺耳的吼聲，在極短的時間內，他用雙手抓住了白兎，然後就在原地趴住，開始吃這隻獵吃。

他是活生生地將白兎撕裂，然後一口一口地咬着這隻兎子；白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安吉生吃掉，地面上及安吉的全身將沾滿了鮮血。

安吉很得意地站了起來，看了史圖加一眼，他的眼睛閃閃發亮，同時又露出了一絲的微笑。

不久以後一切又恢復到原來的情形。安吉靜靜地躺在床上，眼睛直視白色的天花板，目光呆滯無神，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猶如一個死人一樣，而嘴角上沾着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被單也被身上的血跡所沾汚了。

一陣冷冷的寒氣突然從史圖加的心底發出，佔據了他整個心靈。他親眼目睹了剛才發生的那一幕景象，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只是冷冷地望着眼前這個行動令人無法理解的人身上。

「安吉不是一個人」這是史圖加第一個直覺的反應，他的反應一直都很準。

可是眼前這個人除了呆滯的反應外，全身上下每一個部分都是人，他當然也有很健全的大腦，可是却一點正常的反應沒有。

印弟安人里加的話又浮現在他腦海中。

「安吉是受到的的喀喀湖中之神的咀咒，他的靈已被神所取去。」

史圖加依然不爲此言所動。

如果眞的是神的咀咒，那麼他一樣也侵犯了聖地，冒犯了神，爲什麼他活得好好的，而偏偏安吉會如此呢？

那是什麼原因呢？

「一定有原因。」史圖加自言自語說着。

這是一個連他本人也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那麼這個試驗又能代表什麼呢？

代表安吉對生肉有興趣，對活動物有偏好；一個正常的人是不可能有這種反常的舉動，而安吉並不是一個正常的人，他的腦波因爲失事的震撼而失常，所以他的行爲才會失常。

這是一個合乎科學的推論。

這樣的話最多只能說安吉不正常而已，這一點每一個見過他的人都知道。

史圖加他是一個極富想像力及思考力的人，再加上他敏銳的觀察，他有一個更加瘋狂的想法。

安吉和那位體能異常的人都不是一個「人類」，根據他不够充足的觀察及直覺，他强烈地主張這種想法；他們奇怪的擧動和野生的猛獸十分相似，安吉撕裂肉類生吃及眼中奇異的眼情，印弟安人猛獸般的體力，承受數十發子彈的傷痕而能活着，也許二個人都是由猛獸變來的「人類」。

「可是人類就是人類，怎麼可能從動物變過來嗎？」史圖加心中想着。「人類的染色體和動物完全不相同，相同的動物才有相同的染色體；染色體一代一代往下傳而不會改變。」

人類由人類所生，而動物由動物所生，這是最合乎科學的事實；如果有突變，也不可能由動物變成完完全全的一個人，最多也只是膚色及外觀也點改變而已，染色體不可能會由動物的染色體變成截然不同的人類染色體。

這是科學的最有力理論，沒有例外，至少到現在爲止沒有。

在三一三病房內，一個和白痴沒有分別的人正靜靜躺着，而另一個爲了一個瘋狂的假設而發生很大困惑及矛盾的人則望着床上那個人，室內靜得出奇，連空氣都覺得十分凝重。一個人破門而出，連大門都不關。

他的口中不斷重覆着一句話。

「這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 × ×

史考克醫院還是和昔日一樣地忙碌着，一批一批新的病人進來，又一批一批舊的病人出去，醫生及護士日夜不停地輪流工作着，醫院業務一日日地蓬勃發展着。

三一三號病房的病人一直沒有出院，而他的病情也沒有什麼起色，但是醫院上上下下的人却不太願意靠近這間病房，因爲病房中的病人已經不再是靜靜地躺在病床不動的人了，而是一個頗富攻擊力的精神病患。

自從史圖加帶來一隻白兎以後，三一三號的安吉開始對進入病房任何會動的東西有興趣；他注視着隨身的護士，他也緊盯着送食物進來的人。

醫院方面原先以爲安吉的病已經好轉了，可是並非如此。

安吉從注意醫護人員的一擧一動，到最近看到任何活的東西就攻擊；有一個護士身上被他的利爪劃破好幾道傷痕，於是乎凡是進到安吉病房的人都是成羣的，而且都帶着防身的工具。

在醫學上，醫院認爲安吉的病是一種妄想症，他一直以爲任何接近他的人都是不懷好意的，所以他要攻擊他們以求自衞。

後來事情越鬧越大，安吉不但攻擊進入他自己病房的人，而且他衝出了自己病房，攻擊了任

何在醫院走動的人。

醫院只有用强制的手段來對付這位曾經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遺傳工程專家，特製的鎖將三一三病房深鎖住，病房旁有一名全付武器的守衛，他接獲命令，除了食物及藥品外，其他物品一律不能進入，任何和醫療工作無關的人亦不許進去。

在緊急狀態下，可以開槍射傷這位病人，但絕對不能置他於死地。

三一三號病房從此便很少人接近，可是裏面却一天比一天熱鬧，吼叫聲及哀嚎聲接連不斷，撞門及撞牆壁的聲音亦時有所聞。

毫無疑問裏面這個病人已經瘋了，而且瘋得很厲害；他不再是一個有理智的人類了，而是一個擁有人類形體的野獸罷了。

更可怕的事還在後面呢！

九

在的的喀喀湖底的金字塔裏，一個很大的廣場中，聚集了很多的人。

他們一層又一層的形成人牆，包圍着最中央的兩個人。這兩個人就是鎮定沉着的拉拉和緊閉雙眼的安吉・王。

人羣躍動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多人口中發出奇怪的吼聲，人羣越來越靠近了……

突然!!

拉拉發出一個凄厲的叫聲，同時將安吉的手高高地擧了起來！

人羣於是乎瘋狂了!!不是吃了安吉，而是瘋狂地朝着安吉膜拜。同時口中的吼聲更加遽烈。

安吉緊閉着雙眼，光聽這吼聲就足以讓人肝膽俱裂，更何況要去面對那些幾近瘋狂的表情呢！

安吉正在等着死亡的來臨。

不過，等了半天，只聽見吼聲越來越劇烈，並沒有人正式地攻擊安吉。於是，安吉慢慢地將

眼睛睜了開來。

一看！嚇了安吉一大跳！

原來那一大羣人不但沒有攻擊自己，反而瘋狂地朝着自己膜拜。

一回頭，剛好接觸到拉拉甜美的微笑。

安吉惘然了……。

過了好久，好久……等到人羣的吼聲已經降到最低點，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幾個聲音時，拉拉方才打破沉默道：

「安吉，你不要害怕。

我已經告訴他們。你就是來將他們變成眞神的人。他們因爲不會說話，所以只能用歡呼來代表他們的喜悅。你看看他們是不是很熱情呢？」

「天啊！這樣叫熱情。我還以爲他們要吃了我呢！他們可眞的很『熱情』呢！」安吉諷刺道。

「喔！——你不喜歡這種歡迎的儀式啊！好吧！那我就叫他們散開了吧！

可是，我請你相信，他們是眞的很歡迎你的！」

拉拉喃喃地發出幾個聲響。

四周的人便很沮喪地散了開來，回到原先的工作。間或還有幾個人頻頻回頭，眼巴巴的望着安吉。這個景象忽然給安吉一個强烈的感覺：像一隻隻寵物主人斥責後的那種景象，不過，安吉很快地就甩甩頭，因爲，把人比作動物，未免太不人道了一些。

等到人羣散得差不多了，拉拉才用一種不悅但仍很恭敬的語氣道：

「安吉先生，你傷了他們的心了！」

「拉拉！」安吉道：「我不管他們是誰，我也不管我有沒有傷了他們的心。可是我告訴你，我不願再看到他們，永遠不要！妳聽到沒有!!」

拉拉嘟起誘人的小嘴，很快地道：

「不見就不見嘛！你兇什麼？

不過，見過眞神以後……你可別求我帶你來找他們呢！……」

安吉發起狠來，瘋狂地叫道：

「我才不要見什麼眞神呢！這麼故作神秘的……去他的眞神……」安吉連罵人的話都出口了。

反而，拉拉露出一個媚人的微笑，道：

「好啦！好啦！不吵了！不吵了！我帶你去參觀參觀吧！嗯！跟我來吧！……」

安吉就算再生氣，被拉拉這麼一笑，氣也消了一半了。於是乎兩個人便與緻勃勃地到處去參觀了。

×　　×　　×

首先，來到廣場右面的小室前面。

小室前面站着一排長長的隊伍，每個人手上都拿着好大一塊石頭。面無表情地站在隊伍中間，等着進入小室中。眼神是如許的無辜，安吉越看越覺得那不是人類的眼睛，否則怎麼會……

望着連綿不斷的隊伍，安吉不禁問道：

「拉拉！他們在做什麼啊？怎麼都抱着一塊石頭？那間小屋子又是幹什麼的？？？」

「什麼？安吉先生！你連『生命之母』都不知道嗎？嘖！嘖！嘖！……你好無知喔！

『生命之母』就是眞神唯一對我們要求的事情。

眞神給我們生命，給我們衣服穿，給我們飯吃……又敎我們走路……

可是，眞神只要求我們每天由『禁地』的那一邊取回『生命之母』搬到小室中。讓眞神能够使用……」拉拉與緻勃勃地回答道。

「那麼，拉拉，妳告訴我，眞神要這麼多『生命之母』做什麼？」安吉又問道。

「這我就不知道了！眞神從來不對我提起過。

不過，有一次我偷偷地溜進小屋中，看到眞神將『生命之母』全部放在好大好大的盒子當中，然後就會有綠色的東西流出來。

這種綠色的東西我知道喔！

每次眞神若要派人到外面保護我們或到禁地外面搬『生命之母』的時候，都是用這種綠色的東西喔！……」

綠色的東西？綠色的閃光？？

安吉心中忽然響起一種熟悉的感覺。

自已眞的是被所謂『眞神』所救，可是，爲什麼只救了自已一個人呢？若是眞的有心要救人，又何必只救一個人呢？還是自已還有利用價值呢？？？……

想起了飛機中遇救的情景，安吉忽然對所謂『生命之母』發光了一股親切的感覺。

剛好，地上有一塊散落的『生命之母』，很小的一塊，大小約一個手掌寬。

這一小塊『生命之母』引起了安吉的注意。他便伸手，想順手將『生命之母』拾起來玩賞。

沒想到，『生母之母』不但沒有順手被安吉拾起來，反而依舊紋風不動地躺在那裏。

「天啊！這是什麼石頭?!」

安吉雖然是一個著名的遺傳工程學家，可是，在父親龐大財團的支持之下，也練就了一付好身材。雖不能算是頂端的，可是比起普通人來也算強壯得多了。

但，安吉不但單手拾不起一塊手掌大小的『生命之母』，而且，用雙手也只能勉強移動那塊石頭。

這石重比重之大，由此可知。

可是，那排得長長的一隊隊伍。每個人手中都拿着好大一塊石頭，面無難色的拿着一大塊『生命之母』，那……他們的力量?!……

這時候，拉拉笑嘻嘻地來到安吉身邊，身子一彎，便將地上的『生命之母』拾了起來，放在手中玩賞，同時道：

「安吉先生！你眞好!!

你也想幫忙啊?!諾！拿去吧！……」

安吉滿臉驚惶地看着拉拉，說什麼也不敢伸手去接那一塊小小的『生命之母』。

「咦！安吉先生！你不是要幫忙嗎？怎麼不來拿呢?」拉拉覺得很奇怪。

「拉拉！妳告訴我，不會覺得很重嗎?」

「咦?哈！哈哈哈！哈！……重?

安吉先生，你別開我玩笑了。

這怎麼會重呢?比這大十倍的『生命之母』我都拿過，這小小一塊怎麼會嫌重呢?哈！……

……」

拉拉銀鈴似的笑聲這次傳到安吉耳中，可把安吉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自己連一小巴掌大的『生命之母』都拿不起來，而嬌嬌小小的拉拉竟然一手就拿了起來，而且還說拿過十倍大的『生命之母』。這可讓安吉深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不過，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去計較什麼自尊心不自尊心的。

自尊心可以不要，可是等一下可得多小心一點，不要激怒了拉拉或是別的人，否則，他們只要輕輕地用一點力量，就可以把安吉活活地摔死了。

「安吉先生，你生氣啦?怎麼都不說話呢?」拉拉推了一推深思中的安吉。

「喔！不！不！不！

我怎麼會生氣呢？只不過在想事情罷了……」

安吉可是退了三步才站穩身子的呢！

「嗯！再來我們要參觀什麼呢？……」

安吉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概略的輪廓了。

所謂的小室，其實是一座濃縮的能源系統。而原料則是所謂的『生命之母』。『生命之母』的比重極大，表示裏面含有非常多量的重金屬。而且是含能量非常大的重金屬。放到小室中，經過處理過程之後，會產生一種綠色的產物。這種綠色的產物能以不同種的形式存在。可是最主要的是這種綠色拉產物含有非常高含量的能量，並且還能釋放出氧氣。這才足以維持一座水中金字塔的開銷。

這是安吉心中一個很有條理的輪廓。

可是，安吉還是不明白，這些人羣是那裏來的？怎麼有如此大的力量？而且一個個目光呆滯，看起來像一隻隻無助的動物？

如果要解開以上這些謎團，那麼就得先見見那個所謂的『眞神』。

但，在還沒有見『眞神』以前，安吉還是想多了解這個金字塔一點，說不定還能發掘到什麼驚人的秘密。

於是，安吉便沉着氣，督促着拉拉再帶他去別的地方參觀了。

拉拉也等得很不耐煩了，於是，兩個便迫不及待地繼續到處參觀去了……。

×　　×　　×

走着走着，拉拉忽然發出一聲低沉的叫聲，道：

「哎喲！安吉先生，你都不會餓啊？我好餓吔！……」

安吉笑了一笑回答道：

「我當然餓了，我都不知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餓都快餓死，可是，妳不說我也不好意思開口……」

「對不起啦！安吉先生，都怪我不好，只帶你到處參觀，也忘記了你需要休息。

那麼，現在先跟我去吃飯，吃飽了再去休息好嗎？」

「當然好!!」

「那麼，請這邊走！……」

拉拉挽起安吉的手，快快樂樂地回頭就走。

安吉的心中盪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

對於拉拉，雖然只是新認識的，可是，兩人却能像認識很久的朋友一般閒聊着……。

拉拉很純潔，很無知，像小孩子一般的純潔、無知。她那姣好的面孔、身材，配上一個無知的頭腦，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是，就是因爲她的無知，所以才能免去一般世俗女孩子虛僞的面孔。也就是因爲世人皆虛僞，所以才能顯示出拉拉純眞的可貴。也就是因爲拉拉純眞得可貴，所以才能深深地吸引住安吉的心。

安吉發覺，一提起拉拉的名字，自己的心跳就莫名其妙地加快、加快、加快……。

「喂！喂！喂！

安吉先生，你怎麼了?!

你好喜歡沉思喔！怎麼都不跟人家講話呢?……」

拉拉嘟起了小嘴，嬌嬌地這麼說着。

安吉有一股衝動想告訴她：「妳生氣起來更漂亮！」

可是，到口的話又讓安吉硬生生地吞了下去。他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沒有啦！我只是太餓了！」來掩飾自己心中的衝動。

「噉！太餓啦!!

忍耐一下喔！馬上就到了……諾！就是這裏啦！」

安吉環顧了四周一圈，知道了這是一間極小巧的房間。房間中只有一個不算小的桌子和兩把椅子。

可是，很奇怪地，房間中的擺設淸一色地也都是黃金所鑄成的，連地板也不例外。

那個所謂的『眞神』未免太奢侈了一點吧?

不過，安吉隨卽就想通了。因爲，如果說『生命之母』中含有大量含能的重金屬，那麼在它提煉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所謂廢料的產生。而『生命之母』的廢料就是黃金。難怪，金字塔內到處都是黃金擺設。原來，陸地上珍貴的黃金，到這裏來充其量只不過是能利用的廢料罷了。既然是廢物，那麼當然沒有所謂的奢侈了。所以，到處也就理所當然的都用黃金來做囉!!

「安吉先生，你等一下，我去端食物過來。

只等一下喔！我馬上回來！」拉拉留下一句話，回頭輕輕巧巧地就走了。

很奇怪，拉拉的手脚非常輕巧、靈活，反應非常的快，力量又很大……表情十足，不像別人，只有一雙大大而目光呆滯的眼神……

安吉暗暗地告訴自己，如果有機會逃走，我一定會帶她走，可是，說這個『如果』未免太奢

修了，自己的前途、命運都不可知了，更何論要帶拉拉一起走呢？……

這時候，拉拉又進來了。

手中端着一個好大好大的盤子，裏面放着好大好大一塊肉。那塊肉是如許之大，安吉可以足足吃十頓還有餘。

拉拉輕輕地將肉放在桌子上。

然後說：「安吉先生，你餓了，快吃吧!!」

「什麼?就這樣吃?!」

「對啊!當然就這樣吃!」

「妳難道沒有筷子，甚至刀或叉?」

「安吉先生，什麼東西叫筷子?刀?叉?」

「天啊!妳連筷子、刀、叉都沒聽過?!

眞不可思議，那麼妳平常都怎麼吃飯?」

「吃飯?那太簡單了。」拉拉說着說着，便捧起了那塊肉，狠狠地咬了一口。「諾!就這樣吃啊!」

那塊肉被咬去了一角。裏面沒熟的鮮血滴溜滴溜地滴在拉拉的衣服上，拉拉擦也不擦，繼續

愉快地咀嚼着口中的那一塊肉。

那麼漂亮的一個女孩子，竟然在做這麼殘忍的事情，看得安吉心中直發毛。差點忘掉了不久以前還打算帶她一起走呢!現在拉拉在安吉眼中，很像一隻進食的動物，而一點都不像人類。這多麼可怕?!

一個挽着自己手臂的女孩子，一個絕世的美女，一個脫俗的麗人，吃起飯來竟是這種情形?

這、這、這……

「奇怪啦!安吉先生，你不是一直喊餓嗎?怎麼都不吃呢?」鮮血由拉拉的嘴角的嘴角慢慢滲了出來。

安吉覺得胸中一陣作噁。轉頭拔腿就跑。

跑了好久、好久，頭都不敢回一下。……跑……跑……跑……

眼前出現了剛才的廣場，安吉一脚踏出了泥地。這才發現剛才的隊伍顯然少了很多人。不過四周有一小羣一小羣的人。個自圍成一個小圈圈，不知道在幹什麼。總共圍了數十個小圈圈。

安吉不敢吵到他們，便偷偷地從他們身邊溜過。

突然，有一個人回頭看到了安吉，但沒有作聲又繼續轉過頭去。

可是安吉終其一生都不會忘記這一幕景象。那一個人正在生吞一隻小動物的殘骸。他的嘴角、手中都是鮮血的殘跡。他那種津津有味的食像，像一個「人類」嗎？

身後突然出現拉拉的聲音。

她的音調提高了好多。發出一連長串的聲音。

四周的人羣紛紛放下手中的東西，回過頭來用饑渴的眼光望向安吉……

安吉覺得雙腿軟綿綿的，但是，他還是拚了最後精力拔腿就跑。

不過，跑沒幾步便被身邊的人羣抓住了。

他使命地反抗着，可是沒有用。

在安吉昏迷以前，他只記得好多好多血盆大口在眼前晃盪……那……不……是……人……類……可……能……有……的……嘴——

× × ×

如果醫院中有病人發生意外而喪命，這並不是令人驚詫的事；會發生意外而喪命的病人他們的病情通常都是非常嚴重的，一不小心病情嚴重地惡化，一命便嗚呼了。

但是如果是醫護人員（包括醫生、護士及助手）發生意外而喪命，這便是一件很令人吃驚的事了。醫護人員身體狀況十分良好，突然死去，這怎麼有不令人驚奇的道理呢？

史考克醫院一向以安全有十足保障而聞名，正因爲這個理由，雖然收費昂貴，但生意一直都很好。

很不幸的是最近一連串的意外就發生這所以安全爲招牌的醫院，受害者都是醫護人員，所以這些意外更顯得特殊。

第一件意外是一個清潔女工最先發現的。清潔女工每天一大早總是要徹底清除全醫院每一個角落，一位女工在十五樓的貯藏室發現一具死屍；死者是一名負責病人病歷整理的助手，死亡原因是遭不明物攻擊以致失血過多而死。

死者身上有二道很深的傷痕，幾乎劃破了整個胸腔，兇手的力氣很大，否則不可能造成這麼深的傷痕，至於兇器爲何，警方無法肯定。

這是一件離奇死亡的案件，在一切都沒有調查清楚之際，第二件意外又接着發生。

死者是一名很有名氣的外科醫生，陳屍地點在二十三樓的手術準備房中，時間是黃昏，那時房內剛好只有死者一人而已。

死亡的原因依然是流血過多，死者右大腿的一大塊肌肉都被兇手割去，從右大腿的割痕看來，又很像是整塊肉被撕裂，可是誰又有如此大的力氣可以撕裂整塊肌肉，驗屍人員都對這個傷感到十分困惑。

這兩件案件的受害人身分都是十分單純，並沒有恨他們入骨的仇人；死者身上財物並沒有遺失，有沒有感情糾紛，所以行兇動機令人費解。

不過他們二人都有一個共同點，死前二人都經過相當激烈的掙扎及抵抗，所以兇手可能會負傷，而且從死者的指甲中也發現不明的血跡，這極可能是兇手的血，因爲在掙扎過程，死者必定緊抓兇手不放，留下了這些血跡。

兇手的血型很快就被掌握，可是這對破案提供不了多大的幫助。

這是二件最近發生在史考克醫院內的懸案。從此以後，醫院上上下下都變得十分神經質，尤其到了晚上，所有人員都守在自己崗位不敢隨便亂跑，即使要走動，也必定至少二人以上同行，人人都深怕遭遇不測。

可是很奇怪的，沒有人有充分聯想力將安吉的怪異行爲和命案扯在一起，安吉極富有攻擊性，而死者皆遭不明身分者放擊，這兩者似乎有些關係存在。

安吉的病房依然深鎖着，病房內的病人在一段時間的隔離後，顯然安靜多了；在醫生的眼光中，安吉只不過是一個精神病患而已，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有一點值得慶幸的是安吉的病似乎有些好轉，他雖然仍會攻擊任何外來訪客，但是在程度上比以前輕微多了，而且慢慢地了解了醫生給他的指示，也就是對於人們的談話有一些反應發生。

王慶永依然定期來探望他兒子，安吉病情好轉對他而言是一個莫大的好消息，他有信心希望安吉的病一定會好轉的。

史圖加也會來探望這個他從南美洲救回的人，可是他的感受及心情和別人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困惑依然存在，而且越來越强烈想去解開這個困惑。他不認爲安吉得到是普通的精神病，他一直認爲安吉的眞實身分很令人懷疑。

他作過一個很可笑的實驗，用一隻兎子來刺激安吉的原始獸性，證實了安吉有着一個很典型的猛獸個性；可是他並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也沒有向別人說出自己的想法。

「安吉不是人類」這種想法有誰會相信呢？連他自己都不敢完全肯定。從外表看來，安吉不是人類又是什麼東西了；從心理看來，他不能和一般人完全相同是因爲他有精神上的疾病罷了。

兩件在醫院中的命案又再度引起了史圖加强烈的好奇及興趣，他又開始有了另一個大膽的想法，同時付諸實行了。

× × ×

夜幕蓋住了整個紐約市，在黑暗中到處可見一點一點的亮光在閃耀着。

史考克醫院的夜晚尤其黑暗，雖然走道上的照明燈光二十四小時都放出强烈的光芒，但是醫院中每一個人的內心都被一個恐怖的黑暗所蓋住。

走道上沒有人跡，值班人員都躲在自己的崗位上，一步也不敢離去。

一個輕微的腳步聲從走道的另一端傳過來，越來越接近電梯。他是一個身穿黑色西服的年青人，體格强烈。背了一個很大的帆布袋。

這個帆布袋如何躲過守衞檢查而帶入醫院中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不過醫院的進口不只是大門一個，每天出入醫院的人又是這麼多，守衞總有疏忽的時候。

這個表情冷淡的人在夜晚如此鬼鬼祟祟地出現在這個不安寧的地方，當然是別具用心的。他不是別人，而是一向作事都不尋常道的史圖加。

他踏進了電梯，按住了頂樓的按鈕，電梯很快地就停住了，接着史圖加便消失在頂樓的某一個角落了。

三一三號病房依然深鎖着，特別在此守衞的人早已經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了；一個整天盯住一個大門看的守衞很快就會對這分工作感到厭煩，守衞時睡覺便成爲很正常的事了。

病房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事實上醫院每一間病房都是如此；現在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了，病人除了睡覺以外，沒有其它事可以作了。

安吉就住在三一三號病房，他是不是和其他病人一樣在病房上休息，沒有人知道；除非打開大門看，否則又有誰能看透病房內的一舉一動。

病房的門在這時候是不太可能打開的，除非病人出現危險的徵求而呼叫，否則是沒有人會去打擾他們的。

凡事總有例外。

三一三號房的門輕輕地被推開了，是由內往外推，也就是說是病房內的人將大門推開了。門本來是鎖住的，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個病人在三更半夜離開了病房，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安吉就是導演着這幕不尋常的事的人。他以輕微的腳步離開了病房走到電梯旁，然後到了頂樓以下某一個地方。守衞並沒有發覺他看顧的人已經溜跑了，不過並不意味着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頂樓有一個人還是十分清醒的，那就是躲在角落的史圖加，他對剛才發生的每一件事都看得一清二楚，這也是他事先預料好的。

史圖加從帆布袋中拿出了一樣東西，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東西，每一個人都知道它是什麼，每一個人當然也知道它的功用是什麼。

一支全新的M—十六自動步槍及數百發的子彈。

史圖加並沒有殺人狂，雖然他曾在的的喀喀湖旁殺死了無數的印弟安人，但他絕不是一個殺

人狂。

在越戰後，美國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一部分越戰退伍軍人在越南曾經受到了無法彌補的創傷，以致心理上造成了不平衡；回到美國後，沒有辦法適應新生活，甚至還幻想着自己依然身在可怕的越南戰場，於是又重新武裝自己，去殺害周圍所有接近他的倒霉者。

史圖加是否也得到類似的精神阻礙，那不得而知，不過他也曾經歷過一個類似越戰的可怕事件，一個永遠令人無法抹滅的大屠殺。

十

一個偌大的廣場，一大堆人羣正在生吞着小動物的殘骸。他們用尖銳着牙齒撕裂小動物的皮肉，放在口中愉娛地咀嚼着……趁別人不注意還偸搶別人的肉來吃……

突然，有一個人出現了。一個不屬於人羣的人出現了。人羣爲了這個突然出現的人而瘋狂，瘋狂地丟棄手中小動物的殘骸，而蜂擁而上……人羣瘋狂的撕裂那個人的身體……放入口中津津有味地吃着……飲啜着剛流出來的鮮血……那個人還沒有死……還瞪大了眼睛睜睜地看着自己的肉體被鯨吞蠶食……他聚集了最後一口氣喊出「救命啊！……」

「救命啊！……」安吉又慘叫了一聲。

這才幽幽地由昏迷中轉醒過來!!

「我沒有死嗎?」他自言自語的問道。

原來剛才只是一個惡夢，他還是好端端地躺在床上。躺在一張純金的大床上。

剛剛的惡夢已經讓安吉嚇出了一身冷汗。

不過，安吉寧可流冷汗也不願看見自己活生生地被吃掉。

可是，很奇怪！

剛剛明明在廣場上被追逐着，差一點就被吃掉。現在怎麼又四平八穩地躺在這張大床上。

那些可怕的人羣呢？

他們怎麼會放過自己呢??

一個脚步聲嘀嘀噠噠地由遠而近傳來。

安吉急忙地將眼睛閉上，假裝繼續在昏迷中。

脚步聲推了房間，走到了大床的旁邊。一雙細嫩的手撫摸着安吉的臉。

「是拉拉！」直覺如此地告訴安吉。可是安吉眞的沒有勇氣睜開雙眼。怕看到的又是拉拉一張血淋淋的小嘴……

一陣隱隱啜泣的聲音傳入了安吉的耳中。

安吉覺得心臟像針刺一般的絞痛着，便緩緩地睜開了雙眼。

床邊的拉拉早已哭成淚人兒似的。梨花帶雨的景象，讓安吉好生心疼……

「安吉先生……都是我不好……嗚……讓你被他們嚇得這個樣子……嗚……我以爲你死了…

…再也不會醒來了……嗚……那麼誰才能讓我們到『奇妙的地方』去呢？……嗚……你死了那麼誰才能讓他們說話呢？……他們不能說話，就不能到『奇妙的地方』吉……我一個人我也不要去『奇妙的地方』了……嗚……對不起啦！安吉先生……嗚……」拉拉哽哽咽咽地才把話說完。

「好啦！好啦!!別哭了!!!

我這不是好好的沒有事嗎？」安吉安慰着拉拉。

「可是……可是……你一定會生氣了……生氣就不讓他們說話……嗚……對不對?!……他們不能說話就不能到『奇妙的地方』對不對！……嗚……都是我不好……嗚……」拉拉還是很傷心。

「好啦！好啦！乖！不要再哭了。

我沒有生氣，眞的沒有生氣。」

「那你保證?」

「好！我保證！」

「你還是會讓他們說話?」

「對！我還是會讓他們說話！」

「你還會帶我們去『奇妙的地方』?」

「對！我還會帶你們去『奇妙的地方』！」

「哇！……安吉先生！你眞好！我好喜歡你喔！」

一說完，拉拉便緊緊地抱住了安吉的身體。

安吉覺得心臟快從ロ中跳了出來。

拉拉的身體給了安吉很大的誘惑，但是，安吉並沒有喪失掉完全的理智。他還在回想着剛才的對話。老實說，剛才純粹是在哄着拉拉，其實他對什麼說話不說話和什麼『奇妙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也不知道拉拉聽完了他的保證後，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被拉拉緊抱住的身體，裏面激發了一股很强烈的原始衝動……

不過，安吉心中也慢慢地滋生一種罪惡感。

「管他的！」安吉內心的衝動征服了罪惡感。

於是，他扳起了拉拉的臉……

× × ×

經過一段遽烈的時間後，安吉沉沉地睡着了……

但，躺在安吉身邊的拉拉並沒有睡。

她眼中發出一道碧綠的閃光。這不是人類應有的眼神。

突然地，她像豹子一般地一躍而起！用四隻手、脚站在床上。同時伸出舌頭舔着安吉的臉頰……

然後，輕輕巧巧地一跳，雙手雙脚同時優美的着地。她用舌頭很快地將自己淸理了一下。又回過頭來望一望床上沉睡的安吉，便頭也不回地出了房門ロ，消失在通道的另一端……

床上的安吉還在沉睡着，根本不知道四周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 × ×

當安吉再次醒來時，已經是不知道過了多久後的事情了。

拉拉穿戴整齊地坐在床邊。手中托着一個小小的盤子。裏面放着一些肉塊。切得小小的肉塊，而且是熟的。

「安吉先生，喔！不！安吉。

你肚子餓了吧?!

眞神要我把食物弄成這個樣子給你吃。這樣子就不會嚇壞了你吧?

眞奇怪，這就小，怎麼吃得飽。

不管了!喏!快吃吧!……」拉拉嬌媚的說。

「嗯！我的確餓了！」

安吉挑起一塊肉，放入嘴中。哼！淡而無味，只是「熟的」而已。不過，安吉也顧不了那麼多了，三兩下便把一盤肉吃光光了。

「好吃嗎？」拉拉關心地問道。

「能吃啦！」這是安吉的回答，只可惜拉拉純潔得不知道話中諷刺的意義。不過，不知道也好。這世界上無知，不也能省去許多麻煩嗎?!

吃完了肉以後，拉拉又遞上了一盆水。

安吉也就嘩啦嘩啦地灌了下去。

這下子，水足飯飽的，安吉的精神好多了。看起來精神十足的樣子。

他輕輕地將身邊的拉拉摟在懷中，低頭問道：

「拉拉，跟我好不好？

我絕對不會虧待妳的……」

「好！當然好！

你會帶我們到『奇妙的地方』，我當然跟你了……」拉拉信心十足的回答。

「什麼？你們？『奇妙的地方』？」

「對啊！安吉，你曾經答應我們，要讓他們能說話，而且還要帶我們去『奇妙的地方』。所以我當然跟你了！不只我，我們全部都會跟着你的……」拉拉滔滔不絕地回答着。

「什麼?!拉拉，你在說什麼?!

難道去『奇妙的地方』比跟我在一起還要重要?

拉拉，妳要搞清楚，我只想跟妳在一起，我才不要去什麼鬼地方呢……」安吉吼道。

「喔！不！不！

跟你在一起當然很重要，可是，我的同胞們都非常嚮往『奇妙的地方』那裏的生活。

在這裏他們沒有快樂可言。每天只有重覆的工作着……你忍心看他們繼續這樣生活下去嗎？……你忍心看他們連說話的權力都沒有嗎？……你忍心嗎？……他們是我的同胞啊！……」

拉拉開始隱隱地啜起來。

「好吧！好吧！……我答應妳，帶他們一起去『奇妙的地方』……妳不要哭了吧！……可是，可是我實在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他們啊！……」

「沒關係！」拉拉停止了哭泣，同時眼中發出一道希望的光彩「真神會教你！」

她，滿足地笑了……像一朵燦爛的花朵。

× × ×

後來的日子，都在安吉與拉拉歡笑嘻罵的當兒，悄悄地溜走了。

享樂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況且金字塔中的日子，又沒有陸地上緊張的壓力，所以特別容易迷失掉自我。

可是，漸漸地，拉拉變了，變得有一點畏却。

常常地，她會靜靜地坐着，不動也不說話。

深沉的眼光中，不再擁有少女般的稚眞，取而代之的是少婦般的成熟。

安吉對於拉拉的改變，注意到了，可是却不知道哪兒不對勁。他也不爲意。

直到有一天，拉拉在隱隱地啜泣着，安吉才鼓起勇氣，溫柔地問她：

「拉拉！妳怎麼了？」

拉拉還是隱隱地在啜泣着……

「拉拉！好了！不要哭了！……發生了什麼事，告訴我好嗎？」安吉很有耐心地再問。

「安吉……我有了你的孩子了……」

「什麼？眞的？！拉拉！！那太好了，太好了……傻孩子……要當媽媽的人還哭什麼呢？……」

「不！安吉！你不知道！我好害怕！

我怕我生出來的孩子，也會和我的同胞一樣，不會說話，不會思想……什麼都不會……這樣他會很痛苦的……」拉拉斷斷續續地說完。

「什麼？像妳的同胞一樣不會說話？怎麼可能呢？

拉拉！妳看看！我會說話，會思想，會推理……我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人，妳也是完完整整的一個人。我們的孩子也將會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人。妳不要胡思亂想好不好？」安吉安慰的說。

「不！安吉！！你不知道，我騙了你了。

我並不是完完整整的一個『人』。……

唉！是該帶你去見眞神的時候了……」拉拉頹喪地說着。

「什麼？！拉拉！妳說什麼？妳騙了我什麼？妳爲什麼不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人呢？拉拉！拉拉！爲什麼要帶我去見眞神呢？拉拉！拉拉！！妳說話啊！妳說話好不好？！拉拉！拉拉……」安吉幾近瘋狂地叫着。

但是，拉拉一動也不動，像一坐木偶似的，只留下安吉一個人激動的聲音在空室中廻盪……廻盪……廻盪……廻盪……。

然後，拉拉默然地站了起來。默默地轉身朝室外走去，到了門外以後，才幽幽地回過頭來，說：

「安吉，跟我來吧！是你該見眞神的時候了……」

爲了未來的孩子，爲了探索拉拉的秘密，安吉一言不發地跟了出去……

× × ×

如果說，那算是一個「房間」的話。那麼，那該是安吉所曾看過，規模最大的房間了。而且，它不折不扣是個奇怪的房間。

房間中，一面大牆全部是亮晶晶，閃亮的玻璃。另一面大牆則佈滿了綠色的半固體，粘粘稠稠地沾了滿牆。還有兩面大牆完全是空白的，但是，牆邊擺了好多好多大大小小的籠子。很像陸地上人類用來裝猛獸的籠子，可是，這間房間擺這麼多籠子幹什麼？

安吉孤孤單單地站在這個房間中。

拉拉已經悄悄地由門口溜走了，她對於這個房間有着極度的恐懼症。

房間中是一片死寂。偶而只傳來玻璃互撞的叮噹聲。安吉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安吉就這麼靜靜地站着……一動也不動……

突然!!

一陣劇烈的玻璃碰撞聲在牆上響起！

牆上的玻璃漸漸地往兩邊移了過去。

一連串彩色的光線在牆上躍動着……越來越快地躍動着……越來越快……越來越快……最後呈現了一片白熱化……

就在安吉眼睛被光線閃得睜不開的時候……牆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人的身影。

一個目光呆滯的人。

慢慢地，無神地朝着門口走去。

他是一絲不掛的。

不但只有一個人，而是一大堆人。

陸陸續續地由牆上走了出來……每一個人都是一絲不掛的……每一個人都是目光呆滯的……

每一個人都是慢慢地、無神地朝門口走去……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不過就是沒有小孩子。

安吉眼睜睜地看着這一羣人呆呆地走了出去。

他沒有說一句話，因爲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不過，聰明的安吉已經猜中了七、八分。

果然!!

當最後一個人也離開房間以後，一個沉重的聲音，慢慢地響了起來：

「怎麼樣，我實驗的結果，你還滿意嗎?」

安吉苦笑了一聲，然後道：

「高明！高明！你就是所謂的眞神吧！

可是你能告訴我嗎?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哈！

非常簡單地。我認爲地球由「人類」來控制，實在太不公平了。

在動物的世界中，「人類」的形體實在太脆弱了一點。有很多動物可以在轉手之間將「人類」弄死，可是，却因爲天生頭腦的不發達，於是處處被人類所控制、利用。

人類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領導地位，只不過是數千年來的事情罷了。

可是，人類在這數千年當中所殘殺的生物，超過了幾萬年來動物自然死亡的數目。

人類是無知、貪心而又不知節制的。他們殘殺一隻活生生的動物，有時只是爲了它身體的一小部份。像牙齒、耳朵、皮毛，甚至於舌頭或生殖器官。

動物們只能用原始的方式來抵抗「人類」越來越精良的武器。

但，多年來動物越來越減少的趨勢，並沒有改掉「人類」嗜殺的本性。對大多數動物而言，由人類來統治世界是不公平的。

「人類」的肢體，在大自然的比例上，脆弱得不像話。一隻蟑螂可以舉起比他身重一百八十倍的東西。蟑螂可以一個月什麼都不吃，連水也可以不喝。到餓不下去的時候，還可以吃自己的腿來維生。

一隻跳蚤可以跳起比它身高高一千倍的高處。它可以喝下與體重兩倍的血液。

一隻花豹急奔的時速可到達一百八十公里。

一隻獅子橫爪一掃，可以連斷人類十三根肋骨。……

可是，動物們可曾像人類一般的濫殺無辜?

動物們只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殺生的。從來沒聽說一隻吃飽了的獅子會隨便攻擊別人的。

動物們雖然無知，但是，它們懂得大自然的規律。可是，人類口口聲聲自稱「萬物之靈」，却無時無刻不在從事着破壞大自然的工作。「人類」可曾想一想，他們破壞的是屬於整個動物界的大自然，並不是「人類」的大自然吶！

「人類」想要自取滅亡沒有人反對，可是有什麼權力叫殘存的動物去做陪葬呢?……

動物不是不想反抗，而是，它們沒有能力反抗。

現在，我出現了！

我就是動物眼中的「眞神」。

我使用人類世界所還不知道的遺傳基因解析的方式，改變動物的某些染色體，並且，由外加異常高的能量，使得動物在瞬時之間改變了外在的形體，而比我所賦予給它們的面貌出現。

像拉拉！我就是以「人類」史上最美麗女人的面貌而造出來的。

但是，我的實驗有了某方面的誤差，以至於，實驗結果一雙雙動物雖然擁有非常超能的體力，但，却無任何思考能力可言。

只有拉拉是例外，她不但漂亮，而且擁有智慧。學習能力很强，我敎她什麼她就會什麼。可是，剩下的動物，只能做一些一成不變的工作，而毫無思想可言。

我知道我的程式有了問題。可是，我却查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我甚至重新設計了別的方程式，但，結果也一樣，我實在快沒辦法了。

於是，我才將腦筋動到你身上了，安吉先生。」

「眞神」將一切來龍去脈全部說了出來。

「於是，於是你將頭腦用到我身上來了！

於是，於是你造成了飛機失事！

於是，二百多條人命就這麼犧牲了……」安吉憤怒地說着。

「對於那二百多個人」『眞神』接口道「我覺得非常抱歉，但，這個秘密我決不容許別人知道！」

「秘密?!

就爲了你一個瘋狂的想法，死了二百多人，你竟然一點都不表示懊悔……。

你這種瘋狂的作法，你又怎麼能肯定我會幫你來殘害自己的同胞呢?

畢竟我也是「人類」的一分子啊！……」安吉越說越激動。

「剛開始我倒不能肯定你是否會幫我。

可是，現在我能肯定你一定會幫忙我了……」眞神十分有自信的說。

「喔！是嗎?!

不要太有信心喔！」安吉諷刺地說。

「是的，我十分有信心。

我知道你一定會幫我的。

爲了拉拉!!」

「拉拉?!」

「不錯!!說得徹底一點，該說是拉拉腹中，你的骨肉!」

「什麼?!你竟然敢用這個威脅我?!」安吉有一點着急。

「不!我不是威脅你。我只是『提醒』你!」

「這還用得你提醒嗎?!」安吉諷刺地說。

「的確，這是用不着我提醒。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想得透徹一點。

沒有錯!拉拉是很聰慧而有靈性。

但是，她只是衆多動物中的一個突變。

然而，她腹中的骨肉雖然承襲着你一半的血統，可是，誰也沒有把握她會生出什麼樣的動物來!會像你嗎?像拉拉嗎?還是像那些癡呆的人形動物呢?甚至只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動物呢?你想過嗎?你想過嗎?……」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安吉有一點受不了了。

「安吉先生，只有你能够救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想想看吧!……」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答應你!我答應你……」安吉頹喪地說了出來。

誰不憐天下父母心?

嬰兒無辜，做父親的能不想辦法救他嗎?

可是，安吉這個決定，將會常給人類多大的浩刼呢?

安吉自己也不知道。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

安吉目光呆滯地走出了房間，他在深思……

久候在外的拉拉迎了上來，一句話也沒說……

安吉拉起拉拉的手。慢慢地走着……走着……走着……

一對戀人憔悴的身影……消失在走道的另一端……

十一

午夜一時。

史考克醫院。

走道上照明燈光照耀着，發出眩目的光線，窗口外的大地一片黑暗，形成一個很强烈的對比。

在十一樓的一間房間中，一個身穿白衣的值班醫生正兩眼不停地注視着房間內的儀器；這些儀器顯示着十一樓病房所有病人的狀況；一旦有人情況變壞，儀器馬上可以顯示出這個危險的信號，使得醫護人員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採取急救，以挽回病人的生命。

值班醫師雖然很專心地在工作，可是他的心中一直有一分恐懼感；二個人不明地死在這個醫院，誰有不敢肯定這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十一樓只有值班醫生是清醒的。

「黑夜應該很快就過去了。」醫生自言自語地說着。同時他看了自己手表一眼。

一個黑影從電梯中出現，電梯就停在十一樓。

黑影慢慢地接近一個燈火通明的房間，裏面有一個值班醫生正不太安穩地執行他的工作。

一個尖銳的聲音響起，驚動了醫生，當然也驚動了門外那一個人。

「傑克，一切還好嗎？」從電話筒傳出這一個聲音。

值班醫生本能反應回答了一句話。

「一切正常。」

一切又恢復平靜。

大門外的黑影開始興奮起來，顯然他不可能在門外繼續停留。

大門從內部被反鎖住，這是醫生爲了自保而作的，不過如果災禍要降臨，一個小小的鎖是發生不了什麼效用。

門突然間被撞開，衝進一個黑影撲向值班醫生。醫生來不及回頭便被一個人緊緊地抓住；一秒後，醫生的喉嚨被劃破，血從頸口湧出。

兇手興奮地抓住手上的獵物，甚至用力去舔食這血腥的鮮血，受害人很快就斷氣了。

但是十一樓並不因爲一個人的喪生而使清醒的人減少一個，這裏還是有二個人是清醒的，和兇手及受害者尚未發生衝突前一樣。

另外一個人就是史圖加，他的臉上已經看不出一點理智的氣息，一對嚴厲的眼光望着眼前那一個血淋淋的兇手。

史圖加的手上緊握着一支裝滿子彈的自動步槍，槍口就對着這血淋淋的一幕景象。

在燈光照耀之下，鮮血的紅色顯得格外明顯，槍口的金屬也閃閃地發亮着。

「你不是人，你簡直就是一個禽獸。」史圖加大聲吼叫着，接着是一陣刺耳的槍聲。

吼聲及槍聲打破了醫院的寧靜，值班的守衛立刻全付武裝趕往十一樓，警方也接獲報告趕往醫院。

十一樓很快地就恢復寧靜，走道依然大放光明，可是值班室一片黑暗。

守衛很快地趕到現場，值班室的大門是開着的。

值班室內靜悄悄的，同時有一陣硝煙的刺鼻味從內部發出。

守衛很緊急地靠在大門旁，手上的槍緊緊被握住。

「兇手馬上投降，否則格殺無論。」守衛高聲吼叫着。

房間內一點反應也沒有。

就這樣僵持了十分鐘，一直等到警察趕到才採取行動。

守衛失職了，倒不是因爲有兇殺案發生，而是十分鐘的猶豫極可能使受傷者傷重而亡。

值班室又大放光明，裏面又多了二具屍體。二個血淋淋的屍體，傷口都在頸部，死亡原因就是流血過多，正如以前那兩個死者一樣。

一個是值班醫生，另一個是一個不明身分的人，後來被證實是一個職業登山者，他就是史圖加。

史圖加身旁有一支步槍，子彈用掉一半，在他身旁還有一個用血塗成的一個英文字母，可惜辨認不出它確實的字。死前，他顯然想說些什麼，可惜守衛的延誤使得線索斷掉了。

這依然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命案，行兇動機不明，兇手不明；尤其一個登山家陳屍在醫院而身旁又有武器，警方實在弄不清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史考克醫院又是一陣騷動，不過人們似乎已經對這種事不太注意，畢竟這只是一件發生在犯罪率非常高的紐約市的命案，就和其它數目令人心寒的每一個命案一樣，沒有多大差別。

在這種騷動聲中，有一件很不起眼的事發生了，那就是安吉．王出院了；根據醫生的看法，他的病已經好轉了很多，所以只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休養一段時間，他的病就會痊癒。

史考克醫院又恢復安寧，沒有人知道這一次安寧會維持多久，大部分人都認為兇殺案還會發生的。

×　　×　　×

印尼的一個小島有一間相當華麗的別墅，這裏風景怡人，是一個觀光休息的好地方。

這個小島並不屬於印尼政府所有，而是由王氏企業用一大筆錢買下來的，島上限了王慶永所有的渡假別墅外，還有少數的土人住着，土人一直都生活在島上，不論這個島是屬於誰所有。

安吉．王來到這個小島養病，這裏也確實是一個養病的好地方。他的病確實在慢慢好轉當中，他開始會說話，他自已處理日常生活起居，但是和昔日遺傳工程專家一比，顯然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王慶永對於兒子康復情形非常滿意，他有信心一定可以況好兒子的病。

小島上的土人對於外來的來訪者通常都抱着不聞不問的態度，他們安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步驟，對於外界的侵擾既不排斥也不全盤接受，可以算是一個相當有原則的人羣。

安吉．王望着島上一片美麗的山林之景，心情變得十分開朗，比起在醫院時的情形好太多了；他常要求隨身司機帶他到處去看看，在吉普車上看盡島上一草一木。

「這才是屬於我的地方。」他說出了這句話。

不久以後，他開始獨自到山林中去遊玩，回來的時候總是帶着一些獵物，有小兎子、松鼠及小鳥等。

在別墅管家的記憶中，安吉少爺似乎從未打過獵，他只對別墅中的實驗室有興趣；不過人總

是會變的，而且這個別墅是專為休閒而建造的，來住這裏應該是打獵而非作研究。

時間就這樣快速地消失了，安吉已經和平常人沒有兩樣了，他能和一般人一樣作自己想作的事，對於外界的刺激也能作出合理的反應；只是他不再對研究工作有任何興趣，所以昔日的遺傳工程專家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了。

王慶永並不在乎兒子是否有名氣，他希望的是一個正常人一般的人。現在的安吉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即使他一輩子在此處享樂着，他父親也不在乎。

一個成天和實驗為伍的人生活一點趣味也沒有，這種生活簡直是一種折磨。

島上的野生動物已經越來越少了，安吉很難再捉到獵物以滿足他打獵的嗜好了，不過這個嗜好並沒有因此而中斷。

安吉依然天天去打獵，不過對象已經不限於野生動物了，當他開始熟悉槍枝用法以後，這種傾向更加明顯。

島上的土人開始困惑着一件事，那就是土人的數目一天一天減少，失蹤的人就好比從這個世界完全消失一樣，一點下落也沒有。

這種困惑到最後演變成可怕的恐懼，因為土人人數急遽在下降，最後竟然演變成一個都不剩了。

這羣人到底出了什麼事，沒有人知道，而且島上的活人已經很少了，恐怕永遠查不出原因了。

王慶永當然很想將安吉接到另一個地方住，小島發生的怪事實在令他擔心不已，可是安吉堅持不走，作父親的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加派一些安全人員到島上去保護安吉。

人消失的事件並沒有因為土人的完全不見而停止，目前島上唯一居民是別墅的維護人員，他們也同樣面臨這種問題。

於是島上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一個人，那便是安吉．王。

一個不算小的島嶼上如今只剩下一個人，這確實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

更驚奇的是安吉還是堅持不走，無論他父親如何要求，他都無動於衷，只是不斷要求父親派一些人到島上去保護他。

人是派去了，不久以後，同樣的要求又被提出；人再派去，結果又是一樣。

王慶永非常懷疑一件事，那就是他兒子是不是在作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殺人；任何人遇到這種事情，都會有如此反應。

王慶永決定親自就小島去一次，同時帶來了十位全付武裝的隨從人員。

安吉一直很正常，可是自從失事被尋獲以後，他便不再是一個正常的人了；而且一大堆令人

費解的事都發生在他四周。

早在紐約史考克醫院命案發生以後，王慶永就開始覺得不太對勁；史圖加更經對他講過，安吉不但很反常，而且反常得令人不可思議，史圖加甚至認爲這個安吉絕對不是原來那位安吉。

王慶永一笑置之，不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史圖加遇害了；死亡原因十分離奇，王慶永又增添了一分不安及疑慮。以後安吉離開醫院到小島養病，一直到恢復正常爲止後，他才停止了所有疑慮，不過他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自從安吉離開醫院以後，醫院便從此不再出事了。

怪事又開始發生，島上的人突然不見，最後竟然全部消失得無形無縱，新派去的人也是如此。王慶永不但又開始懷疑，而且這一次他開始相信一件他一直不肯相信的事，那就是安吉絕對不是昔日未出事的安吉。

× × ×

飛機降落在一個小島上，從機上走下了十一個全付武裝的人，包括帶頭的人王慶永在內。

這原本是一個相當有生氣的地方，可是現在已經成爲一個陰森森的無人島了，島上的人都不見了，不知道去那裏。

一行人走近了別墅，人人都提高警覺，他們都知道島上曾經發生過的每一件事。

別墅裏面一點聲音都沒有，似乎已經沒有人住了，那麼安吉跑到那裏去了，難道他也不見了嗎？

安吉並沒有不見，他很快就出現在這些人面前。

「父親，你來了。」安吉說着。

「到底出了什麼事呢？所有的人都失蹤了。」王慶永問着。

「我也不知道。」安吉用很自然的口吻說着。

「我新派了那些人也不見了，爲什麼會這樣呢？」王慶永接着又問。

安吉依然搖搖頭，表示他一無所知。

氣氛開始不太對勁了，因爲王慶永身旁的守衞每一個人都舉起了槍，槍口朝着相同的方向——安吉。

「爲何唯獨你不會失蹤。」王慶永用很嚴肅的口吻問着。

安吉顯然被眼前這一幕嚇住了，一時答不出話來。

「我……我不知道。」安吉還是重覆着這一句話。

王慶永的耐心已經耗盡了，他知道不用非常手段，絕對查不出問題關鍵。

「你到底是誰？」王慶永很嚴肅地說着。

「我……我……是你兒子……安……吉。」安吉很緊張地說着。「父親，……你……你到底

……想幹什麼?」

「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究竟是誰。」王慶永接着又說着。「你絕對不是我兒子。」

「父親，你瘋了嗎?我……我是你兒子安吉。」安吉連忙又補上這一句話。

一聲槍聲響起，子彈劃過了安吉的腦袋，不過並沒有打中；如果打中了，那麼一切困惑便永遠沒辦法解除了。

「我沒有多大耐心了。」王慶永說着。「你只要說出你是誰以及島上失蹤的人的下落，我會放過你的。」

安吉的臉上充滿了恐懼和不安，馬上這分恐懼被憤怒所取代。

安吉立刻向着槍口的反方向衝回去，同時瞄準他的槍開火了。

如果安吉是一個普通人，那麼結果是可想而知。可是安吉並不是普通人，他非常特殊，特殊得令人難以想像。

王慶永閉上了雙眼，他有一點不忍心看。

就算眼前這個人不是自己的兒子，他總還是個「人」吧?!

眼看着一個人在眼前活活地被亂槍打死，這不是身爲商人的王慶永所能忍受的。

可是，實際上發生的事並不像想像中的一樣。

安吉縱身一跳，跳到別墅周圍的人工樹林中，速度之快，令王慶永一羣人大吃一驚。

安吉是王慶永親生兒子，安吉的一切行爲及習慣都是他父親所熟悉的；安吉的反應不可能這麼快，他只是一個熱愛研究工作的人，不是一個運動員。

安吉立刻就消失在樹林中，他似乎沒有受傷，否則行動不可能這麼快。

有一點可以證實的是這個安吉不是眞正的安吉，眞正的安吉不用逃逸，更不需要懼怕他親身的父親，這點證實事實上很早就應該有了，在紐約的史考克醫院中，史圖加早就看出這一點；在印尼這個小島上一連串離奇失蹤也說明安吉的可疑，可惜每個牽連到這件事的人都不能發覺到問題的核心。

也許安吉身分特殊，世界上能像王氏企業如此規模的企業並不多，而他又是唯一繼承人，幾乎沒有人敢懷疑他，這一件事便不值得吃驚了。

王慶永一羣人隨即分散在林中搜索安吉。這個人工樹林範圍相當大，恐怕不是十一個人在短時間能找遍的。

於是一場捉迷藏的死亡遊戲開始了，這是一個很殘忍的生存競爭，輸的人就沒有機會再作第二次遊戲了。

烈日當中，大地被照着快焦掉了，焦味似乎就要迎面飛來。

槍聲劃破了天空，慘叫聲隨伴着刺耳的槍聲，又是一幕令人覺得很不舒服的景象。

槍聲不斷，慘叫聲也不斷，然而茂密的樹林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站在樹林以外的人是看不清的。

安吉沒有帶槍，所以槍聲一陣陣傳出表示安吉還在逃逸着；慘叫的吼聲一陣陣從林中發出，而且每一次的聲音都不同，表示有人被害，而被害的人不一定包括安吉，但一定包括王慶永的隨從。

慘叫聲越多，表示隨從在減少中；槍聲越少，表示活着拿槍的人越少了。

這就是這場死亡競爭的結果，而且很快就是它的結束。

王慶永的隨身侍衛一向以忠貞聞名。他固然可以付出一大筆報酬，不過這並不是部屬忠貞的主因，他對待部下一向都以眞誠相待，所以他能得到部屬的忠貞服從。

樹林中又多了幾具屍體，每一具都是血肉模糊，致命的傷口都是被外力扯開的。

王慶永身旁只剩下兩個隨從，其它的人皆橫屍樹林中，兇手當然是安吉。

雖然沒人知道安吉爲何會變成爲殺人如痲的瘋子，但是他犯下滔天大禍的證據再也不容否認了。

兩名侍從保護着王慶永離開別墅的樹林，直奔機場，飛離這個可怕的小島。

「王先生，你先走。」其中一名侍從說着。「這裏非常危險，由我來殿後。」

「這怎麼可以，要走一起走。」王慶永說着。

「安吉少爺已經瘋了，而且他擁有很可怕的殺人威力，竟然赤手殺死了八名全付武裝的侍從。」侍從又緊接着說着。「如果我不如此，恐怕我們三個人都會沒命。」

另一個侍從架起了王慶永，直奔機場，不管身後到底發生什麼。

「不要管我，趕快走。」那位忠貞的侍從對着遠離的另外兩人叫着，同時他往機場的相友方向跑過去。

一分鐘過去了。二個人拚命地往機場跑去，機場就在視野之內。

一陣槍聲從遠處響起，大地又息復寧靜。

烈日依然在烘烤着大地，空氣中充滿了悶熱的氣息。

「終於到了。」唯一的侍從說着。

「另外一個侍從總麼還未來到，我們等一等他一下再走。」王慶永堅持着這個幼稚的想法。

根據安吉殺人的經歷來判斷，殿後的侍衛活命的機會不大；槍聲表示他和安吉遭遇過，並不表示他殺了安吉。

「不要作傻事了，安吉隨時都會趕到這裏，殺掉我們；他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了，他早已成爲精通殺人術的瘋子了。」侍從說着。「王先生，趕快上飛機，離開這裏，再請求軍方支援來殺掉安吉這個怪物；憑我們二人，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王慶永又猶豫了片刻。

這是要命的猶豫，安吉不但沒有死，而且越來越接近機場的跑道；一秒的猶豫很可能導致生命的終結，王慶永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在侍從的力促及近乎强迫的情形下，王慶永被推上飛機，這是一架雙人的螺旋槳小型飛機，和他們飛到小島的小型運輸機型式完全不同；後者起飛耗時太多，而且機件較精密，經過不久以前的飛行後，不保養一下再飛，恐怕會出事。

王慶永爬上了飛機，這時侯一個血淋淋的怪物衝進了跑道，跑向飛機。

這個血淋淋的怪物就是全身都是彈痕的安吉，他不但沒有死，而且還有能力再殺人。

「我的天，那……那是……」王慶永望着迫近的安吉，一時說不出話來，他被眼前這個怪物嚇得全身都在發抖。

「快走。」侍從只是簡單的說了這一句話。

隨後他打開了起動鈕，關上駕駛蓋，引擎開始發動，飛機慢慢地往前滑動着。

危機並沒有解除，安吉已經跑到滑動飛機的前面，跳上駕駛蓋上，緊緊地抓着玻璃塑膠合成的透明蓋。蓋子開始出現裂縫，而且越來越大，終於被安吉的雙手壓破了。

飛機越飛越快，機輪已經離地，衝向天空。

安吉就夾在駕駛臺上，胸部以下都在飛機外面，而雙手緊緊地抓住了駕駛的左手。

駕駛就是那一位將王慶永推上飛機的侍從。

安吉抓着這支手，而且他想辦法要爬上機艙，如果安吉上了機艙，一切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飛機越衝越高，越衝越快，已經遠遠地飛離陸面。

「我一定要讓你們全部死去。」安吉吼叫着，同時一陣鮮血從口中冒出。

機艙內部一團亂，駕駛一邊要穩住飛機，另一邊要想辦法拋掉安吉，但是安吉的手緊緊握住駕駛的手，駕駛身體的左半部早就被鮮血流滿，一部分是安吉的鮮血，一部分左手被撕裂並緊握所造成的傷口所流出的。

不管駕駛如何拋掉這個可怕的殺人狂，一雙緊握在左手的雙手依然一動也不動地留在原地。

飛機突然上升下降或急速轉彎所造成的强大衝力對安吉根本沒有效果，再這樣僵持下去，安吉的話會實現。

駕駛艙底流滿了鮮血，駕駛的臉色非常蒼白，他已經失掉很多血了，生命之光已經燒到盡頭

了。

他知道他必須作什麼才能使王慶永安然脫險，現在已經是非作不可的時候了。

「王先生，抓住駕駛盤。」駕駛喊出這一句話。

同時他回頭望了緊抓住他的怪物一眼，怪物已經沒有一點人類的氣息了，怪物滿臉都是血跡，張大了大口，露出了二排淩厲無去的利齒，同時眼中發出一個很可怕的眼情。

「該死的東西，我非殺掉你不可。」駕駛說着。

駕駛踏出了駕駛臺，衝向藍天，同時緊緊地抱住一個血淋淋的怪物，怪物的雙手依然緊握在駕駛左手。

飛機衝向天空的盡頭，同時大海出現一個漩渦，一刹那之後，大海又是一片寧靜。

× × ×

在南美洲玻利維亞，的的喀喀湖。湖中央的金字塔。裏面有一間設置非常完善的實驗室，凡舉在實驗室中能用得上的器材，裏面都有。還有許多用途令人想像不到的東西，裏面也有。試劑、能源的供給源源不絕。任何一個有興趣的科學家，在裏面待個一、兩個月的，是絕對不會感到厭煩的。

實驗室中現在有兩個人。

一個正忙忙碌碌地調置着那些試管、試劑的。

另一個則張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凝神地注視着專心於實驗的那個人。

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室內是一片寧靜。惟有偶而傳來玻璃試管碰撞的聲音。

那兩個人就是安吉與拉拉。

安吉正專注地重覆着繁細的實驗。每一步驟都是顫顫兢兢的，一點都不能掉以輕心。

時而，他又放下實驗，在寫字枱上振筆疾書。

然後，一遍又一遍地審視着自己的報告。

再來，便是重覆地做實驗、寫報告、覆查……做實驗、寫報告、覆查……

安吉耐心、細心地做着。

坐在一旁的拉拉，則專注地看着安吉。

一動也不動的看着他……

經過了長久的工作以後。

安吉疲憊地放下手中的試管，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拉拉馬上警覺地站了起來。

「唉！拉拉！
如果這個實驗我沒有辦法做出來，妳會怪我嗎？
我眞對不起我們的孩子……它正在妳的腹中掙扎着，而我却無能爲力，我……」安吉頹喪地這麼說着。
「喔！不！安吉！
我相信你。眞神曾說過，你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只有你才能救我們的孩子、和我們的同胞。
只有你能!!……」拉拉回答。
很奇怪地，如果一個男人知道了自己的妻子是一隻野獸變的，他一定會不顧一切落荒而逃。可是，安吉與拉拉却是例外。安吉知道了拉拉是野獸改造而來的以後，不但沒有厭惡她，反而更珍惜這段不平凡的愛情，和他們未來愛情的結晶……所以，安吉又這麼接口道：
「可是，我對我自己，對整個實驗，可以說一點信心都沒有……」
「安吉，可是我對你却是充滿着信心的。
我一直憧憬着一段美好的日子。
只有你、我、和我們的孩子。

在碧綠的的的喀喀湖邊。我們用雙手建築一棟原始的小屋。
早上，我們到森林中採食着天然的飛物。
到了深夜，我們帶着孩子在湖邊升火夜遊。
我們的孩子將會是全國最强壯的小孩，對不對？
安吉，你說，對不對？……」拉拉幽幽地說着。
「可是!!拉拉！
我好害怕！怕連給妳這一層生活上的保障都不能做到……
我的力量是如許的單薄……我……」
安吉還沒有說完，拉拉便已經挿嘴道：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安吉。不管你能不能給我保障，亦，不管你能不能實現我的夢想。
甚至，不管你能不能保住我們的孩子。
我都不管了!!
我只要你，只要能與你生活在一起，我什麼都可以不在乎，什麼都可以不要……只要你……」

「拉拉!!……」

「安吉!!……」

…………

× × ×

實驗室中的日子，是枯燥而乏味的。但是，時間也不會爲之停留。唯有去把握住時間，方能締造出驚人的成果來。成功是不會由天上掉下來的。

拉拉的肚子日漸凸起。

安吉的性子日漸煩燥。

他很急!!急着要把實驗做出來。

因爲，越早將結果做出來，對嬰兒的傷害就越小，相對地益處就越大。

可是，嬰兒的成長，並不會等他啊!

所以，安吉唯有加快速度，去追趕嬰兒成長的速度。

這對安吉造成很大的壓力，可是，安吉仍舊默默地忍受着壓力；默默地做着實驗……默默地

……

有一天，拉拉不再沉默!!

她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身子不斷地顫抖着……

最後，她狂叫飛奔而出實驗室，安吉追都還沒追，她就在通運的那一端消失了……

可是，安吉並沒有出去找她。

他還是定下心來做實驗。

並不是他沒聽到拉拉的叫聲，更不是他不再在乎拉拉或是腹中的孩子。而是因爲實驗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安吉不能在這緊急的時候放手去追拉拉。如果現在放手，成功可能永不再來，甚至需要花更多一倍的時間來做實驗。

所以安吉忍痛不去追拉拉……

拉拉的每一次叫聲都在安吉的腦中留下一道刻痕。

安吉眞的很想知道拉拉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他只能做下去……再做不去……

終於，結果出來了!!

非常令人滿意的結果!

安吉丟下手中的顯微鏡飛奔而出。

他非常地興奮，他急着要把成果獻給拉拉……他終於做出來了。

他不再覺得對拉拉或孩子有所歉疚了……。

他放下了心中那塊壓致已久的石頭，孩子般蹦蹦跳跳地去找拉拉了……。

但是，他找遍了金字塔中每一個他所知道的地方，都沒有找到拉拉的影子。

他試着與路邊的人羣溝通，口中不斷地喊着拉拉的名字，但是，每一個人依舊目光呆滯地望着前方。

安吉的心中非常的焦急。可是還是沒有聽到任何有關拉拉的事。他有一點失望了，但，他還是繼續無邊我際地找下去……

直到，有一個老婦人聽到了拉拉的名字後，她那呆滯的眼光中，忽然閃過一絲光采。然後，她那面無表情的臉部，發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微笑。她朝着一個非常僻靜的角落指了一指，然後結結巴巴地湊出一句：

「拉……拉，……拉……拉……」

安吉非常興奮地往那角落處飛奔而去……

當安吉氣喘咻咻地跑到最僻靜的地方的時候，他並沒有看到拉拉。他好失望，有一股受騙的感覺，全身疲乏的感覺，一湧而上。淚水就在眼眶中打轉……他頹然地坐了下來……。

突然!!安吉覺得摸到一堆濕濕的東西。

他用手一沾，往鼻子上一湊。一股衝鼻的味道一湧而上。

老天!!那是鮮血。一大片的鮮血。

難道拉拉又殺生了?!

不對！地上並沒有動物的殘骸。

那麼……

糟了!!拉拉一定是生小孩了。

對！一定是的。

這麼說，拉拉現在應該高高興興地抱着孩子在實驗室等我才對！哈！我當爸爸了！嘻……

安吉興奮地用百米的速度衝向實驗室，一邊口中大叫着：「拉拉!!……孩子!!……嘻!!……爸爸……哇!!——好極了!!好極了!!……」

可是，衝向實驗室的安吉，這才發現，實驗室中空無一人。

拉拉並沒有帶着孩子回來！

那麼，拉拉會帶孩子去哪裏呢?!……

啊！糟糕!!安吉心中忽然有一股不祥的感覺！

一定是了！這個孩子有問題。所以拉拉直接帶他去見「眞神」了。因爲拉拉並不知道自己經已實驗成功了。所以，孩子出了問題，拉拉才會本能地去找「眞神」，對！一定是這樣的……。

安吉衝出實驗室，直奔「眞神」處。

安吉實在有一股想哭的衝動。

沒有錯，「眞神」給了拉拉人身，給了拉拉很多智慧，可是自己畢竟是拉拉的丈夫，孩子的父親。再怎麼說，孩子生下來了，總該先讓他見見父親吧?!就算它再怎麼醜，再怎麼笨，也是自己的孩子啊！怎麼可能不要它吧?傻拉拉，笨拉拉，難道連這一點也想不通?還是「眞神」在拉拉心中地位，比丈夫還要高呢?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不管怎麼樣，安吉現在已經來到「眞神」的門口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面對現實地踏了進去……

拉拉果然在裏面，拉拉的肚子果然消了下去!!

拉拉目光呆滯地望着前方的玻璃牆，連安吉走到了身邊都沒有發現。

安吉深情地看了拉拉一眼。

然後，他清了一清嗓子，用一種很溫柔的口氣問道：

「拉拉！妳——還好吧?!

身體還受得了嗎?我找了妳好久了，現在才想到妳可能會在『眞神』這裏……」

拉拉拉回呆滯的眼光，望着安吉，一句話也不說。

她那大大的眼睛漸漸地濛上了一股霧氣，霧氣越來越濃……越來越濃……淚水滾啊滾地……

最後一眼淚水，傾盆而下……

安吉也一句話都沒說，只緊緊地握住她的手……

等到拉拉發洩得差不多了，她才幽幽地說了出來：

「安吉……安吉……剛才……肚子痛……孩子，生下來……好多好多毛，是一個人形，但却長了好多好多毛，……有牙齒……我好……好害怕……好害怕……嗚……怕你不要它了！怕

你不要我……所以……所以……來眞神這裏……眞神說他可以把它變得跟我們一樣……可是……它太小了……進去好久了……好久了……安吉，我好害怕……嗚!!……」

「好了!!好了!!

噓!——不要哭了喔!!

噓!!——拉拉，怎麼不先把它帶來給我看呢?

妳知不知道，我已經實驗成功了。

所以，妳不要害怕，也不要再哭了!!

『眞神』如果不能改造它，那麼就由我來，好不好?我不但要我們的孩子是一個標標準準的『人類』，而且我還要它是個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好不好?

嗯!!不要再哭了!」安吉安慰地說。

「眞的嗎?你實驗成功了?我們的孩子不會變目失呆滯的人嗎?……

可是，它已經進去好久了，爲什麼還不出來呢?

它已經在裏面待了比一般『人』長一倍的時間了，怎麼還不出來呢?……」拉拉有一點急。

「不要急，妳不是非常信任『眞神』的嗎?……」

「可是，很奇怪，這麼久了……」

這時候，一陣劇烈地玻璃碰撞聲響了起來。牆上的玻璃漸漸地往兩邊移了過去。

一連串彩色的光線在牆上躍動着……越來越快地躍動着……越來越快……越來越快……最後呈現了一片白熱化……

這一次，安吉與拉拉不顧雙眼失明的危險，硬是瞪着大大的眼睛往白熱的光線看去……

可是，沒有小孩子的出現。

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直到白熱的光線漸漸地褪去了以後，安吉與拉拉這才發現玻璃下面有一個黑黑的物體，一個焦黑的物體。

安吉與拉拉往前湊了幾步，一陣屍體焦臭迎面撲來。

拉拉驚呼了一聲，向旁昏了過去……

安吉呆呆地瞪着那具屍體，那已經辨認不出原來的樣子了。

安吉覺得四面牆壁都在旋轉，他告訴自已不能到下去，還要照顧拉拉……但是，四壁轉得越來越快……天啊!這孩子我還沒親眼見過呢!……天啊!……

× × ×

安吉痛苦地睜開了眼睛，發覺自己躺在實驗室裏面那張熟悉的床上。

身邊躺着的是雙眼緊閉的拉拉……。

安吉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惡夢。但是，拉拉消了下去的肚子，確確實實地證明着，這不是一場惡夢……一個初到世界的生命，就這麼無聲無息地走了，沒有在這美麗的世界中留下任何痕跡，就這麼無聲無息地走了……

安吉有一股受了騙的感覺，他激動地衝到寫字枱前，要將所有的實驗記錄毀去。

這才發現寫字枱上空無一物……實驗報告早已不知去向了。

唉！「眞神」如能送他倆回實驗室，又怎不順手帶走安吉的實驗記錄呢？

如今，安吉是眞的什麼也沒有了。

孩子，安吉拼出來的實驗記錄，都沒有了。

而拉拉呢？她早已經醒了，不過目光呆呆地瞪着天花板看，一動也不動，那眼光陌生得連安吉都認不出那是曾經活潑、天眞的拉拉。

對於拉拉，是安吉再也不能失去的人了!!

「這一切」，安吉咬着牙齒說：「都是那一個『眞神』害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去找他

……」

安吉忿怒地衝出了實驗室。

水底金字塔，靜靜地躺在的的喀喀湖的湖底。

它，曾經是寂靜的。

可是，現在，它的內部突然變得吵雜起來。

一羣又一羣的人羣，陸陸續續地被召喚到『眞神』的房間中。經過一段時間後，又陸陸續續地離開了『眞神』的房間。不同的是，進去時，是一個接着一個默默地進去。然而，出來時却是三五成羣，嬉笑叫罵着離開。

這證明安吉的實驗是成功的，也就是說，金字塔中，由猛獸改造而來的人羣，已經擁有了人類般的思考能力。可是，他們却擁有超凡的力量，這麼可怕的一羣人，如果登陸到地上，則陸地上的人類將……。

安吉橫衝直撞地向『眞神』的房間跟去。

途中撞到了好多個了，但是，沒有人在乎被安吉撞到。因爲，他們根本不以爲意。他們太興奮了，興奮得有一點極端，他們本來就沒有理智可言。

好不容易，安吉排開了層層阻礙，來到了『眞神』的房間門口。

這時候，門口傳來了「眞神」的聲音：

「……嗯！所以，你們還是要聽從我的指示，遵守我的誡律……我會帶你們去一個『奇妙的地方』，到時候，你們每個人都可以當『眞神』了……」

安吉忿怒地衝了進去，破口大罵：

「去你的，什麼狗屁眞神！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又盜走了我的實驗記錄。

現在又來欺騙這羣無知的動物……你剝削他們的勞力，……你用膚淺的言語哄騙他們……難道現在他們不會想嗎？……

他們本來就是動物，該在叢林中自由自在的奔跑着……你爲了達到你個人的野心，才把他們變得如此不倫不類……」

「住口!!」眞神忿怒了「你們快把這個瘋子弄死，快！聽到了沒有!!」

奇怪的是，人羣並沒有動，只發出一陣交頭接耳的聲音。

最後，人羣中報出一句

「讓他說完!!」於是馬上就有人起哄。

「你們受騙了!!」安吉用生平最大的力氣吼了起來「你們從頭到尾都受他騙了!!

你們只是他野心下的犧牲品罷了。

他，將你們從叢林中，從平平靜靜地生活中捉了過來。又將你們改造得不倫不類。

而，現在呢！他又要利用你們爲武器去侵略『人類』到時候，你們會犧牲很大，而有利益的只有他一個人。

他從前不也無限制地要你們勞動嗎？你們難道都忘記了呢？

你們現在不是擁有智慧了嗎？爲什麼不自己想想看？

爲什麼還要聽他的？

他純粹只在利用你們啊！……」

果然，羣衆中有了反應。

幾個比較暴燥的「人」開始發起牢騷。

而眞神還只是用命令的語氣在震喝着場面。

於是，衝突發生了。

易怒的「人」羣瘋狂地打破牆上的玻璃。

暴動，反抗的氣氛傳了開來……人羣已經失去了理智，到處在破壞……破壞……破壞……

甚至，幾個激進派的「人」，又恢復了四隻脚在走路，人羣瘋狂地模仿他們。

他們又記起了從前的日子……從前叢林中野獸的生活，於是，他們的本性又被激發了……

這時候，只有一個人是冷靜。

那就是安吉。他知道這個「眞神」所建立的金字塔，即將走上毀滅的邊緣。

所以，他必須儘快地離開這裡。

他很快地衝回實驗室，抱起沒有反應的拉拉，躲開瘋狂的人羣，直往神殿處跑去……跑啊！跑啊！汗水濕透了他的衣服，安吉也不敢擦。

不停地跑，不停地跑……

終於，神殿在望了!!

還好，瘋狂的動物們（他們已經不再配被稱爲『人』了）還沒有鬧到神殿來。神殿總會帶有一絲神秘感，不論是人還是動物，都不會無故地冒瀆神的。

安吉熟練地摸一下獅面人身的眼睛，門便笨重地打了開來，他抱起了心愛的拉拉，頭也不回地直穿過大殿，來到了另一端『禁地』的門口了。

還是一樣地摸一下獅面人身的睛眼，通往金字塔外的通道，便出現在眼前。

拉拉還是一句話也不說，呆呆地瞪着大眼睛。

看到拉拉這個樣子，安吉心中一陣絞痛。

走在往金字塔外的通道上，安吉不停地重覆一句話：

「拉拉!!就快到了……忍耐一下……到陸地上，我一定想盡辦法醫好妳，我一定……一定……一定」

……………

× × ×

一羣失去理智的半人類們，正在瘋狂地破壞着他們所居住，生活的地方。

也許，他們本來就沒有理智可言。

只不過，他們的眞神，爲他們增加了一具會思想的頭腦。

於是，他們不再沉默，不再安於本分，不再願意受「眞神」的命令。

然而，他們那具簡單的頭腦，只能告訴他們「要反抗」。而沒有想到這「反抗」會造成什麼後果。

首失，人羣紛紛丢下了手中的『生命之母』而加入了瘋狂的行列。

他們無知到連『生命之母』所代表的意義都不懂。

『生命之母』是用來維持整個金字塔內部能量的來源。『生命之母』一但中斷了運補，短短的時間內是不會有問題，因爲殘存的能量可以暫時維持着金字塔。

可是，一但連殘存的能量都耗盡的時候!!

第一：金字塔中，將沒有絲毫的氧氣。再而，的的喀喀湖中的水，將會在瞬間灌入金字塔內……

無知的人羣，正在慢慢地斷送自己的生命。

不過，也許不必等到氧氣耗盡，他們就會自相殘殺而死了。

因爲，他們現在有了思想了。

於是，弱肉强食的悲劇發生了。

人羣明顯地分成兩個集團。

集團之一，仍然扮演着人類的形狀，說着人話。

可是另外一個集團，却已經回復到原始的獸性。他們用四肢行走，到處咬殺沒有反抗能力的人羣。

兩個集團爲了爭奪「地盤」而展開了生死大對決。

就在廣場上，兩邊的集團分佔一角。由新出來的領袖領導着……

像人類的一羣，手中拿着棍子，武器，還有火……

像野獸的一羣，則目露兇光，狠狠地瞪着對方……

沒有聲音……

雙方都摒住氣息，等待對方先發動攻勢……

沒有聲音……

突然!!

遠處傳來眞神沉重的聲音：

「住手!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想要毀掉這裏嗎?

停一停，你們會毀掉自己的……」

不會再有人理會「眞神」了。「眞神」已經成爲歷史的名詞了。

不過，他們的「歷史」恐怕也即將要結束了……

獸類先發動了攻勢，他們一湧而上。而人類也不甘勢弱，奮力地抵抗着……

現場一片混亂，活似地獄一般的淒慘……

他們彼此殘殺着原來是同類的對方。爲的只是要佔據整個地盤……

附近的一些易燃物品，紛紛地着火了……

一股濃煙，慢慢地充任在空氣中……

他們是在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

因爲，火，會把空氣中的氧氣，提前用完!!

氧氣一用完，就等於被宣判了死刑……

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他們依舊殘忍地在奪取同類的生命……

唉!野獸，就是野獸。他們恐怕到了地獄，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唉!!……

十二

一架螺旋槳小飛機降落在雅加達附近的機場。

從飛機中出現了一個面容蒼白的中年人，他的全身都被鮮血濺滿了，一句話沒說，便離開了機場，前往印尼的首都雅加達。

印尼的軍方和王氏企業表面上是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實際上，它們之間却有一層相當密切的連繫。

爲了開發印尼偏遠地區，印尼政府需要王氏企業的資金；但是印尼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投資環境，好不容易在印尼政府極大的協助及優厚條件之下，王慶永答應了這筆投資。

但是政府力促是一回事，實際作起來又是一回事；偏遠地區不但交通極爲不便，而且往往一有羣叛亂分子聚集在當地，吃飽飯無事幹就鬧革命，對於外來投資及開發者一律格殺無論。

政府只有力促軍方保護投資者及建設工人，但力促是一回事，實際上又是另一回事；印尼軍方並不太願意爲了一批外使的投資者而冒險出生入死。

王慶永只好拿出另一筆金錢使「補貼」軍方出動的龐大開支，以免使得已投資的金錢全部泡湯。

於是軍方及王慶永便建立了很友好的關係，彼此有困難，都會互相協助。

王慶永的一聲請求，軍方立刻以無比迅速的速度及最高度的速率派出一大批搜索部隊，投入王慶永私人的小島上，展開一場空前的搜索。

同時也在小島附近的海面，派出一隊軍艦，搜索最後一個侍衞的下落。

一天以後，一分極爲完整的報告便送到王慶永面前。

「島上沒有人生存，在別墅的附近樹林中，發現了九具全付武裝的屍體，全部死於被猛獸攻擊，人爲力量不可能造成如此傷害。

在土人村落的一座小山上，有數百具屍體，腐爛程度不一，顯示他們分別死於不同的時間；死者大部分是土人，有小部分是別墅的工作人員。死因也是猛獸攻擊，不過小島上找不到任何猛獸。

在小島西北方五十公里處發現了二具屍體，一具身上穿着的是王慶永侍從的制服，他緊緊地抱着另一具屍體，這是一具令人費解的屍體。

屍體不是人的，而是一隻全身彈痕累累的花豹。

印尼軍方上。」

「一隻全身彈痕的花豹？」王慶永心中不斷盤旋着這一句話。

「安吉？花豹？」

「這也許是一個很好的解釋！」

「安吉？花豹？」

「那麼眞正的安吉在那裏呢？」

王慶永腦海中浮現着這一連串的想法，他的思想雖然很亂，可是他知道下一步該作什麼。

一架私人噴封客機從印尼出發，直飛南美洲的小國秘魯。

飛機上除了必要的操縱人員外，只有一個乘客。

那就是王慶永。

他要再去的的喀喀湖，他心中一直有一個感覺，那就是的的喀喀湖中，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一定要去弄淸楚，否則他永遠不會甘心的……

×　×　×

安吉抱着沒有反應的拉拉，拚命地在跑着……跑着……跑着……

好不容易，來到了金字塔的入口。

安吉放下了手中的拉拉。仔細地尋找出去的方式。

「唉呀！糟糕!!這道門上面不但沒有雕刻，平滑滑地，更沒有獅面人身的壁畫。那麼，要怎樣才能打開呢？

還有，出去以後，馬上就是的喀喀湖的湖底了。拉拉這個樣子，怎麼辦？……」安吉遇到難題了。

可是，更大的難題，正接踵而來。

那就是，身後冒出了一股濃稠的黑煙，正緩緩地襲向安吉與拉拉。

而且，隱隱約約地聽到沙雜的人聲，正向這邊靠來……

要是碰到了那些瘋狂的人，那麼安吉與拉拉，將必死無疑……

果然!!

不久以後，安吉便看到它們了!!

一大羣匍伏在地上的「人類」，眼中發出兇狠的光芒!!帶頭的一隻一動也不動地注視着安吉……

安吉害怕極了，可是他不敢動。

因爲，他一動，便會成爲對方手中一隻不會反抗的獵物……

雙方面都不動……終於，對方發動了攻勢，因爲他們人數比較多……

安吉害怕的閉上眼睛……

帶頭的那一隻野獸撲向安吉，這一撲中，安吉將必死無疑……

一聲可怕的慘叫聲，劃破了寧靜的空氣。慘叫者，應聲倒下……

不過，安吉並沒有叫，他更沒有倒下去!!

倒下的是那一隻發動攻擊的野獸!

接着，後面那一大羣的動物，一隻接着一隻，都倒了下去……

這是怎麼一回事，安吉自己也不曉得，就這麼莫名其妙地獲救了……

不過，答案馬上就被揭曉了!!

通道的那一頭，出現了一大團綠色閃光。可是，安吉看不到裏面有些什麼人。

但，用不着看，猜都猜得出來，那一定是眞神!!

果然不錯，當綠色閃光來到身邊以後，眞神的聲音，便緩緩地響起：

「安吉‧王，快抱着拉拉，進來吧！」

「……」安吉有一點猶豫。

「你還猶豫什麼?!

再不進來，這個金字塔就要被毀了……」

於是，安吉抱起拉拉，不顧一切地踏進了綠色的閃光裏。

綠色閃光，咻地一聲，穿過了牆壁。

牆壁應聲破了一個大洞。

的的喀喀湖的水，迫不及待地湧進了洞裏。

動物們哀嚎的聲音，聽起來毛骨悚然……

一座水底的金字塔，就將這麼永沉湖底了……

……………

× × ×

這兩次搭乘綠色的閃光，安吉的感覺却迥然不同。

第一次搭乘。安吉孤零零的一個人，面對着一個不可知的命運。

第二次搭乘。安吉有了拉拉。還有一個不知是敵還是友的「眞神」，面對的，仍舊是一個不可知的命運。

第一次搭乘，安吉雖然害怕，但仍能苦中作樂欣賞沿途的景色。

第二次搭乘，安吉仍舊很害怕。因爲綠色閃光雖然是三面透明的，但，對着「眞神」的那一面，却是模糊而看不清的。

所以，如果「眞神」想要算計安吉，那是再簡單不過了！

所以，安吉一直提高着警覺……

「其實！」眞神先發出聲音了「你可以不必對我存着這種戒心。我是不會害你的!!」

很奇怪，「眞神」竟然能知道安吉的想法!!

「哼!!我怎麼能相信一個害死我親生兒子的人?!」

安吉也不甘勢弱。

「對於你的兒子。我非常的抱歉。

我從來沒有用這麼小的孩子做過實驗。

是拉拉苦苦地哀求我，我才爲他做的。

我不知道他會承受不了能量的衝擊。

我眞的不知道!!

我如果早知道會如此，我是絕對不會幫他做的。

拉拉是我最鐘愛的一個孩子，我又何嚐不疼她?!

看看她現在這個樣子，我又是多麼的心疼，你知道嗎?她是我一手製造出來的，我愛她不亞於自己親生的孩子……」眞神說道。

「好啦!!好啦!!

孩子死都死了，還說這些廢話有什麼用?!……」

「對!!不錯!!

孩子死都死了。我再說什麼也沒有用。

所以，你就該理智一點。不要再用感情用事了!!

仔細想想看，我對你們是沒有害心的。

我如果要害你，幹什麼剛才又要花費許多的能量去救你們呢?……」眞神道。

「是嗎?你爲什麼不說，是因爲我還有利用的價值呢?」安吉反唇相譏。

「唉!!也許現在要求你來幫助我，是會讓你以爲我是在利用你。所以，我決定將所有的事情，全部從頭到尾地說給你聽。反正，我們不會那麼快就到達陸地。

至於，是否願意幫助我，那就全部由你來決定了。

首先，我想告訴你，我並不是一個你所認爲的瘋狂地球人，一個想要控制地球的人。

而，我是一個由外太空所來的生命形式。

我們的星球是位於次太陽系第十三空間的最大行星羣中間。

十億個「紀光」(註：時間的單位)年前，我們一大羣朋友，參加了一次宇宙旅行。

很不幸地，我們的太空船在地球附近發生了故障。

於是，我們一行十六個朋友，不得不迫降在地球上面。

當時，地球上是由人類所統治着。但，人類完全沒有所謂科技可言。

他們是無知而自大的。

我和我的朋友們，爲了收集地球上能讓我們返囘星球的能源。

所以，我們敎給當時的人類一些他們所無法想像的科技，締造出一個超級的文化，後來人們稱之爲馬雅文化。

我們在地球各大角落都都興建着三角形的通訊系統，這就是人們稱之爲金字塔的東西。

這金字塔是我們星球上一個很好用的通訊系統，兼俱有能源儲存的功能。

當時的人類將我們當做神祇般地模拜着……

我們需要的東西，他們都乖乖地爲我們收集。

慢慢地，我們的太空船修復了。能量也儲存的差不多了。人類爲我們所建造的發射臺，也幾近完工了。

我們囘家的日子，指日可待!!

可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不知道爲什麼，原來聽命於我們的人類，忽然背叛了我們。

他們瘋狂地搗毀我們的儀器……

太空船只得在緊急的情況下起飛，起飛後，我們的朋友發起狠來，殺死了所有的人類，而極盛的馬雅文化，便毀於一時。

太空船升空的那一刻，我正帶着我的孩子，在的喀喀湖底的三角通訊系統中。

我有接到我朋友給我的消息。

我知道他們臨時起飛了。我也知道他們不可能爲了我們兩個而再降落。

於是，我的朋友，他們囘到心愛的星球了。

而我呢？我必須帶着孩子，用我自已的力量，囘去我自已的星球。我的妻子還在等着我呢！……」

說到這裏，「眞神」頓了一頓。不過他馬上又繼續接了下去。

「首先，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是能量的問題。

非常幸運地，我發覺的的喀喀湖的湖底，蘊藏着含量非常豐富的礦石。可供我做爲太空船的燃料。

可是，我需要人工來探伐。

老實說，我已經不再信任人類了。

於是，我囘到了馬雅文化的遺跡。

細心地找出還能够利用的工具。

我克難地不斷做着實驗，失敗了，再從頭來，失敗了，再做，重覆、重覆、重覆……

我都快瘋了……我想念我的妻子，我的家人，我的星球……

可是，我又必須在最快的時間內囘到我的星球。爲了我的孩子，我必須如此做。

我不能讓我的孩子渡過一個不愉快的童年，我不能讓我的孩子淡忘星球上的事物。否則，

如果有一天，我發生了意外，我的孩子將終其一生孤孤單單地生活在這陌生的星球上……

這是多麼殘忍的事?!

他並不屬於這個星球，我們都不屬於這個星球。

可是我們都被迫留在這個星球中。

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爲了要回到我們自己的星球，這，錯了嗎?!

最後，好不容易地，我的實驗成功了。

我可以將野獸完完全全地改造成人類的形狀。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超人般的體力。

他們能無限制的爲我工作。只不過他們沒有思想。

不會思考，只能呆呆地接受別人的命令。

這樣下去，雖然幫了我很大的忙，但，所需要的時間太長了。我等不急。

所以，我有了另外一個打算。

我想利用人類的力量來幫助我。雖然，人類的科技比起我們的技術，簡直是不能比的。但，比起這些只有力量的白癡，是强多了。

於是，我在人類中找尋能幫助我的人。

我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人，那就是你，安吉·王。

更巧的是，你來到了南美。

於是，我利用能量，改變你乘坐飛機的航向，使它沉到的的喀喀湖中。

接來了你，我本來想直接告訴你，我想請你幫我做的事。

可是，我又怕你會背叛我。

還好，你喜歡上拉拉，而且拉拉又有了你的孩子。

這樣，你幫我而且也不用把我的身分公開。

老實說，我原來的計畫是這樣的：

我希望你能找出我實驗上的缺點。然後改進它。

使我們所做的「改造品」能够具有人類般思考的能力。

然後，我打算帶他們到地球上去。

利用他們的超人體力，一定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整個地球。

這時候，我就可以藉着他們的影響力，來利用全世界的力量，幫助我回到我的星球。

沒想到，那些愚蠢的野獸，有了思想後還是很愚蠢，隨便讓人家煽動一下，就背叛了我。

他們比人類更不值得信任。

可是，我並不怪你。

也許眞的是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但，我發誓，我利用你，完全只是爲了回到我的星球，就只有這樣了。」眞神滔滔地說完了。

然後，是一陣長久的沉默……

安吉在思考，眞神在等待……

沉默……

沉默……

最後，安吉出聲了，他堅定地說：

「我幫助你!!

可是，我打算用我父親的力量來幫助你。

我不打算讓我的同胞知道這件事，這會引起整個世界的恐慌。所以，我將直接帶你們父女

去見我的父親……」

「可是……

我還有一件事沒告訴你……」

「什麼?!

你還有事情瞞着我?!」安吉很驚訝！

「不！，也不能算是瞞你啦!!

而是，當初，我剛將你接來的時候，你的父親曾經展開非常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什麼?我的父親。」

「是的，你的父親很厲害，也調配了一架小型潛艇和好多好多潛水夫到的的喀喀湖來。

因爲不能讓他發現金字塔的事來。

「於是；於是……」

「什麼?你殺了他?!……」

「喔！不！

沒有，我沒有殺他。

我只是騙了他！」

「騙了他?!」

「是的，我依照你的形狀，改造了一隻猛獸，讓他帶了囘去……」

「什麼!!天啊！

你讓我的父親帶了一隻野獸囘去當兒子……」

「是的，那隻動物和拉拉一樣，有一些智慧，很通靈的。只要不受刺激，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才對。可是，我們要去找你父親以前，最好先想個辦法，將他除去……否則，可能不太好辦事……」

「唉！好吧！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辦了!!……」

對話就到此爲止了。

因爲綠色閃光，蹼通一聲，就浮出水面了。

一接觸到久違的陽光，安吉不知不覺地笑了起來……

他抱起了心愛的拉拉，等待靠岸了……

× × ×

火辣辣的太陽，照在暖洋洋的大地上。

的的喀喀湖依舊碧綠如往昔，在陽光襯托之下，顯得嬌媚異常。

不知名的鳥兒在環湖的樹林中愉快地唱着歌兒。

溫馴的小動物在湖邊快樂地戲水……

的的喀喀湖洋溢着一片平和的氣象。

樹蔭下，一個孤單的中年人出現了。

他那單薄的身子和高大的森林顯得很不協調。

他就是遠渡重洋，二度前來南美尋子的巨商，王慶永。

這次前來的的喀喀湖，和上次的心情，迴然不同。

上次前來，王慶永雄心萬丈，勢在必得。伴隨着大量的搜索隊員，浩浩蕩蕩地前來。而且，「的確」找到了一個安吉帶囘去。

而這次呢?!王慶永一點信心也沒有，他像一隻鬪敗的公鷄一般，孤孤單單地來到的的喀喀湖。只抱着毫無希望中的一線希望前來……他由衷地希望能有奇蹟的出現……

突然!!

湖中央出現了一個好大的綠色閃光，很奇怪的綠色閃光。它不但浮在水面上，而且漸漸地往湖邊靠了過來。

王慶永用了全身的力量，往光閃處跑去……

綠色的閃光靠到岸上後，右邊的一半，啪！的一聲，裂了開來。只剩下左邊的一半，很奇怪地站在湖邊。

裂開來的右邊閃光中，出現了兩個人。

一個男孩子抱着一個女孩子。

奔跑中的王慶永突然停了下來……

他太驚訝了……

因爲，他看得清清楚楚地……

那個由綠色閃光中出現的男孩子，就是自己苦苦尋找的兒子——安吉．王。

王慶永結結巴巴地蹦出一句：

「安……安吉……」

男孩抬起了頭，驚訝地往王慶永處看去：

「爸……爸——」

「安吉——」

男孩將手中的女孩，輕輕地放在地上。便投入王慶永的懷抱中。沒有錯！！這個男孩就是安吉．王。

「爸，你怎麼會在這裏呢？」安吉問。

「安吉，你又怎麼會在這裏呢？」

「唉！說來話長。現在沒有時間說，以後我再慢慢告訴您。

嗯！這是拉拉！」安吉指一指躺在地上的拉拉。

「他是我的妻子。」

「喔！你結婚了！！太好了！

可是……她怎麼了？！……」王慶永問道。

「爸爸，說來話長，這是一長串連續發生的事情，可是現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辦。所以先把一切的事情都放在一旁吧！」

「嗯！好！好！你說什麼都好！都好！！

嗯！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一顆晶瑩的淚珠由王慶永那堅毅的眼角滲了出來……他眞的太高興了，奇蹟眞的出現了……

「爸?!對不起，兒子暫時可能不能陪伴您，我還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事情一做完，我保證一定原原本本地把所有的事情告訴您，好不好?……」安吉有一點著急。

「好!你說，你需要什麼?!」做父親的問道。

「第一」安吉指了一指岸邊那一個奇怪的半圓形綠色閃光「我要您，派人將它送到我的實驗室中。以最快的速度與最高機密」王慶永輕輕鬆鬆地點點頭。

「第二」安吉頓了一頓「我要求您，無限制地供應實驗室的費用，甚與變賣產業也要供應。可以嗎?」

「這——」王慶永深思了一分鐘後，還是點了點頭。對他而言，兒子就是生命，兒子回來了，錢又算得了什麼呢?

「第三」安吉笑了一笑「我要您，在我的實驗室裏換上一個雙人床，我要親自照顧我的妻子。」

王慶永笑了!!

對着自己歷刼歸來的兒子與媳婦，他開懷的笑了!!笑容已經很久很久不曾在王慶永臉上出現

了……

安吉也笑了!!

父子兩人抱在一起，放肆地笑了!!像兩個小頑童!!

×　×　×

一架私人噴射機由秘魯首都利馬起飛了!!

它直達亞洲某國機場，甚至不用辦理簽證。再再表現出飛機主人的權威性。飛機機艙卸下了一個大箱子。沒有經過海關就被送上一架貨櫃車。直接送到一間龐大的私人實驗室去。

這間實驗室的主人，就是聞名世界的遺傳工程權威——安吉·王。而這間實驗室就是王氏企業附屬無限制供應資金的實驗室。

當工人們全部離開了實驗室後，吉吉正正式式地將大門反鎖起來，只留下一個小洞傳送物資。

人人都知道王家少爺要從事一個大實驗。

可是，沒有任何人知道王安吉要做些什麼實驗。連王安吉的父親，大商賈王慶永都不知道。

安吉拿了一個硬物，敲開了木箱的開口。

木箱一打開，一道綠色的閃光，便輕巧巧地「飄」了出來。

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奇怪的半圓形，而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圓形，不過，體積顯然少了很多。

「眞神，非常抱歉!!把你們放在箱子裏，委曲你們了。

不過，還好，現在我們已經在我私人的實驗室中了。不會有任何人來打擾我們，而且，我父親也答應我，無限制地供應我們資金。

所以，現在該我們好好表現囉!!

表現得越好，你們囘去原星球的時候就越快到來，對不對?!……」安吉對着綠色閃光說話。

「……安吉，謝謝你……」

……………

「現在不是客套的時候」安吉笑了一笑「我們開始工作吧!!……」

……………

兩個外太空人，和一個地球上最優秀的遺傳科學家，再加上一筆龐大而無限制的後援基金。

一個返家大計畫就這麼被完成了。

×　×　×

有一天，某國家中，一間非常龐大的實驗室被燒毀了。它是經過一陣劇烈的爆炸後，才被燒毀的。

根據目擊者的陳述，爆炸的當時，實驗室中衝出一條好大好大的火柱。直衝上天。然後才開始起火的。

消防隊出動了二十一輛消防車才穩住卽將蔓延開來的火勢。

事後淸點損失時，發現實驗室已經全毀。

不過，沒有任何人員的傷亡。換句話說，起火時，實驗室中是空無一人的。

這，就是王安吉的私人實驗室。

×　×　×

王慶永又陷入兒子失踪的恐荒之中。翻遍了實驗室廢墟的每一個角落，根本找不到任何人的影子。

安吉及他的妻子就這樣消失在實驗室中；如果不幸被燒死，總應該有個燒焦的屍體才對。

可是，什麼東西都沒看到。

安吉消失了，他的妻子消失了，他的實驗室的內容也永遠變成一個祕密。

這一次王慶永不能再到的的喀喀湖去找他兒子，去尋找另外一個奇蹟，因爲他兒子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從亞洲跑到南美洲。

可是，這次王慶永錯了。徹徹底底地錯了。

因爲，安吉這次，的確是去了南美洲，去了的的喀喀湖，遠離了塵間。去實現他最鍾愛的妻子——拉拉的夢想。

臨上飛機以前，安吉寄了一張好長好長的信給他的父親。裏面詳詳細細地把自己的遭遇告訴父親，其中包括飛機失事、地下金字塔、拉拉、孩子、外星人、以及送外星人回去的計畫……全部告訴了父親。

不過，他並沒有將要再去的的喀喀湖的計異，告訴父親。他只要王慶永不必再找他了。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安安靜靜的生活，不受打擾的生活。他，也的確得到了。

至於爲什麼安吉走得如此匆匆，則沒有人曉得。

連王慶永也不懂，爲什麼獨生的兒子要離開自己，連親自去說再見都不肯?!

知道原因的，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王安吉。一個正坐在飛往玻利維亞飛機上的年青人。

南美洲玻利維亞，印地安人眼中神聖的聖湖：的的喀喀湖，還是依舊如許地神祕。

印地安人又陸陸續續地回到他們的聖湖旁來居住、繁衍……世世代代捍衞着保佑他們的的的喀喀湖。

湖邊，出現了一個年輕人。一個黃皮膚的年輕人。

他，雖然曬得很黑，可是却可以一眼看出，他不是一個印地安人。

年輕人的旁邊，跟着一隻非常美麗的花豹。

一人一獸愉快地在湖邊嬉戲、玩耍……

這個年輕人就是遠渡重洋而來的王安吉。他要在這美麗的的的喀喀湖，渡完他以後的日子。

安吉時而喃喃不休地低頭對着花豹講話……

花豹也時而用大大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着安吉……

…………

夕陽，隱落在山的那一邊。

黑夜馬上就要來臨了!!

安吉站起來，回頭說：

「拉拉！天黑了，我們回家吧！……」

花豹默默地……默默地……

……………

(完)

形變　丁一著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三九四〇四六二・三九五一七二三

臺灣總代理：弘翁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萬大路四九四號
電話：三〇九七六三九・三〇五八二五八
郵政劃撥：七〇二〇一〇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東南亞總代理：遠東文化(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厦門街門牌十九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全一冊)　新臺幣玖拾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出版